

文字類

短篇小說

國軍第54屆文藝金像獎得獎作品專輯
54th Armed Forces Golden Statue Award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評審老師

吳鈞堯

余育婷

黃麗群

國軍組



金像獎

黃嘉宇



銀像獎

賴揚霖



銅像獎

莊若彤



優選

黃開寅



優選

陳帝佑



優選

黃婕

社會組



金像獎

從缺



銀像獎

苗裕康



銅像獎

從缺



優選

莊凱仲



優選

蔡沛真



優選

從缺



國軍組

金像獎 老麥的終場戰事

黃嘉宇

士官長

空軍第2聯隊第2修補大隊

老麥駐足於店鋪的門廊前，嘴裡叼著香菸，雙手探進牛仔褲的口袋，想把他的打火機給掏出來，卻掉出幾根菸屁股。

「嘖！」老麥啐了一聲，彎下他老邁的腰，拾起那幾根皺巴巴、杏黃色上鋪著斑點的濾嘴。

老麥其實並不老邁，不過四十來歲。他總是將手邊的小型物事，像是車票、硬幣或鑰匙，往褲兜裡塞。也因此常摸不著想找的東西，惹得自己一肚子牢騷。菸屁股就是老麥最常塞進褲兜的贅物之一。他習慣於哈完菸後，用手指扣著濾嘴，像捏了劍訣，右手食指使勁將即將燒盡的菸草彈開，餘下一只萎靡的菸蒂，然後揣進口袋。

「給——我——死——出——來！」老麥總算是拔出了打火機。

老麥倚著門廊前的欄杆，意興闌珊地吐著

煙圈，並下意識地將那只好不容易找著的打火機，又塞進不知是左邊或右邊的口袋裡了。

已經是十一月了，老麥卻只穿了件輕薄上衣，全因季節的意象對於老麥而言，是一種模糊的分際；更正確地說，他對季節的認知失調比起身體感受氣溫的能力更為強烈，他壓根兒搞不清楚四季的差別。

或許這可歸咎於老麥的異地工作經驗。那時年輕的老麥，某次因估算錯誤，他預劃中採訪的對象——一整排正在行軍的士兵，遭遇了襲擊，老麥只得隱匿於附近的散兵坑，而在他上頭的好幾個士兵們，狼狽地被掃射的機關槍彈給射穿了。老麥打著哆嗦，看著那些衰鬼的頭顱和身體窟窿所激射而出的一道道紅豔豔的血柱，竟誘發了一泓凜冽的寒意，從老麥的腦門一路迸竄至足踝，再回流至他的喉頭。宛如一排列了隊的冰蟻，將他的神經叢、骨髓、血管、

四肢五臟，疾速地爬鑽了一個輪迴，凍結了他的體感溫度。抵達終點時，他的午餐（已成混沌似的一團黃綠）隨著一個冷顫，奪口而出。

對老麥而言，那是個冷懼的六月飛霜。

老麥大難不死，卻未完待續。又一次時值嚴冬，老麥夥同一執勤於前線的部隊，在野戰營地埋鍋造飯。時任戰地記者的老麥，手中端了碗熱紅豆湯，興味盎然地望著眼前比他年長的士官長，吹噓著口味適中的二手笑話。老麥的刻板印象裡，認定老兵大多樂於打渾，他喜愛和這類人抬槓，藉著資訊的接收和處理，將其萃取為逼真的報導或題材。

複姓司馬的士官長，就曾說過一個既離奇、又感人的故事。二戰時期有位德國孕（寡）婦，醫生教導她學會了「火車頭呼吸法」，那是有助於分娩時，將嬰兒推擠出陰道的秘方；就在她即將臨盆時，遇上了車禍事故，孕婦身

首異處。但憑藉她頑強的意志和信念，那已失去頭顱的身體，卻仍然使用了「火車頭呼吸法」——呼、吸、呼、吸，硬是把她的小孩給「呼吸」了出來！

老麥愛死了這類型的軼事，他擅長於條理式地把這些故事記下來，作為他日後寫稿的素材。而那天，燉著紅豆湯的大鍋還熱著，士官長正自述著，從軍校畢業起，他怎麼被老婆壓榨，一天只發放一百元零用錢，承受了二十多年的心靈家暴，近日卻因一件小事——女兒的學校小考因手機響起，以零分作收。而士官長在他老婆社群網站的好友清單裡「消失」了。

「到底關我屁事？」士官長為自己抱不平，還沒憤慨完，冷不防一枚、兩枚，三、四、五、六枚的連珠砲彈突然在周遭炸開！強烈的震波使得老麥眼冒金星，耳邊一陣聾暈，在他幾乎昏厥的前一刻，他看見士官長的上半身，像是被「點燃」了的引信，以一種傀儡木偶般的詭譎姿態，飛上了天。四處模糊的肉塊和血漿像是嘉年華的焰火，緩慢地在空中交織和降落。當然了，有一部分士官長的血糊，熱辣辣

地撲紅了老麥的臉，和進了他的紅豆湯，慢慢暈散開來。

那對老麥來說，無疑又是一個顛覆了溫度，熱呼呼的祈寒季節。

從此，經歷了幾番槍林彈雨、熱血灌頂的滋潤和冷熱交替，溫度的感受之於老麥，恰似士官長之於他老婆的社群好友清單，已從他的生命中「消失」了。

老麥走下店鋪的階梯，四處張望。貨架上的商品陳列得毫無章法，他想起有個朋友曾說過「空間管理」的重要性，不禁失笑，即便他也無法將「空間管理」活用在他的褲兜裡。

老麥條條地發現什麼似的，他雙腳微蹲，試著將視野略低於身前的貨架，望穿過去，看見一只昂首挺立的杜賓犬模型。「這不是……」老麥凝神諦視，那副豎耳短尾，與當年的那樣子如出一轍；老麥牙齒打顫，過往的記憶有如回放的膠卷，翻攪他的腦海；而滿腹的相思之情更如一縷輕煙，條條堆積蔓延，飄蕩如斯。

六年前，老麥揹著沉甸甸的背包，裡頭裝著隨身衣物、民生用品、旅行藥品和幾本記事

本，手拎著一袋攝影器材，和幾個同行、醫療小組與志工，在銀灰色塗裝上懸掛了一面國旗、堆積滿滿物資的運輸機艙裡，並排而坐。

轟隆隆的飛機引擎轉子和螺旋破風的聲浪，一波波地襲來，逼使著他們這些，相對於正在離島作戰的祖國士兵們，更顯得弱不禁風的記者和醫務人員，不得不戴上耳罩，才能靜下心來喘口氣。畢竟這趟外勤工作，雖說是自願性質，上來的人無不情緒亢奮，但戰事的延燒仍不免讓人心頭的那塊私房地，暗自惴惴不安。心理影響生理的情況下，才幾個鐘頭的耗損，竟已讓他們疲憊不堪。

坐在老麥身旁的是新聞界的學弟張禾，是個短小圓潤的矮子，氣喘吁吁的。「老共根本沒那麼踐嘛！」張禾稍事休息了一會，掰開了耳罩一隅，朝著手機的新聞畫面撇了撇嘴，「兵力那麼多，還不是只敢跟我們打消耗戰，好卒仔噢！」

張禾下意識地使用沒文化的詞彙，好像愈是粗俗，愈能準確地形容那「卒仔般的對手」，即便他的用詞相較於老麥，只能算是小兒科的

水準。

「你他媽還敢講，」老麥取下耳罩，順勢也拔下張禾的，在他耳邊喊：「以前沒仗打的時候，你們這些酸民不是老說國軍很軟爛，只會救災和酒駕？你看看現在他們喝了酒，幹掉中共的王八蛋，像幹掉他們的鳳戾一樣簡單！哈哈哈哈！」老麥畢竟是中文系畢業的，用詞精準地像是獵殺敵人印堂的狙擊手。

「國防部直接把酒撥補至前線！承蒙我們的部長體恤官兵，說什麼酒精能激發士氣，提高作戰效能，操他的有夠實在！」

「合理！」不只張禾笑彎了腰，整列座椅上的人都發噱了。

「你們給我對國軍尊敬一點！」老麥很樂。

戰事的濫觴，已不再是人民錙銖必較的事，更令他們在意的，是那些日以繼夜，守護本土和派駐外島的軍人們，誰不是離家棄子、拋頭顱灑熱血？他們卻在現場直播的鏡頭前，身負輜重、爭先恐後地躍上飛機、戰船，好像搶著去逐鹿中原，或是說去救贖那塊應許之

地，讓人看了多麼激動、熱血沸騰？從前只能在電影裡看到的——全國直播鏡頭前的總統，向人民精神喊話的情節，竟赤裸裸地在真實中上演了。尤其這幾次，總統的神情顯得已積勞數日（分割螢幕上的名嘴紛紛推論和猜測，總統應是連夜進駐了戰情指揮所或臨時總統府，在那秘密基地運籌帷幄），詞窮和偷瞄幕僚小稿的次數反而愈來愈少，她全程緊盯攝影機，眼神的堅定指數宛如鎬鋼，態度不溫不火、不卑不亢，即便吃了幾個螺絲，卻能真切地感受到她的豪邁與堅毅。

「親愛的全國人民，很不幸的，我們正陷入一個和平的缺口，正迷茫於一簇……不，我不要使用這麼美麗的量詞，我們正迷茫於一團不知何時會消散的煙硝味中。我們敬愛的國軍同胞，正在不斷升溫的前線堅守崗位、守護著我們的國家和尊嚴。雖然，我們的武器、飛機、兵力、資源，都比不上那些看似很強的敵人，但我想，身為國家領導人、身為三軍統帥，我不能對你們說謊，」總統扶了扶眼鏡，嘴角上揚了一個微幅的傾角，「我覺得我們會獲勝。」

像是三十年前，中華隊的第四棒在奧運中揮出重傷害的那一刻，全國陷入一陣轟然的歡呼巨響聲中，就連攝影棚中，都能感受到那股波瀾的震盪，久久不能停歇。

總統比了個「噤聲」的手勢，「我們兵力短缺、資源匱乏，甚至連我們的邦交國，都少得可憐，憑什麼贏呢？」

「誒誒學長，總統是不是在偷笑？」張禾的瞳孔閃爍著手機的反射光源。

「總統叫我們不要講話！」老麥死命盯著手機上，總統的臉龐。

「那就是我們的勇氣！我們堅持到底、永不言敗的信念！那可多出敵人太多了！我們的國軍，說到打仗，眉頭都沒皺一下，這是我看到的事實。你們以為，當年英勇的謝晉元團附和那八百壯士是怎麼守下四行倉庫的？還不是秉持著勇氣和信念，視死如歸！你們說，再濃烈的煙硝、再多的敵人，能撲熄我們生生不息的勇氣嗎？能撕裂我們同氣連枝，斬也斬不斷的信念嗎？恁們講丟臉丟啊？」總統雙手緊握麥克風，神級的脫稿演出！

在近一甲子的時空裡，你可能不曾經歷或

想像過，全國的政客、名嘴、有錢人、網路酸民和國中生們，竟全連成一氣，用髒話、垃圾話、廚馊、第三期癌細胞、濕黏的衛生紙……藉由網路直播、影片分享平臺、社群網站，甚至是圖文不符的自拍照，標註著「總統的逆襲」、「中華民國不生產白旗」、「反攻大陸——第一次就上手」、「青天白日的勇氣」、「滿地紅色的信念」，所有你想到和想不到的形式和標語，一起噴向對岸與全世界。你可曾看過那亞洲天王樂團，在總統府前用軍歌開演唱會嗎？你想像過那曾經我們最愛戴的前總統，藉由虛擬的重建影像，應用視頻和投影的結合技術，給「復活」了嗎？他就活生生地站在紀念堂的廣場，用一口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浙江口音，呼籲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拿出勇氣和信念啊！你看那滿坑滿谷的民眾，老幼婦孺、運動員、反年改團體和盤口，他們全高喊著：「我們窮人不怕打仗！」不分職業、童叟無類，那全是我們可愛的同胞啊！

「這簡直是奇蹟！來自戰爭（中共）的酬

庸！」國家時報的頭條這樣寫著。

「以小博大！中華民國鎖定勝利的賠率已達一賠一！」時代日報的頭版。

「總統神劍出鞘，老共拔腿就跑！」網路漫畫將總統化身為超級英雄，腰間懸了一把劍鞘。

「我操，這簡直是……他媽的奇蹟啊！」老麥看著手機裡的新聞，在飛機上大叫。

「學長的中文老師一定在哭泣。」張禾心想。

「那也是他媽的喜極而泣。」老麥說。

「啊！你怎麼……」張禾嚇了一跳。

「生生不息的勇氣……我說總統以前一定是天橋底下說書的！」

老麥還未來得及將空中的雲幕收進眼底，飛機就已降落了。這是老麥從沒到過的機場，飛機比想像中更快地滑行至停機坪，老麥以為自己眼花了，飛機甚至還沒完全停下，後方艙門已緩緩打開，映入眼簾的是一群軍人、機具和奔走的車輛。喧嘩的躁動，顯得一陣戎馬倥傯之感。老麥和眾人拎了行李，踩著接駁的

登陸板，步下機坪，迎面而來的是數名身著制服的軍人。

「麻煩證件，」接機的軍官看了老麥懸於頸上的證件，快速地翻閱了手上的紙卷，「真相雜誌的……麥禮國先生，編制位置是……五零一戰區！」一輛看似在旁待命已久的軍車，蠢蠢欲動。

前線的戰火，似乎沒有像總統說的那麼低溫和樂觀，老麥才下飛機，都還沒反應過來，他、張禾、醫療小組、志工們，和那近乎滿載的物資，就被當地大大小小的軍用運輸車給急急忙忙地分送到各個駐紮營地、臨時醫療所、補給站，或其他隱蔽的陣地去了。老麥被這急促的節奏給嚇著了，軍車行進的顛盪、人們的吆喝聲，比起不久前飛機上的不著邊際和歡暢感，顯得忐忑和詭譎多了。

「現在的戰況如何？老共久攻不下，是不是快龜縮了？」老麥坐在副駕駛座，讓裝著攝影器材的提袋枕著他的雙腿，他盡量使自己保持鎮定。

「你是記者？說實在的我不太清楚，我每

天負責開車接送專人和物資，情報不多。」駕駛右手操縱著排擋桿，「而且長官有交代，就算知道，也不能講。」

「當然當然，戰情至關重要，當然不能亂傳，辛苦你了。哈哈！」老麥打了個哈哈，長年的經驗告訴他，很多嗜血的新聞，是無法在平和的空氣中取得的。

「不知道五零一戰區是什麼地方……」老麥低著頭，自言自語地說道：「車上可以抽菸吧？」

老麥搭乘的軍車，一路顛簸地駛進一個營地，駕駛和營地的衛兵打了招呼，只見衛兵斜著頭，對著胸前的無線電喃喃了一會，擺了一個通行的手勢，軍車隨即緩慢地駛進營地，並停在一幢獨立營舍前。

「先生，我的任務已完成，祝你一切順利。」駕駛右手一格，順勢為老麥推開了車門。

「喏，這個給你。」老麥從背包裡摸出一包香菸，「你很久沒抽菸了吧，蛤？」

老麥提著行李，營舍門口站著一對夫妻，迎著他。身著軍服的軍官站在左側，中等身形，

面容端正，一雙深褐色的瞳仁，炯炯有神，看上去比自己小了幾歲，腰間別了個無線電機；身畔的女人，身著一身孕婦裝，秀髮蓬鬆，大腹便便，雙手摟著軍官的臂膀，面帶微笑。

「真相雜誌的麥禮國先生，您好，我是五零一戰區特戰部隊杜賓大營，副作戰官駱芳伯。」軍官言詞有序的說道，「這是我太太，叫她小箏就可以了。」軍官左手攬了攬妻子的肩膀。

「你好，我該怎麼稱呼你？」老麥原想伸出手，擺出社交手勢，無奈他雙手都提著東西。

「叫我小駱就好，先跟您說明一下，目前作戰區編制的戰時指揮官到前線去了。上頭有交代，由我來張羅和招呼麥先生的行動。」

「明白，」老麥作了個揖，「駱夫人，恭喜啊！是男孩女孩？」

「是女孩。」駱夫人咯咯笑著，「還好是女孩呢，不然爸爸可擔心了。」駱夫人轉頭望著丈夫，一張笑臉燦如梨花。

「是啊！的確很讓人擔心。」軍官點點頭。

「擔心什麼？」狐疑的老麥問道。
「如果是男孩，我擔心他會有個很難熬的童年。」駱氏夫妻同時笑了出來。

老麥就在這營寨駐紮了下來。他的工作，跟著目前由駱芳伯帶領的杜賓大營，拍攝他們的備戰（或戰場）紀實，透過文摘性質的寫實紀事、近距離的採訪和照片，以每日專欄的樣稿回傳雜誌社，讓本島人民充分體會和感受，遠在異域戰場的士兵們，是如何咬著牙，戒服心中的恐懼，保護著他們愛的土地和人民。

駱芳伯的營房內，除了一張軍用的鋁床，主牆架了一座木工打造的，長、寬各四，共計十六宮格的落地式橡木櫃，每個格層，都是正方形的方寸，如星羅棋布，錯落有致。那一格一格裡頭，擺放了陶鐘、馬克杯、相框、書籍（育兒指南、詩集、空間哲學、幾本小說——《動物農莊》、《殺手正傳》、《群》、《斐少校的最後一戰》）、藍鵲的標本和一只杜賓犬模型。

某天老麥參觀了駱芳伯的房間，發現這個

副作戰官特別愛好正方形的物事，正方形的櫥櫃、相框、鐘飾和記事本。

「你們駱副長官，簡直是個不偏不倚的正方形控！我看他連心臟都是正方形的，輸出的血只能直流。」老麥指著牆上一幅正方形的年曆說道。

「你別調侃他唷！而且他規定東西要一樣一樣端正擺好，不然會犯風水。」駱夫人咯咯地笑著說。

「這叫做空間管理。我跟你們說，把空間做有效的規劃，將東西分門別類存放，才能避免雜亂無章，或是在要找東西的時候卻浪費了時間。這才是用空間換取時間，是門學問吶！」駱芳伯辯駁著：「為什麼要用正方形？因為正方形的構圖，長、寬尺寸比例相等，會給人一種工整和對稱的感覺。而且線條的表現形式上面，斜線、平行線、豎線等等，都會形成強烈的對比突出和視覺衝擊，非常和諧。」

「在日本啊，甚至還有人開課教學怎麼收納呢！」駱芳伯雙手比劃著正方形，和把放東西進去的手勢，他總共重複做了三次，「那叫

做生活規劃師，夠專業吧？」

「夠。」老麥嘲諷似的說道。「這隻杜賓犬，是不是你們營上的吉祥物？」老麥端詳著那隻置放於某個方格中，雄姿英發的大模型。

「什麼吉祥物？牠是我們營部的神獸。」駱芳伯正色說道。

某天晚膳過後，老麥和駱芳伯坐在門廳前的階梯，老麥正端詳著他的相機，試圖校正和調整光圈；駱芳伯則從胸前口袋摸出一包菸，點了起來。

「你太太都懷孕了，還抽菸啊？」老麥聞到了菸味，頭都沒抬，手指仍摸弄著相機的機械裝置。

「戰爭時期，菸味早已消散於煙硝味之中了；我們吶，現在還能坐在這裡，抽著和平的菸，至少讓我覺得自己還像個人。」駱芳伯感嘆地說道。

「真他媽無奈，」老麥好不容易才把相機調整好，順勢拿了駱芳伯擱在地上的菸，「對了，為什麼你太太也在這裡？她不是應該待在家嗎，等著臨盆？」老麥好奇地問道。

「嘖，該怎麼說呢？」駱芳伯思索了幾秒，「她說，待在我的附近，至少能早點知道，生死那檔子事。萬一有天怎麼了，她才不會還待在家，等不到人……你瞭吧。」駱芳伯吐了個菸圈。

「……」老麥不發一語，試著咀嚼駱芳伯的用詞。

嘩的一聲，駱芳伯突然將手上的菸灰彈向遠方，然後把菸屁股揣進口袋裡。

「咦？你怎麼弄的啊？」老麥看著那循拋物線墜落於好幾米外的光點，好奇地問道。

「看過金庸小說吧？這叫做彈指神通，我教你。」駱芳伯用手指比劃著，如何用拇指和中指扣著濃嘴，像捏個劍訣，劍指十一點鐘方向，食指猛力彈向劍身，「你用右手吧？非慣用手的力道絕對不夠。」

老麥依樣畫葫蘆，試了幾次，才終於將那亮點射向身前，「小駱，來來來，你幫我拍張照，把我的彈指神通給拍下來！」

「菸屁股不要亂丟喔！落實環境保護。」駱芳伯手指著褲兜，示意老麥把菸屁股收進口

袋。

老麥又點了根菸，心想：你這傢伙竟然還注重環保。駱芳伯站起來退後幾步，在昏暗的夜光下，笑嘻嘻地拿著老麥的相機，調整了幾個角度，才將他現學現賣的彈指神通，在不太給力的光源下給「咔嚓」下來。

駱太太的肚臍漸大，她屢屢得雙手撐著腰走路。同時，駱芳伯離開營區的次數也愈趨頻繁。駱芳伯腰間配置的無線電聲源和雜訊，不曾間斷的熙攘，像是魔鬼的呢喃，使得駱芳伯戰戰兢兢，就怕錯過重要的戰場情報。老麥一路跟著駱芳伯，隨時記錄著那些，兵棋推演和安全彙報的場景、模擬的演習側錄，甚至是士兵造飯、思鄉的畫面，即便不是血肉橫飛、骨穿腸流的血腥鏡頭，卻也是一片模糊於，被恐怖暈染了的戰慄色彩。看著那些年輕的、原應充滿朝氣的士兵們，如果問起老麥，他們身上是不是缺少了什麼？老麥會很肯定地回答：「笑容。」

「麥老哥，這裡這麼危險，為什麼你還要來？」駱芳伯突然問道。

「問這作啥？」老麥撇了駱芳伯一眼。

「說來聽聽嘛，無線電是關著的。」駱芳伯打趣說道。

「硬要說的話，」老麥仰著頭，「使命感。我的工作就是採訪、報導、寫東西，但要採訪什麼、寫出什麼，才是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呢？」老麥收起平日的嬉皮，「我常常在想，戰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和平中看不到的是，這群人和那群人，因殺戮和衝突，而扭曲的……產生了嗜血、遮蔽人性的副作用，我想當然也有因憐憫和同情，對敵人那些模糊的血肉、一個一個窟窿的屍塊，那樣子的慘狀，所油然而生的惻隱之心，抑或慟失同胞的愴然感覺；這些東西，若不是親身感受，就不能感同身受。」

「這些真實的東西，我得寫出來，」老麥停頓了一會，「我想，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使命。縱使危險，或許有天回不了家，我還是一會一直回來，跟你們站在一起，把和平的意義和可貴，用文字、日記、照片等等，所有我想得到的形式、我能搞得定的方法，弄回去給全

國人民知曉。」

「使命感啊！」駱芳伯聽完，若有所思。「你呢？為什麼你寧願帶著老婆，在這裡賣命？」老麥的反詰語氣，有一絲非常、非常微量的責難的味道。

「……」駱芳伯低著頭，單手抵著下顎，尋思。「我打從國中畢業，就是軍人了，除了打仗，我什麼也不會。我想，或許只有生存在危險之中，我才有活著的感覺吧！」

「再說一次。」老麥拿起攝影機。「為什麼？」駱芳伯雙眉微皺，疑惑地問道。

「我要把你的白痴言論，秀給全國同胞看。」

「……」

「現在採訪的是，五零一戰區，杜賓犬營的副作戰官駱少校。是什麼原因，讓你寧願帶著身懷六甲的太太，在前線賣命，和敵人周旋？」老麥透過攝影機，有些草率地問道。

「我是為了真相雜誌的麥老哥、我的新朋友，怕他絞盡腦汁還是寫不出東西而被裁員，

回家喝西北風，才待在這兒的。」駱芳伯神情肅穆，言詞卻可憐。

「卡！」老麥用膝蓋頂了一下駱芳伯。

轉眼間，老麥來到營地已兩個月了，隨著時間的推進，駱夫人懷孕甚至已滿足月，前線戰事的火舌卻仍持續亂竄著。即將臨盆的窘迫，對比駱芳伯出勤的頻率，更顯得莫可奈何和諷刺。

那一天，老麥永遠忘不了的那一天。拂曉時分，清風蕭蕭拂過，營地的垂榕殘葉簌簌落地，杜賓犬甚至還未睜眼，副作戰官的戰情電話就轟然作響，駱芳伯簡直從鋁床上跳了起來。在老麥的記憶中，當時他仍掙扎於南柯夢迴之間，駱芳伯卻早已乘上軍車，往戰地前方絕塵而去。

當老麥清醒過來，才由駐守的小丁（杜賓犬營的隨從士）告知，似乎前線發生戰情事故，指揮官透過電令，要駱副馬上前往報到。那時，駱夫人頂著偌大的肚臍，在一旁聽著，她兩頰蒼白，紅顏失色，額邊冷汗淋漓，不安之情溢於言表。

「嫂子，妳沒事吧？」老麥已把攝影器材準備好，馬上就要循駱芳伯的動線，前去會合。

「……」小丁拉了張摺椅，讓駱夫人坐下，她豆大的汗珠挨著兩鬢流下，手捧著肚子，並未答話。

「小丁，你得照應一下駱夫人，車子不時待命，我看可能隨時要送夫人去醫院。」老麥警覺到事態急若星火，一邊倉促囑咐，「醫院路程多遠？」

「大約二十分鐘。」小丁說。

老麥尋思，通過檢查站和安全查核，雖然至少要拖到半個小時，就算孩子想快速通關，也應該來得及。

「小丁，沒問題吧？」老麥拿出相機，「你要是出了什麼差錯，你就自己跟你們駱副報告。」

「沒問題！」小丁大聲答道。

「說得好！」老麥按下快門，摘下那宛如截鐵保證的一瞬間。

老麥帶上所有相機和攝影器材，坐上軍車，一路疾馳，開往前線的陣地。軍車停在一

處村落，似乎是杜賓犬營駐紮的前線臨時堡壘，一望而去，風塵瀾漫，影影綽綽，兵車隆隆，老麥才剛踏到地，搭乘而來的軍車就急忙離去，沒入一蓬揚起的塵沙之中。

老麥走進這片幾乎已和敵方交會的戎馬之地，攔下了一個士兵，問到了駱芳伯的所在位置，他趕緊快步前往，不知是眼皮作祟，或是想趕緊將駱夫人的情況通知他，一股奇異的不安感，籠罩在老麥心頭。

「麥老哥！你來了！」駱芳伯一見到老麥，迅速給他一個輕觸式的擁抱。

「怎麼回事？匆匆忙忙地，沒打聲招呼就跑了？」

「不方便說太多，老闖（指揮官）一早就下電令，要我立刻過來。」駱芳伯神情看起來有些疲憊，「這兒可能被老共盯上了，我隨時要帶隊出去，目前情況很危險，你看要不先回營上，比較安全。」

老麥從駱芳伯的言詞和神情中隱約感覺到了，有股密密麻麻的，關乎死神的預知，像是來自地獄的心悸，毫不掩飾、地毯式地襲擊而

來，爬竄全身；這樣令人窒息的空氣，對比著不久前，身處於杜賓犬營地的歡暢時光，宛如流金歲月，無法拾回的幻夢一般。

「好，但我要跟你報告。」老麥把駱夫人的狀況，大致描述了一回，「老共到底是什麼狀況？你不能回去陪你太太嗎？」老麥有個小私心，他盼望這對他認為的，擁有良好品格的夫妻，能有個善終，在這場戰事之後。

「唉！麥老哥，戰事未息，何以為家？我何嘗不想陪著小箏，看著女兒出生？但現在前線需要我，我的弟兄們也需要我，我怎能拋下他們？」駱芳伯嘆了口氣。

「小駱，你說的當然沒錯，國事、家事，孰輕孰重，你自應拿捏清楚。但我得提醒你，你太太也很需要你。」老麥其實在心中早有譜，他根本不算說服他。這兩個月來，他早已將駱芳伯的方正性格給摸了個透。

「麥老哥，這我當然能理會，」駱芳伯從胸前口袋拿出一張信箋和一疊藏青色的物事，「如果這幾天，小箏就要生了，我拜託你一件事。」

「什麼？」老麥的額上，冒出一顆顆詭異的汗珠。

「幫我多拍幾張女兒的照片。如果我沒回來，替我把這些東西交給她們。」駱芳伯遞過那張信箋和原來是手帕的物事。

「前面沒問題，後面的我可不能答應。你要跟你太太、女兒說什麼，你得自己當面跟她們說。」老麥搖搖頭，止不住那快速滑落的汗珠。

「麥老哥，我穿上軍服的那天，我就知道這種情況總有一天會發生，遲早的事罷了。我當然拚了命也想回來，我是說萬一，你一定得幫這個忙。」

「你……你這不是折騰我嗎？萬一，萬一，你說得倒簡單，這可不是借錢擋鐮呐！是關乎生死的大事，你要我怎麼開口？」老麥對這項請求嗤之以鼻。

「麥老哥，人總有一死，只不過差別在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駱芳伯的手持著那張信箋和手帕，仍停泊在半空，「如今，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為了這片我愛的土地，我存在

的核心價值終於有機會展現了，我甚至可以這麼說，某種程度上我很期待。」

「只可惜，對小箏而言，這場戰爭來得真不是時候。」

「生死之外無大事，你最好還是……」老麥不知該說什麼。

「麥老哥，你聽過這句話嗎？『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駱芳伯的褐色眼瞳流露出的情緒很複雜，既堅毅，又帶點祈求。像是做錯事的孩子，卻奢望父親能領會他的苦衷的那種表情。

「我們一直遵循的忠義之事，或人生的意義，林林總總，但相較於宇宙萬物，人的生命實在太渺小了。人死了，的確就像水消失在水中，根本不值一提。那就是我現在的心情，你應該能理解。」駱芳伯的手又往前遞伸了些。「拜託你了，麥老哥。」

「還有，我女兒的名字，繡在手帕上。」老麥坐上回程的軍車。他一路思索，要是待在前線陣地，一來難以估算工作的風險，二來搞不好要拖累駱芳伯的部隊；但工作還是得

進行，老麥絞盡腦汁，突然靈光一閃，若將駱氏夫妻的日常，以紀錄片的形式，以他們待在前線的視角，家眷寧可捨棄平靜的生活，也要陪伴在正處於戰事中的軍人身邊，等待臨盆，不在乎戰火危險與醫療資源是否充足的真實故事——「烽火中的強祿」，一定能夠完全展現軍人和眷屬間的超強力連結、情緣與愛國情懷，象徵他們的勇氣與信念，藉以呈現在全國，甚至是全世界的人眼前。

只可惜，這乍響的靈光和如意算盤，並不能像老麥所想的那樣，敲下於一個圓滿的結局。

就在駱夫人分娩的那天，小丁傳來訊息，十公里外的那個臨時陣地，遭老共的轟炸機直接命中，杜賓犬營的前線官兵全數陣亡了，無一倖免——至少目前沒發現生還者。

老麥正待在醫院產房外的廊道上，幾分鐘前才目送陣痛已面臨崩潰的駱夫人進入待產室——駱芳伯的女兒，即將要出世了。老麥看著手機閃著訊息，全身如篩糠般，抖個不停。

「也太久了。」即便仍沒有駱芳伯的消息，

但讓老麥更掛心的是，駱夫人和孩子，仍未從那扇門出來。

坐在醫院走廊等待的那幾個小時（甚至更久，已不敷老麥的記憶），以及後來醫生終於步出產房，和他說明何謂「羊水栓塞」，和他反覆質問醫生有沒有讓駱夫人使用「火車頭呼吸法」的那幾分鐘場景，形成了老麥的資料庫中，擱淺在海馬迴，既如血崩的潰紅，又沉甸甸似濁泥的瀝青，那樣地難以言傳，那樣地刮不斷、理還亂的深層記憶。

老麥的這段異地旅程，或是說他身為戰地記者的生涯，隨著冠上了勇氣與信念之名的駱氏夫婦的離世，畫上了休止符。他已無心，且力竭於再去報導和刻畫這場紛紛擾擾的戰役了。唯一慶幸的是，那天他聽到了嬰兒的哭聲——至少還有人繼承了駱芳伯的那雙深褐色眼睛；「烽火中的強祿」，還未下片。

老麥後來辭去工作的原因是這樣寫的：我始終在戰場奔波，埋首於描繪人性、觸碰真相、評斷是非對錯、捕捉藏身於城垛和壕溝裡的士兵們內心的祈禱與恐懼。將這些不堪入目的戰

爭真相刨挖出來，縫縫補補，用我自身的視角、文字、闕漏的心和結痂的悔疤，來填補和強化我不斷式微和瓦解的使命感，直到那一天，猶如地獄的喪鐘被敲響了，我心中的某部分也跟着死去了——即便格式不符，老麥才不在乎。

他現在唯一掛念的事，就是即將被遣送回國的那個小女孩，關於她日後的歸宿、寄養家庭、遺眷福利金和未來生活。「妳麥伯伯不像妳的父親是軍人，我不用堅守崗位，講究犧牲、保衛人民。但妳麥伯伯有更重要的使命和承諾要完成。」老麥在返鄉的船上，暗自思忖。

那重要的使命和承諾，就是要將那紙老麥小心翼翼揣在懷中，深怕弄皺了的，她父親的手寫信箋，親手交付給那小女孩；當然還有那一絹，鐵定是正方形的，繡了女孩名字的藏青色手帕。

附記：

吾女以青：

期待已久，我們終將一起，成為這個世界的一份子。

這年頭，應該說是這一年，好好好多難以彌平的意外，顛盪世界的戰爭、光怪陸離的事，都顯得這個宇宙多麼地庸庸碌碌、滑稽和不可預期，但也讓我們明白，什麼叫不可抗力，什麼是隨遇而安。

很有可能，當妳已能讀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了；為此對妳感到萬分抱歉，但也希望妳能體諒和理解，我非常驕傲於我所離去的方式。

我和妳的母親都說，無論妳發生什麼，或少了什麼，那都是命，閃躲不了，也無須怪責。時時窩著一顆良善的心，尊重世界萬物，以禮待之；隨身攜帶誠實、道德和良好的品格，那是在這個塵世裡，唯一安身立命的法則；因妳前一個故事的皺摺，將成為妳下個輪迴形成的紋理。

妳得萬分尊重妳的母親，當她從自身，真切地展現了她的家教素養、善良和清晰的口條時，我明白那將是妳學習的模板，妳得愛上妳母親對妳的愛，無論那是什麼形式，那將會影響妳的一生，當然是好的那一面。

我對妳的期許雖不高，但很多。請一定要做個好人、腳踏實地、注重環保、勤洗手；妳什麼事都得自己爭取、學習、苦練，接著妳會獲得；同時尊重文學與科學，別對職業作出貴賤評論，或刻意吃素，因為那都是世界運行的自然邏輯；把避風港從字典裡刪除，當妳提及時，妳就永遠不會竭盡全力，去應付妳的人生。人性有時候很糟糕，妳可以罵髒話，但那不是傷人用的，而是一個宣洩壞東西的出口；人性有時候也很可愛，需要體會，才能體諒。

煩惱和繁星一樣，總是紛紛擾擾又氾濫盈千，謹守住個人防線，即使有漏洞，對得起自己就沒問題。理性控制，感性生活。當妳感覺不行了，請抬頭看看天空，妳的親人將在那為妳祈禱。



銀像獎

暗中有光

賴揚霖 上校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

土地廟旁榕樹下的麵攤，是父子倆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總是習慣各點一大碗乾麵，配上豬血湯，再來一盤黑白切。

這對父子連吃麵的動作也很像，麵甫上桌便唏哩呼嚕地大口吃將起來，大多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對話，父親偶爾會將盤中的菜夾給他，叫他多吃點。

麵攤從清晨開到中午，每回他陪父親出診的時候，他倆的早餐或午餐就會在這裡解決，再順道幫留在家裡顧店的母親也外帶一份。

他的父親是獸醫，和現在如雨後春筍般林立的小型動物醫院不同，是專責照看豬、雞、牛、羊的畜牧業獸醫，在屏東的鄉下小鎮開了一間家畜醫院。口蹄疫爆發前，養豬在當時非常賺錢，所以農村人家大多以養豬貼補家用或以此為生。一間豬舍可能養養少則兩三頭，多

到上千頭的豬隻，豬要生了、病了、哪裡出狀況了，一定會找父親去處理。家裡也開店賣藥，主要是氨基比林、安乃近、青黴素、磺胺類這幾種專給豬隻用的藥物。在沒有手機的年代，店裡的電話總是響個不停，彼時尚未出現網路訂購，買藥的客人絡繹不絕，店裡經常高朋滿座，因此當他放學回家時，遠遠地就能聽見父親正和牧戶們邊泡茶邊高談闊論的說笑聲。

印象裡他的父親非常忙碌，平常也不太會關心過問兒子的瑣事，似乎一直等到他能夠從旁協助，跟著父親出診，父子兩人才開始逐漸親近起來；但所謂的親近，也不過就是出診後，兩人去麵攤吃一餐的短暫時光。

記得國小放學後或適逢寒暑假期間，他會坐在父親的打檔車後座，像個小助手般跟著父親在蜿蜒的鄉間小路上跑東家、串西家，給牲口看病、打針治療或對傷口施以手術。

農村的豬舍裡多半充斥著飼料粉塵和糞便發酵的惡臭味，刺鼻的氣味總令他忍不住作嘔，但父親總會撥開他掩住口鼻的手，喝斥他的無禮。然而只要在豬舍待過，衣物和皮膚就會沾黏一股難聞的氣味，要清洗好幾回後味道才會淡掉。他從沒見過父親嫌豬舍臭，面對豬隻或是牧戶時，父親也從不擺架子，他的神情是溫和的，笑容是誠懇的，甚至還有人誤以為他就是養豬場的老闆。

「這是你的工作，就必須概括承受。畜牧業獸醫接觸的是大型家畜，在鄉下，養豬是農民們重要的經濟來源，要盡量趕快學會怎麼照顧豬隻、替豬農解決問題，這才是獸醫應盡的職責。」吃麵的時候，父親還對他說：「以後你長大了，接了家業，也要和我一樣，把這份工作當成一種榮耀。因為不論是哪個行業，都要為自己的工作負責。」

最終，他沒有和父親一樣，選擇成為獸醫。

但命運的安排卻讓他此時此刻，負責的工作和父親如出一轍。只是，當年他與父親進出豬舍的時候，豬叫聲此起彼落，豬隻活力十足地擠來擠去，等著父親施打疫苗，而不像眼前這些臥倒在爛泥裡呻吟哀嚎或是腫脹發臭的病豬及屍體。

他帶著部隊南下救災已經第六天了。

這場因熱帶性低氣壓與西南季風輻合產生的超大豪雨，連下了三天三夜，雨勢來得太快太密集，導致排水系統無法負荷，尤其是南部地區持續淹水，重創農漁牧業，其中以畜產損失最為嚴重，豪雨灌進牧場，造成豬隻、家禽大量被淹死，積水退去後，浮出的屍體堆疊成山。

受領協助清理豬舍的任務後，連長和他帶領一百多名官兵弟兄抵達這個極具規模的養豬場時，看到的就是這番心酸的畫面。雖然不是戰場，卻同樣殘酷，甚至令人不忍卒睹。

雨勢稍歇後，第三天水位終於開始下降，入目卻是滿地腫脹屍體，倒臥在欄杆旁的種豬、四腳朝天的母豬，還有不少漂浮在積水中

的小豬。連日來，他調派抽水機處理畜舍積水、集中災後倖存卻苟延殘喘的豬仔，指揮著弟兄合力將一隻隻數百公斤的豬屍從積水處拖到牧場門口堆疊，等待小山貓鏟裝機逐一裝上化製車送回廠區處理。

清理時，很多發臭的死豬屍身都已嚴重膨脹，出現明顯屍斑，甚至在水中就四腳離地，不但氣味越來越難聞，因為天氣炎熱，環境惡劣，大家幾乎都一語不發，深怕在搬運時一不小心就會發生內臟爆裂，污血濺身的意外狀況。

大家從早忙到晚，除了用餐，幾乎沒有時間休息。他跟弟兄們戴上口罩、手套、著青蛙裝，穿在身上的迷彩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但不管怎麼洗滌，總是附著一股刺鼻難聞的騷臭味。

「輔導長，這種味道你怎麼受得了？」趁著晚上休息的時間，好幾個弟兄對他投以欽佩的眼神。

「身為國軍，救災本來就是我們的職責。既然這是我們的工作，就得概括承受。」他想起父親說過的話，「而且，這些味道我們只需

忍受到救災任務結束，跟養豬場老闆的心痛比起來，根本微不足道。牧戶們的心血因為這場暴雨毀於一旦，我們得趕快協助清運、消毒，環境條件不趕快恢復，那些泡過水的豬隻屍體、還有之後可能衍生的傳染病，都將會對地區民眾造成更大的損失。」

「輔導長，你懂得真不少！」他往說話的來源處看去，原來是詹董來了。詹董是這座養豬場的主人，每天都會跟員工搬來好幾箱飲料，分送給每位幫忙的弟兄，「大家都辛苦了，要不是國軍伸出援手，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您客氣了，這是我們該做的。」

「輔導長，我看你對養豬頗為了解，你家也是養豬戶嗎？」

面對詹董的問題，他只好簡單敘述了父親的職業。

「你爸當獸醫，家裡又有自己的家畜醫院，你怎麼會去從軍？」果然，他又聽到熟悉的問句，而詹董臉上驚訝的眼神，曾經也在父親的臉上出現過。

2.

土地廟旁榕樹下的麵攤，是父子倆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總是習慣各點一大碗乾麵，配上豬血湯，再來一盤黑白切。

這對父子連吃麵的動作也很像，麵甫上桌便唏哩呼嚕地大口吃將起來，大多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對話，父親偶爾會將盤中的菜夾給他，叫他多吃點。

上國中之後，他開始住校生活，父子倆一起來麵攤的次數變少了，同樣地，跟父親之間原本就不多的對話也就更少了。除了放假返家，他的青少年時期幾乎都在學校度過。母親還會三天兩頭與他通訊，但與父親之間，就像是單純擁有血緣關係的兩個男人，彼此不會互相問候，也不習慣太過交心；就像他們吃麵時，雖然坐在彼此對面，但之間總是隔著若有似無的距離。

因此，當他大學聯考結束，對父親說自己決定從軍的時候，父親其實不解他突然的轉變。他記得父親夾菜的動作頓了頓，微微詫異地抬頭看了他一眼，說他的成績明明可以上國

立大學，家裡也不是沒錢供他讀書，為什麼想從軍？

他的父親擔任過獸醫師公會的事務，熱心公益、樂善好施，經營了十幾年的家畜醫院因此在此鄉間頗負名望，穩定的經濟收入也提供他上了六年的私立中學。他不是不明白父親望子成龍的期待，雖然父親從未向他提過家裡的經濟狀況，但他早已不再是什麼都不知道的純真孩童。自從口蹄疫爆發後，農村裡數百萬頭豬隻遭到撲殺，店裡的客戶銳減，生意大不如前，他身為長子，自然也想替父親、替家裡分擔壓力。就讀軍校，他能夠為家裡省下四年的大學學費與生活費；畢業後，他不僅能立即獲得穩定的工作，更將成為保家衛國的職業軍人。他只是想讓父親看見自己的成長，讓他的父親明白兒子也能夠和父親一起面對生活的挑戰。只是這樣的想法，他還來不及和父親分享，便被果斷否決。

「軍旅沒有你想像那麼美好，你從小沒吃過什麼苦，怎麼應付龐大複雜的軍隊訓練和領導管理？下部隊後可能還會調外島，時時刻

刻都得把部隊當家，要是你在軍中發生什麼狀況，我們哪裡幫得上你？更別說遇到什麼危險，都得靠自己，你忘記我跟你說過以前我當兵……」他的父親突然停頓，尚未說出口的是那段服役的往事。

那是一個平凡的故事，平凡的像生、平凡的像死。

他的父親在馬祖北竿服役，擔任營部連醫務兵兼採買，在交通不便、情勢緊張的年代，只能等到退伍日或是部隊移防才有機會回到臺灣本島。將近三年的時間，北竿就是父親與部隊弟兄們的家。父親二十三歲生日過後兩天，在夜行軍途中因視線不佳，不慎掉落芹壁村附近的山崖，當下沒有人發現異狀，於是他被整支隊伍拋下、遺忘。墜地的衝撞力道太大，手脚多處骨折的他只能靠著壁面蜷縮成一團無法動彈。那樣深沉的黑夜裡，天地間只剩海風與潮汐聲沙沙作響，有那麼一瞬間，父親以為全世界都捨棄了他，但他沒有放棄，拿出手電筒照向天空，一明一滅的光芒在暗夜裡點亮，發送他的求救訊號。正當意識逐漸模糊之際，他

彷彿聽見有人在大喊他的姓名，他奮力睜開雙眼，彼時朝陽從雲幕中探頭，四周一點一點地亮了起來，幾位同連弟兄的身影在遠處出現。他說，那是他見過最美麗的天光，給了他在最絕望時的一絲希望。從此，芹壁的絕處逢生成了他最常掛在嘴邊的傳奇時刻。

男人之間談到當兵的歲月似乎特別有共鳴，這段故事是父親每在茶餘飯後與客戶閒聊時的話題，故事細節他都能倒背如流了，但父親不知道的是，每每當他重述這段回憶時，眼神總是熠熠發亮，神采飛揚的姿態雖與平日裡溫和穩重的形象截然不同，這神情姿態卻曾出現在父親當年於馬祖服役時所拍攝的紀念照片裡，那一身戎裝的青年清秀俊朗、英姿煥發。不知怎地，他很想成為那樣的父親，擁有不畏生死、絕不放棄的勇氣與堅持。

一個如此簡單的念想，卻無法化為幾句簡單的話語。他不懂該如何開口，父親也不再說話。

「當父母的都是擔心孩子受苦，你爸也一樣，他啊！一定是捨不得你吃苦。」詹董拍拍

他的肩膀，「我也是當人家父親的，我們這一代的男人，不懂得說什麼好聽話，但孩子需要我的時候，我絕對會當他們的靠山。」

從他出生那一刻起，父親確實一直是他的靠山。

聽說人越小的時候越沒有記憶，但他卻清楚記得父親厚實的肩膀。夏夜裡，父親穿著汗衫，抱著哭鬧不肯入睡的他，唱著自編的歌謠哄著他，不厭其煩地在他耳邊細語：「不怕，不怕，爸爸會永遠陪著你給你依靠。」雖然他們之間的對話不多，但正因為這句父子之間的承諾，他知道不論自己做了任何決定，父親會永遠在他的身後給他依靠。從入伍訓、讀軍校、下部隊，父親雖然很少再過問他的軍旅生活，但每次當他背著行囊步出車站時，儘管再晚，他總會看見父親等候的身影。

其實父親默默為他做的，他都看在眼裡，但是他也想對父親說，他願意成為父親生命中的光芒，陪伴他在黑夜裡找到方向。

就像那個颱風夜，父親和他冒著風雨前進。兩側的路燈被狂風打歪了頭，整條路不再有光，父親與他肩並著肩，在黑夜裡就著手電

筒的光，照亮前方的路。

3.

土地廟旁榕樹下的麵攤，是父子倆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總是習慣各點一大碗乾麵，配上豬血湯，再來一盤黑白切。

這對父子連吃麵的動作也很像，麵甫上桌便唏哩呼嚕地大口吃將起來，大多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對話，父親偶爾會將盤中的菜夾給他，叫他多吃點。

入伍訓前幾天，他照例跟著父親出診。確定要從軍之後，父親再也沒表示反對，吃麵的時候還問他行李收拾好了沒有。他們聽見麵攤老闆帶著歉意向剛來的客人說，麵賣完了，等他們這桌吃完，就得趕緊收攤回家準備防颱，父子倆便匆匆將碗中食物清空，先去賣場買了些乾糧、泡麵和乾電池，再回店裡把家畜醫院的招牌用繩索綁緊固定。

下午颱風觸陸後，開始狂風暴雨，但入夜後，風雨反而時有時無。他準備上樓睡覺前，父親還坐在客廳，看著電視螢幕裡的氣象主播

正在講解這次的颱風中心結構被地形破壞，強度可能轉為輕颱，但因為挾帶大量水氣，提醒沿海地區慎防海水倒灌……

說著說著，突然停電了。

家用電話竟在此時響起。

父親轉開手電筒，就著微光走到樓梯處接起電話，講了幾句後，神情嚴肅地掛上電話，走過來對他說，現在要臨時出診。豬舍裡有隻初產的母豬羊水破了，到現在都過一個半小時了，第一頭豬仔還沒生出來，很可能難產。偏豬舍裡同時有兩隻母豬要生產，一時忙不過來，需要請他們過去助產。

母親說外面風雨未歇，又停電，這時候出門太危險，就要拿起電話要打回去拒絕養豬場老闆。父親只是淡淡地說：「危險的是正在生產的母豬和還沒出生的小豬，離這間養豬場最近的獸醫就是我了，我既然是牠們唯一的希望，自然責無旁貸。」母親嘀咕幾句，最後沒轍地幫父親準備好診療箱。

他倆迅速穿好雨衣，趁著外面風雨稍歇，父親載著他在田邊路上緩緩向養豬場騎去，路

邊有兩三根折腰的電線桿，想來是造成這個區域停電的原因之一。沒有路燈的照明，鄉間道路更加幽暗，只有車頭燈還亮著。雖然有雨衣蔽體，但在風雨中前進的兩人，裡面的衣服已經開始浸濕。那間養豬場離店裡來回不過三、五公里，卻窒礙難行。竟日滂沱的雨勢淹沒兩側稻田，連小小的產業道路也陷在水裡，從父親的車頭燈照過去，還以為是一片深不可測的大海，根本找不到去養豬場的道路，更可怕的是，踏出去的每一步都像會踩空。

父親將打檔車停在地勢較高處，與他並肩涉水前行。父親毫無懼色，急急忙忙地往前奔去，不畏風雨。待他們狼狽抵達豬舍的時候，另頭母豬已經順利產下數隻豬仔，只剩初產的母豬還在痛苦呻吟著。父親戴上養豬場老闆遞過來的頭燈，開始消毒雙手，接著在手臂上塗上潤滑劑，然後將手小心的伸到母豬的產道內，徒手將體位不正的豬仔調整胎位，然後將牠掏出產道。

但豬仔看似已沒了氣息。

他看著父親熟練地撕開胎膜，擦掉豬仔鼻

子上的黏液，將空氣吹到豬仔的鼻子裡，渾身發紫的豬仔竟開始喘氣。他倒抽一口氣，頓時感覺自己的肺部充滿新的空氣，才發現原來剛剛他一直忘記呼吸。

雖然從小跟著父親出診，但這是第一次親眼目睹父親為母豬接生。父親把豬仔遞給他，教他怎麼讓豬仔去喝母豬的奶。他感受自手心傳來的溫暖，不可思議地看著眼前這坨就在前一刻差點進了鬼門關的粉紅色物體。

他靠近豬仔，聽見一陣咚咚、咚咚，強而有力的心跳聲。他指著還半趴在地面上幫母豬助產的父親，對著豬仔說：「小豬，不要忘了你的救命恩人啊！」他帶著與有榮焉的口吻，充滿敬意地輕聲開口：「讓你們可以平安來到這世界上的那個人，可是我的父親呢！」

歷經三個多小時的產程，母豬總共生下十四隻小豬，竟然破了附近豬舍的紀錄。老闆開心極了，不停向父親道謝，還包給父親和他各一個紅包。

回家的路上，風雨已經轉小了。

他和父親走在水淹及膝的小路上，路燈依

舊垂頭喪氣，仍然只有手電筒的光線照亮前方，他緊跟在父親的後頭走，卻不再懼怕黑暗。父親從來不跟他長篇大論，也不會哄他，而是用每一次的言行舉止來教導他對自己、對工作以及對人生負責的精神態度。

即將入伍前夕，儘管從軍是他自己選擇的，他的心還是會忐忑，對於未來是緊張不安的。他感覺自己就像當年踏上軍艦準備前往馬祖的父親，面對無垠大海反而手足無措起來。但那夜陪著父親出診，目睹父親義無反顧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將垂危的生命一一救下，他也在心裡立誓，即使前方之路深如大海，他會像父親一樣，堅守住自己的崗位。

不管是在黑暗的鄉間小路，抑或是漫長的人生道路上，父親的背影就像一座聳立的燈塔，無需言語便能散發溫暖而堅定的光芒，讓他在茫然不知方向之時，不至於迷航。他快步跟上父親，儘管手電筒射出的光線照出父親與自己身上留下雨水、汗水和血水的污漬，卻感覺自己像剛打了場歡愉的勝仗。

但並不是只要染過雨水、汗水和血水的印

記就能創造奇蹟；人生這場棋局，有時候你的對手，是根本看不見的敵人。

「奇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們這裡地勢低窪，逢雨必淹，這幾年整頓過豬舍，排水條件也變好了。沒想到這次暴雨襲擊，根本來不及反應。我養豬三十年了，沒遇見過像這樣的慘況。」詹董盯著堆疊的豬隻，眼中滿是心疼，難過地說：「這些可都是很優質的豬啊！」

「天災不可預測，這次的損失如此慘重，您打算怎麼辦？」話甫說出口，他便覺得自己問了個蠢問題。

「還好有國軍弟兄這麼迅速趕來幫忙，協助我們善後，真的是很謝謝你們。」詹董嘆了口氣，「人生嘛！難免有高低起伏，但你不能遇到困難就退縮啊！日子總要過下去，心裡要有個信念，絕對不能放棄，再黑暗也有光，再絕望也有希望。失敗了，再重來一次就好，但下一次，要變得更好。」

日復一日，天黑之後，就會再度天亮。失敗了，再重來一次就好，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遠方夕日即將西沉，而夜就要降臨。他看

著眼前滿目瘡痍，站起身，拍落身上的塵土，笑著對詹董和弟兄們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們明天繼續加油！」

4.

土地廟旁榕樹下的麵攤，是父子倆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總是習慣各點一大碗乾麵，配上豬血湯，再來一盤黑白切。

這對父子連吃麵的動作也很像，麵甫上桌便唏哩呼嚕地大口吃將起來，大多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對話，父親偶爾會將盤中的菜夾給他，叫他多吃點。

從軍之後，他將大部分的時間留在部隊，每日在繁忙軍務中掙扎浮沉，榕樹下的麵攤逐漸褪色成一段遙遠的兒時記憶，是偶爾鄉愁纏繞時才會猛然記起的存在。軍校畢業後，他在這座島嶼上東奔西跑，從一個單位調至另一個單位歷練，官階和職務越升越高，離家的路也越來越遠。他為了自己的軍旅生涯努力奮戰，與此同時，看不見的病魔卻悄然找上了父親。

放假回家的時候，父親還是會跟他去那家

麵攤，但他得連父親的份量一起吃下。常年飲食不正常的父親得了胃癌，向來碩壯的身影再不復見，只剩下滿臉倦容與日益消瘦的體重。

父親決定進行全胃手術前，他因為單位業務督導需要，終於踏上父親記憶中那座以霧聞名的小島。結束業務後，因為天候不佳交通航班停駛，他得以在緊湊的行程中多出一兩天空閒。他照著觀光指南來到芹壁村，沿著壁山路、永康步道一路走到壁山觀景臺，看著途中景色試著體會父親當年是如何從一位青年經過軍旅的洗禮轉變成為男人，試著揣測他當年望著芹壁海面平靜的鏡澳是怎樣的心情？他甚至企盼著，或許在那一刻，躺在病床上的父親能夠在夢迴時分，透過他的眼睛、他的感覺，重新歸來這個充滿回憶的地方。他在天後宮的前庭佇足許久，虔誠地低手祈禱，但求慈祥的媽祖娘娘庇佑，照護父親度過難關；他在夜裡沿著海邊公路踽踽獨行，想像正與二十三歲的父親並肩欣賞相同的月色。

然而，當他滿懷久別重逢的激動再次見到父親的時候，居然覺得眼前乾癟瘦弱的父親如

此陌生。日光將病房照得明亮，明明是仲夏時節，他卻因為害怕而感到寒冷。或許是因為剛動完手術，閉著眼睛沉沉睡著的父親看起來異常疲倦、異常安靜，彷彿隨時會停止呼吸。

他輕輕彎下腰，將耳朵放在父親的胸口上，想要再次確認父親的生命跡象。

咚咚、咚咚，是心跳的聲音。他鬆了一口氣，發現剛剛自己又不自覺地屏住呼吸。他抬起頭，發現父親已經清醒。他張口，卻突然不知道要說些什麼。

父親看著他，問他餓不餓。

他說不餓。

父親點點頭，又恢復安靜。

「下次我休假，我們再一起去麵攤吃麵。」氣氛有點沉悶，他也只能硬著頭皮找話聊。

「好。」父親深深地看著他，「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很想問你，你是真的喜歡去麵攤吃麵嗎？」

「喜歡。」他真誠地回答，「因為那是專屬於我們父子倆的秘密時光。」

父親聞言竟然笑了，發自內心地笑了。直

到此刻他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父親給他的關懷。每一次動筷、每一道菜夾進他碗裡的菜餚，都是父親默默愛他的方式。

「那我也很想問您，您對我從軍究竟有什麼看法？」其實他還是很介意父親當初的沉默。

「我尊重你的選擇。這是你的人生，我無法幫你決定，你要為自己負責。」父親沉默了一會兒，像在思忖著什麼。

「所以您不是反對我從軍？」

「我有什麼好反對的？我是擔心你吃不了苦，不是故意要拿當年在芹壁當兵的故事嚇唬你。你現在也發展得很好，我就放心了。」

父親再也沒說什麼，讓他也放心了。

多年來壓在胸口的不知名的沉重感頓時消散無蹤，那道他以為橫亙在父子之間的距離，原來都只是自己不敢向父親主動靠近的藉口。

也許，多年來他對於父親僅只於模糊的想像與斷裂的記憶；也許，他和父親之間並沒有他想像的疏離；也許，他來得及帶著父親和他一起重返芹壁。

接著，他聽到自己主動提起上回去馬祖出

差的事情，不但特別去了芹壁一趟，還跟父親陸續分享許多在部隊中遇到的趣聞，這才驚覺原來他和父親竟可以如此自然對話。此後，他可以成為父親生命中的亮光，牽著父親走過黑暗。

他問父親面對手術會不會害怕。

父親反過來安慰他，說這一生他見過太多大風大浪，這點陣仗他還沒看在眼里，他會進行接下來的化療，然後逐漸好起來的。

他握住父親乾枯的手，凝視著父親手背上的針筒痕跡與腹部纏著繃帶的手術傷口，他知道這些都將成為父親戰勝病魔的光榮勳章。

5.

土地廟旁榕樹下的麵攤，是父子倆熟悉的老地方。他們總是習慣各點一大碗乾麵，配上豬血湯，再來一盤黑白切。

這對父子連吃麵的動作也很像，麵甫上桌便唏哩呼嚕地大口吃將起來，大多時候他們其實不太對話，父親偶爾會將盤中的菜夾給他，叫他多吃點。

在天災與疾病面前，人的力量顯得如此渺小。親臨一幕幕哀傷的災難現場後，他才深刻體會到原來這些細微的、瑣碎的、看似平凡的日常光景都是得來不易的幸福。

身為獸醫工作者，他的父親克盡職守，力行對動物「救死扶傷」的信念；對於國軍而言，戰時保衛國家與人民的安全，平日協助民眾防災救難，也是這個職業所需肩負的責任。即使在承平時期的天災人禍仍是無法避免的隱形敵人，「防」、「救」災任務與守護人民安全更成為國軍的職責與使命。不管是父親、災民或是盡力協助災後復原的每位國軍官兵，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堅守；也因為每個人都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堅守，在每次災難過後，人們才能有重新站起的勇氣，才能有再創奇蹟的可能。

他想起父親熬過了手術和化療，嚴格控管飲食、辛苦抗癌的毅力；他想起詹董那種認分卻不認命的樂天精神，打算重建養豬場的堅持；還有這群連日來跟他並肩救災，執行清淤、消毒、處置豬隻屍體、協助災民復原任務

的所有弟兄們，忍不住在心裡為所有認真打拚的人感到驕傲。

「要把你的工作當成是一種榮耀，而不是無關緊要。不管選擇哪個行業，都要為自己的工作負責。」這是父親教會他的最重要的信念。

再怎麼艱困的任務，也會有完成的一天。就像詹董說的，縱然不捨、縱使再難過，還是得重新開始、從頭再來；也像父親當年對他說得的，縱然人生無法避免失敗挫折，在黑暗中總有微光指引方向。風雨過後總會放晴，只要不放棄、堅持下去，總會在絕處看見希望。

他和父親好一陣子沒去榕樹下的麵攤了，等這次救災任務結束，他要帶著父親再去那個他們熟悉的老地方，儘管父親康復後現在對於飲食十分講究，但他們可以少吃點東西、多聊天，聊聊父子之間、聊聊他的軍旅生涯、或聊聊父親的日常瑣事、甚至規劃馬祖的旅遊行程。總之，父子倆能在一起，聊什麼都好。



銅像獎

HR-93

莊若彤

一兵

陸軍東引指揮部步兵營步1連

無線電波以光速前進，而據說超越光速能讓時間倒流。

也許，只是也許。

我手上這支Ericc，比別人多努力跑快了一點點。

站哨是當兵最無聊的事了，藍天、白雲，數不完的鳥、蚊子，還有督導官。唯一還有點樂趣的是通聯用的Ericc有時候能收到來自遠海或對岸的零碎電波，而我用來消磨站哨的，就是聽著那些模糊的語言，想像他們正在做些什麼。

急促的爭吵，那是北方漁船遇上了海域糾紛嗎？噪然的下令，也許是哪裡在打著不知名的仗。一兩句帶口音的閒聊，那可能只是今天天氣真好的問候。

兩個小時能思考很多事，雖然我大多是想著今天午餐吃什麼或遊戲大概還差多少經驗升

等這種事。

直到我收到了那通來自遠方的訊息。

「滋滋滋……敵……北方二十……採取……滋滋……是否抄收……」

那是一個晴朗的午後，我站在哨所外的陰影下，靠著徐徐的海風爭取那一丁點的喘息，哨所裡頭已經熱得像是蒸籠一樣，連電風扇吹出來的風都是悶的。

那段帶著嚴重雜訊的喊話，我一開始沒注意聽，它斷斷續續地傳來，乍聽之下像是哪個連隊的操演正好和我的93調上了一樣的訊息，每隔幾分鐘就喊一次。

這樣的通訊大概維持了十多分鐘，我被煩得幾乎要把93關掉時，突然一聲清晰得嚇人的聲音傳了出來。

「呼……總算是告一段落了。」

聲音經過無線電變聲，聽起來不高不低，

但更近似於還沒變聲的男孩那種高亢，我愣愣地看著手上的93，把音量調大了一些。

「戰爭什麼時候才要結束呢……」

無線電那端的人嘆了口氣，開始了旁若無人地自言自語。

「要是戰爭結束了，我想穿上漂亮的新衣服、好好洗個澡、吃一頓好的，然後……」

我聽著他一筆一筆地點過那些事，忽然不知道敢該不該提醒他可能壓到了通話鈕或什麼，思考了一會，我終於在他講到「啊啊好想交一個……」的時候壓下了通話鍵。

「全都聽見了喔！」

「噢噢噢？什麼？什麼聲音？話機？不對啊，我明明沒有壓到通話鍵？噢？」

「我是說，我全都聽得一清二楚，從戰爭結束了那邊開始。」

「要是聽著就早點說啊！等一下，我明明

沒有按下發話鍵，為什麼你能聽見？還有你為什麼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他一股腦地說了一堆，我還來不及答話，最後他只是乾笑了幾聲嘆了口氣。

「哈……哈，應該是累了出現幻覺了吧，為了守機好幾天沒睡好了，鐵定是這樣。」

像是要說服自己似的，我聽見話筒掛上的咔一聲，然後他打了個哈欠。

「沒事的，很快就會結束。」

我正想回他話，無線電突然爆出了一聲很大的雜訊，嚇得我差點沒把93摔在地上。接著安全的聲音從發音孔裡傳出來。

「洞兩洞兩，聽得到嗎？」

「洞兩抄收。」

「你下一班衛兵在廁所，晚點換哨，還有你剛剛是不是說了什麼，我看監視器你在發話，我沒聽到。」

「欸？」

我愣愣地看著我手上的93，頻率確實一直都沒有變過，那剛剛的聲音，安全沒聽見嗎？

「沒什麼，我拿著話機自言自語而已，沒

按下去。」

最後我還是隱瞞了這個小秘密，要是我說不了，他也不會信吧！

接到了奇妙的訊息什麼的。

「沒事就好，下次別做這種中二事了，看起來怪尷尬。」

我乾笑了兩聲，安全說準備帶衛兵下來了，和我說辛苦。

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對話，一開始我只把這當作一個巧合，一個奇蹟一樣的巧合。

「信義洞么呼叫忠義洞參，信義洞參……啊又念錯了，為什麼要用這些莫名其妙的代號啊！」

第二次聽見他也是在站哨，那天的海風平浪靜，是個很適合打盹的午後。就在我看著海，就快要開始恍神時，他略顯尖銳的聲音傳了出來。

這次也是一樣清晰得詭異，明明有時候安全呼過來的訊號都沒那麼好，他的訊息卻總是一字不漏地咬字分明。

「要是再呼錯就又要被隊長罵了，唉，為

什麼我連這種事都做不好……」

略帶沮喪的嗓音帶著氣餒和焦慮，我不知道我該不該多管閒事，但站哨實在是閒得發慌了，於是我上次一樣按下發話鍵。

「那個……雖然有點多管閒事，不過別擔心啦，我一開始也老是呼錯。」

對面沉默了一會。

「哇啊啊啊啊又來了又來了！等一下到底為什麼，我明明沒有按什麼東西，不應該啊，就算我再怎麼菜也不至於按到發話鍵自己不知道吧！」

他還是一樣過分的焦慮，聽見他手忙腳亂地不知道摔了什麼東西，我連忙補了一句。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哪裡的誰，不過我沒有惡意。還有，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接得到你的訊號。」

他又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長得我都要認為這次的通話是錯覺時，他才長長地呼出一口氣。

「你知道現在在打仗吧，做這樣的惡作劇很危險。」

他拿出了像大人教訓孩子那樣的語氣，令人不爽的是，明明無線電另一頭他的聲音聽起來比我還要年幼一些。

「我就說了我沒有在惡作劇，我只是……等一下，你說在打仗？」

「那當然，這可是戰爭喔，不是小孩子扮家家酒的東西，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可以聯繫到我們的軍用無線電，但我勸你還是快點住手吧，我是不會洩漏任何機密給你的。」

突如其來的訊息讓我愣在了原地，戰爭？

「你是認真的？」

「我……」

一聲爆音，我聽見流彈，聽見第一次的通訊報告聲，聽見悲鳴，甚至有錯覺嗅見了血。

雜訊的尖銳聲音幾乎刺穿了我的耳膜，最後聽見到他提起什麼重物奔跑的聲音。

「驕悍洞……忠……洞么……遭敵……重……滋滋滋……敵軍方……滋滋滋……」

然後恢復寂靜。

蟬鳴噪起，艷陽高照，一輛機車從哨所前面騎過，我卻錯覺自己身在戰場。

他說的是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這樣確信。

「青禾隊長已經死了，藍組長也死了，還有小龍、貴先生，接下來就是我了……」

這次的他聽起來很沮喪，我害怕突然的出聲又會刺激到他，所以沒有發話。

「如果我可以拿槍，是不是就可以幫他們報仇了，如果我可以拿槍，如果我也能上前線。」

我聽見他縮起身體的聲音。

「但沒辦法的，我連傳令都做不好，我什麼都做不好，大家都是因為我死掉的，大家都……」

接著是一巴掌，一道清麗的，大略是屬於女性的嗓音插了進來。

「你以為在這裡自怨自艾有用嗎？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憑什麼他們要為你而死。」

她的說法很犀利，或近乎殘忍。

他囁嚅著說對不起、對不起，卻是被擁進懷裡的聲音。

「比起道歉，不如去復仇啊！」

他們兩個都哭了，我望著手上的93，有一種說不出口的無力，像是看著一場悲劇在眼前上演，卻對裡頭的痛苦無能為力。

班長和我說島上曾經有過幾次小戰役，登上上史冊的那種，我去翻了翻記載，在一張不大的志士榜小小的角落發現他說過的名字。

最開始我是不相信的，但隨著我收到的那些碎片越來越多，我開始發覺到這似乎真的是某些來自過去的回憶，像是他提到那些已經廢棄的據點、島上不為人知的小路。

那次我終於整理好思緒和他搭話，深吸了一口氣。

「那個，你好？」

我沒有給他反應或回應的機會，他還來不及喊叫出聲。

「我是之前那個，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你之前認為我是敵軍，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不是。」

他有些顫抖地碰了話機，我不太確定我的聲音是怎麼樣傳到他那裡，也能理解他的慌張，但我真的迫切地想和他交流，如果這真的

跨越了時空，那我說不定可以改變什麼。

那塊志士碑上的名字能少一些被劃在死亡的名單嗎？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你們那裡是民國幾年。」

他停頓了很久，猶豫了一會兒後輕輕開口，還是那細細的聲音。

「三十四年。」

那是半個世紀再更之前的時間，我在島上的鄉誌看過，那時候的島還沒被編收進國軍，邊疆屬也不屬的三不管地帶，靠島民組織的防衛隊在巡視海疆。

「我這邊今年是一百零九年。」

「……」

他沉默以對，似乎是還不相信我的話，和第一次時相較，他的話變少了，變得更沉默也更尖銳，我不知道是經歷過死亡的關係，或只是他第一次過於驚慌失措。

我不顧他的沉默，只是自顧自地說著一些或許能說服他的事，智慧型手機的發明，或是中柱橋的重建，很久後他才終於開口說了一

句。

「如果……」

他的聲音很小，像是一種奢望一種許願，我把耳朵貼得很近才聽見他的聲音。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能不能告訴我。」他說。

「這一切什麼時候會結束？」

這下換我啞口了，其實我不知道他在打的是什麼戰役，鄉誌上沒有寫，歷史上沒有寫，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提到過這場戰役，我不知道他們在和什麼戰鬥，當然也不知道勝負。

「……那你得先告訴我，這場戰爭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們的敵人是誰？」

他嘆了口氣，緩緩地說。

「這不是戰爭。」

與其說是戰爭，不如說是非官方的小型游擊戰。我想到那個幾乎所有外島都有水鬼傳說，他和我說雖然並沒有這麼誇張，但真的看過水鬼上岸把人殺了，割下器官一部份放在顯眼場所示眾的事件，他一邊說，一邊像是在忍住乾嘔地拍了拍胸口。

所以他們組成巡邏隊，舉行宵禁，偶爾也和上岸的小部隊打突擊戰，一個化外之地的島，孤立無援的島。

他說了這麼多，我卻沒有辦法回應他什麼，最後我只是告訴他，我會和他一起想法子，還有……

「我只知道，現在島還在，你們一定沒有失敗。」

於是他笑了，這麼久以來我第一次聽見他的笑聲，輕輕脆脆的，聽起來像小鈴鐺一樣，很乾淨。

「謝謝你，就算只是惡作劇，或什麼謊言也好。」

我和他說我才沒有說謊，也沒有人有必要撒這種沒用的謊。

「我怎麼知道，說不定是雪英姊讓你來鼓勵我呢？」

「那我也是大費周章了。」

他笑起來真的很清脆，有點像女孩子的聲音，說起來他的聲音本來就比較細，我的印象裡他是個文文弱弱的少年，說不定通訊器材都

比他還重。

「對不起，但是真的很謝謝你，我一直和大家格格不入的，做什麼事都笨手笨腳，總覺得自己像是累贅一樣。」

我能從他的那些自言自語裡聽出來，他有時候也會一個人偷偷啜泣著，但我想至少他還是很勇敢的，他打過仗，他站出來，拋棄溫暖的被窩和被保護的安逸，他選擇戰鬥。

「我本來也開始懷疑我到底在為什麼而戰，但聽了你的話之後我覺得好多了。」

不厭其煩地，他又對我說了一次謝謝。

「不必謝我，你才是辛苦了。」

我開始期待站哨，期待能碰到那台93，期待能和他並肩作戰的日子。

我們一起討論過戰爭，我找遍所有我能找到的史料，奇妙的是，當我說到一些事件時他那邊總會出現雜訊，比方說我一個一個把外島相關的重大戰役列給他的時候，比方說我半開玩笑地上網查了樂透彩中獎的號碼列給他的時候，通訊器都會突然發出雜訊，阻斷我的話。

「……也就是說，不准劇透的意思嗎？」

「劇透？」

「就是把未來的事告訴你。」

「為什麼？」

「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能接上你的訊號，但我知道如果我改變了過去，比方說告訴你戰爭的致勝點，或者是讓原本該中獎的人變成你，那世界就會發生不可逆的變化。」

「嗯？」

「你聽過蝴蝶效應嗎？」

「蝴蝶效應？」

「對，假設我今天翻轉了一場戰役，讓原本死亡的人沒有死，而原本不該死的人卻死了，那會造成什麼影響？」

「啊……有些人的父親回到家裡，有些人的母親死在戰場，這些失去未來的人就再也不會出生，世界就有一小塊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那如果說這一小部份的人裡面，有將軍，有總統，有什麼名人大文豪之類的那歷史不就會變得完全不一樣嗎？」

「嗯……」

我又聽見了他把腳縮起來的聲音，他埋著

手悶悶的聲音傳過來。

「所以什麼都不能改變是嗎？」

我點頭後才意識到他看不見而開了口。

「對！」

「那他為什麼要讓我們的話機通聯上？」

「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村子裡又死了兩個人。

這是我隔天才知道的事。

他斷斷續續地和我說昨天死去的人怎麼樣被褻瀆，血痕、斷肢像是一種張揚一種示威，他不過才十八歲，我還在學校裡想怎麼翹課、下課要買什麼點心的年紀。

「我該怎麼辦才好，我到底要怎麼做，這一切到底什麼時候才要結束？」

幾乎是崩潰的大哭傳進我耳裡，像是求援，我該怎麼做？我該說什麼？

他們沒有什麼可以依賴的東西，也沒有戰鬥的理由和目的，這簡直比戰爭還要絕望。戰爭還有一個期待輸贏的結局，那這樣的情形呢？

我要怎麼幫他？

難道就只為了讓我體驗到這種旁觀的無力感才讓我和他接上線的嗎？

我咬著牙，蔚藍的天和綴在其上的白雲，這樣的平靜安然犧牲了多少人的絕望，又換了多少無眠的夜晚。

我不知道，我真的知道了。

「人類戰爭的目的是什麼？殺戮的目的又是什麼？」

下哨後我去找了輔導長，他偏過頭，問我怎麼了？

「我……」

我沒有和他說那是我的經歷，只是說我最近看了一部電影，講到這樣的故事，那個無線電兵在電影的結尾這樣問了，我想要知道答案。

「聽起來是個悲傷的電影呢。」

輔導長讓我先坐下，悲傷的一直都不是電影，而是那些被改編成電影的人生。

「你說那是一場沒有勝算的仗，不知道從何開始，也不知道何從結束。」

我點頭，雖然輔導長也不一定知道答案，

但我還是想找個誰說說這件事。這件我一個人承擔不來的事。

「我先回答你，戰爭不一定有一個目的，有時候只是沒有理由結束。」

「理由？」

「有些戰爭是為了爭奪地盤，有些戰爭是反抗起義，通常這些戰爭都會在達到目的後結束。比方割地賠款，或轉讓政權。」

「那如果……」

「對！如果人們已經忘記了戰爭的理由，又或者那個原因本身就無法達成，戰爭就會持續到一方的消亡為止。」

但是、但是……

「真的沒有任何結束的辦法嗎？」

「這樣形態的戰爭大多起源於更上頭的衝突。也就是說這是上位者矛盾引起的下位者衝突，比方說A學校和B學校的校長關係不好，於是校長一直在自己的學生面前講對方的學校如何如何差勁，他們的學生如何如何凶暴，於是兩邊的學生在見面的時候就容易起口角，或可能兩邊的人一言不合就會打架。」

輔導長說著用手指比劃了一個交叉。

「這就是為什麼他會說不只是戰爭，因為兩邊校長並沒有開誠佈公地朝對方宣戰，只是向自己的學生傳達自己對對方的厭惡，以及散播敵意。」

「所以說，唯一的辦法是平息兩邊爭端的起源嗎？」

「這倒是不一定。」

「不然呢？」

「造成衝突的其實並不是校長本人，校長只是散播歧見，所以也不一定要化解兩邊的原始衝突……」

「只要讓兩邊的人不再仇視對方就行了。」

「聰明。」

我不知道這對他的狀況是不是真的適用，但這說不定是一個突破口，一個結束戰爭的方向。

「對了，輔導長。」

道過謝後，我突然想起了他最後的問題。「這樣的戰爭，目的是什麼？」

「沒有什麼，不就是活下去嗎。」

「那……他接到的那個，來自未來的訊息呢？」

「如果要我说的话，現實是沒有理由的，現實的話，這可能是一段巧合，可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意外，但這是電影。」

「電影的話？」

「因為是電影，所以一定有一個目的，要我说的话，我覺得是銘記。」

「銘記？」

「無線電兵小朋友說過自己一無是處吧，那未來的先生就是為了支撐他而出現的，這樣的小小角色並不一定對戰局造成多大的影響，所以這不是致勝關鍵，只是一種銘記。」

輔導長說著頓了頓。

「他想要有人記得有過這麼一個人，記得有過這麼一場戰役，所以才遇見了未來先生。」

我看著輔導長，久久都說不出一句話。

「我……明白了。」

「感覺是個不錯的故事呢，你能告訴我這部電影的名字嗎？我去找……」

「呃，那個，我之前在電視上看見的，我也忘記電影叫什麼了。」

「這樣啊，真可惜。」

我告別了輔導長，回到休息室，鄰兵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只是對他搖搖頭。

下午站哨時，我將輔導長的話傳達給他，他沉默了一會，發出了乾澀的笑聲。

「什麼啊……」

那時候兩岸局勢緊張，島又在離中國更近一些的地方，於是沿岸的游擊隊對島發起突擊，造成這樣的局面。

「但是就算再怎麼樣都沒有辦法杜絕他們的進攻，要談和規模也太大，更不用說所有人都恨死他們了。」

「但是以散兵的突擊來說，總是會有消耗完的一天吧？」

「那一天是哪一天呢……」

他嘆了一口氣，我聽見他把話機上肩的聲音。

「不過，也只能戰鬥了，不是嗎。」

他的情緒總是大起大落，悲傷的時候好像

全世界都毀滅，而堅毅的時候卻又什麼都擊倒不了他。

「謝謝你陪著我，也謝謝你這麼在乎我這裡發生的事。」

歷史總是鮮活的過去，如果我不在乎這些，那又要誰來在乎呢？

歷史書上或任何的記載都不存在的事就不是現實了嗎？

「好久不見。」

「……是真的好久不見。」

我感覺他的聲音好像變了，變得低了一些沙了一些，帶了點有氣無力，半個月的時間能讓一個人改變那麼多嗎？

「最近怎麼樣？」

我返台的時候一直心心念念著他的事，也去查了很多資料，沒想到他只是回給我一個乾笑。

「沒事，就快要結束了。」

「要結束了？」

「要結束了。」

他說得毅然決然，我查不出那一年還有發

生什麼大事，但這一切要畫上句號總是好的。他的聲音有些飄，像是喝了點酒。

「我能最後告訴你一件事嗎？」

「嗯！」

「我想過我為什麼會接到你的通話，也想過為什麼是我。」

我靜靜地聽他說話，就像是臨別的一種告白，或交代一封遺書，其實我有猜到了，其實我一直都有注意到。

「大概是我沒有辦法成為英雄吧！我不像隊長組長那樣，我不像他們一樣有體力能拿著刀槍和敵人對抗，我不像他們一樣，可以死在戰場上，可以用自己的手殺死敵人。」

他的聲音一直都細細的，不特別高卻也不低，他有脆弱的時候，也會故作堅強。

「我啊，一個女孩子在戰場上，到底能做到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一直以來我都在刻意對你掩飾著我的性別，只是因為我不想被看不起，不想被保護，不想被當成弱者那樣同情。」

他的話裡有憤怒卻沒有恨，他希望戰爭停

止而不是敵人死絕。

「但是我想我還是很脆弱，我還是希望誰能夠記住我，我還是想要依賴著誰。」

他說。

「我對你說這些不是想要你同情我，只是、只是，你能夠記住我嗎？我大概沒辦法有什麼了不起的功績，戰爭結束後我就會變回一個普通的女孩子，不會有人記得，不會有人在乎我曾經上過戰場。」

那些聲音變得越來越雜亂，我感覺到手上的無線電正在發燙。

「所以你可以記得我嗎？記得我的名字，記得我曾經也為島奮戰過，記得我也許死在今天。」

他是真的醉了，我聽見槍械碰撞的聲音，我聽見水，我聽見划槳的聲音。

「今天是民國四十二年三月八號，我叫王淑麗，我要去進……」

無線電突然爆出了一聲很大的雜音，嚇得我鬆開了手，隨著雜音蹦出了星點的火花，我手上的ERGON突然起了火，我手忙腳亂地用有

線電聯絡了安全士官，他趕下來的時候，93的畫面已經一片空白，空氣裡漫著濃濃的燒焦味。

通信負責人的班長啾嚷嚷著這具，93半年前才剛後送回來，怎麼用著用著就燒掉了。

「喂，趙靖成，你是不是無聊把93拆來玩了。」

「我真的沒有，就算我想拆也不知道怎麼拆吧，再說我要怎麼裝它才會燒成這樣啊！」

進廠調查的結果是不知名原因的過度使用，三廠的班長說，這台93不知道哪條線路出了問題，不斷地在輸出超過它所能承受的高功率電壓，而且已經很常一段時間了。

他們到最後也沒有查出那個原因，但只有我知道，它這幾個月來跑得有多努力，在過去和現在間，跑了十多年，傳達了一個弔念的理由。

我去島上問了一圈，終於問到了一個叫做王淑麗的婆婆，她今年七十二歲，年紀大了，島上醫療資源不好，已經回到臺灣，住在一間療養院裡。

隔次返台我坐火車搖搖晃晃地到了花蓮的一個小小療養院，一進門就看見一個婆婆坐在搖椅上曬太陽，一隻貓懶洋洋地趴在她的腿上，一人一貓都在打著盹。

我向醫療人員詢問後，被帶到了她面前。

「淑麗婆婆，這裡有一位靖成先生要找您。」

「靖……成？」

婆婆歪過了頭，我的記憶裡他的聲音一直都是莫辨的少年嗓音，時間荏苒走沙了他的喉音，斑駁了色彩。

「我是靖成，未來洞洞。」

搖椅上的老人微微愣了一會，然後才用蒼老的聲音對醫務員說是。

「這是我認識的人。」

醫務人員聽完後說了句祝你們聊天愉快，便退了下去。我喊出那個呼號的時候還有些害臊，那是她記憶裡多少年前的兒戲了，對我來說卻還歷歷在目。

「後來……您做了什麼？」

「不用加敬語了，笨蛋小鬼頭。」

我說我接到的通訊只有到她報完名字，婆婆淺淺地笑了，說她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心有餘悸。

那天他們在周圍的小島礁上發現了敵軍的據點，本來打算五天後攻堅。那天晚上她做了一個決定，他們攻堅得耗損掉多少人，一直以來她都被他們保護著，那些年長的隊長組長只會笑著摸摸她的頭，說我們的小公主，妳只要顧好無線電就好了。

但那一天她不想這樣做，她想去打一場屬於她的仗。

所以她偷走了槍，和一捆炸藥，準備偷偷潛入敵人的據點，和對方來個你死我活。

「最後，我炸掉了他們半數的據點，自己也傷得很重，我殺了我自己也數不清的人，炸斷自己的一條腿，還瞎了眼睛，我以為我就要死在那裡了。」

但是有一個少年兵救了她，她在敵軍的追查下將她藏進森林，並偷偷運上了小船。

「『我已經通知你們的人了，他們會過來接你。』他這樣對我說，很奇妙的是本來還是

想殺他的，聽到這一句話後卻完全消了氣，他沒有道歉，沒有對殺了我們這麼多人道歉，我卻原諒他們了。」

婆婆用僅存的一條腿晃著搖椅，她腿上的貓「喵」地一聲跳下了草地。

「最後我們也沒有握手談和，國軍收編了島，變成東引反共救國軍，戰爭還在繼續，他們謝謝我們守衛了島十五年。」

婆婆張開了渾濁的雙眼，我們就像六十年前那樣，靠著彼此的聲音找到對方，她說她們的戰爭已經結束了，然後有人擋在她們前面。

「像現在的你一樣。」

最後，她伸出手，她問我是不是還和六多年前的她通完話，那個悲傷的小女孩。

「我在一個月前才結束和你的最後一次通話。」

「而我已經過了六十多年了。」她說。

「我能碰碰你的臉嗎？」

我低下頭，想像十七八歲的她，亂糟糟的

頭髮，和那些巡防隊的男人們一起度過的日子。

她眉眼裡的皺紋告訴我，這段歷史不是虛假，她起皺的手撫過我的臉頰，然後輕輕地笑了。

「和我想像中的一樣，是個小帥哥呢！」



優選 自願・志願

黃開寅 中尉 海軍新訓中心1大隊3中隊

「啊！我不想當兵啊……」

因為大學快畢業了，和同學一起去就業博覽會了解現在有哪些工作可以做、可以討個生活。擠在這人山人海的浪潮裡不停走動，覺得尚無人生目標的我突然要找一份工作，煩悶到一個很不切實際的心情。

面試的主管肯定會問：「為什麼想來我們公司工作呢？」

因為沒錢想要一個機會啊，這種蠢問題還需要問嗎？總是免不了要講幾句違心話啊！

但為什麼提到當兵呢？因為我身旁這位同學——阿賢，先前被招募員給抓過去，之後就一直說當兵也不錯啊！在我看來，國軍招募人員就像惡靈古堡的怪獸殭屍一樣，被抓到就完了，會被感染的啊！像現在的阿賢殭屍一樣，想傳染給我勒。

「哼哼哼，招募員可是說了，當兵會變帥

的，我會變成搶手貨。」

怎麼辦？我覺得講這種話的他，此時此刻的長相跟表情非常猥瑣，肯定會變成發臭過期品的。

然後這個被洗腦的傢伙，就這樣把我拖到國軍招募專區，現場擺設除了濃厚的迷彩跟海報之外，還是迷彩。等等還是跟招募員說我有迷彩恐懼症好了。

然後，原本坐在位子上、身著迷彩的怪獸招募員站了起來，朝我們走來。

是我的錯覺嗎？或許是因為制服的關係，剛才我竟然覺得她從坐姿到起身、走來的簡單動作，都非常端莊端正且有氣質。

這是因為她是萌妹子的加分及濾淨效果吧？

但當她走到我們眼前時，我明白不是這麼一回事。

炯炯有神的目光、挺直腰背有精神的體

態，和以往在電視劇或電影看見的感覺又不太一樣了，有一股「哇！這就是軍人耶」的感覺。

「陳小姐！這是我死黨啦！他說他也想了解志願役。」

聽到這句我忍不住學了黃捷翻白眼，翻到天花板去。

「……我想先問問，當兵為什麼會變帥？」第一句我只想先刁難她一下，看看能說出什麼皮毛出來，要是沒道理就可以走人了。

但是，她卻只是輕輕微笑說著：「你看看周圍的人。」

嗯？我環顧四周，當然是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有像我們學生、有大齡的阿姨、叔叔們，就穿著而言也是五花八門，有人整齊西裝、有人夾腳拖配牛仔褲、走路彎腰駝背的、有人陪小孩來的，還有吵鬧講電話的，幾乎熱鬧得像

菜市場。

就在我納悶她想說什麼的時候，她便開口說了：「如果你是面試主管，你想跟誰面試？」

「當然是形象好的吧！比如那位身穿西裝的人、還有襯衫不錯看的人、長得還不錯的人。」

這裡有人穿襯衫也紮不好、有人穿著居家風、有人穿鞋子卻不穿襪子、有人穿鞋卻只穿入前腳掌等等的各種狀況百出，而且站姿不良、也有無精打采的、也有擺臭臉的。

「我們軍人呢，每天開始工作前，都會先省視自己的服裝儀態，好好地看看自己。因為人與人一開始的評價就是第一印象不是嗎？」

經她這麼一說，我低頭看了看自己，我只是隨興搭配了衣服就出門了，尺寸不合身、頭髮沒梳、褲子鬆垮；我一直覺得鏡子只是用來自戀跟刮鬍子的，從來沒好好注意過自己給人的形象。

「照鏡子檢視自己，其實也是告訴自己，今天已經準備好了。這樣子的人，會由內而外散發一種氣質。」

好像有道理耶？那我剛剛白眼翻這麼用力，究竟給了她什麼印象呢？

「沒錯！」阿賢突然發神經地大叫，「你看看我！」

仔細一看，今天阿賢的穿著的確跟平常在學校的邋邋模樣截然不同，不再是穿花花綠綠的寬鬆衣服跟褲子。簡單內衣配上悠閒時尚感的外套及長褲，只要不看他那張臉，就會覺得是個乾乾淨淨的優雅上班族吧！再稍微把視角往上拉一點，沒想到他居然還刮了鬍子！這個平常睡到翹課的廢渣居然刮了鬍子！但視線再持續往上一看，忍不住會想報警。

到底國軍招募人員給他灌了什麼湯藥？打了幾針？

「那麼，先坐下來，我來跟你們講解一下，現在的募兵制吧！」

*

所謂募兵，是因考量義務役逐年縮減，使戰力維繫不易，評估未來兵役人力、參酌其他國家作法及考量社會輿情與民意冀盼發展而

來，是為建立固若磐石國防武力，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所以，像我在學校唸的科系，也可以自願填寫相關兵科囉？」

「當然，以前老一輩那年代要的是『人數』，現在國軍要的，是具備專業化的素質人力，來發揮各專長效能。以前是還有義務役，現在則是軍事訓練役，只有四個月的訓期，人員替補頻繁，各種裝備保養也不容易，也不利於國軍戰力的維持跟提升。而且現在提升的部分不再只有戰鬥訓練單方面囉！比方說，不覺得國軍比以前的曝光率還高了嗎？很多宣傳和美術繪畫、海報也都是國軍人員自己準備的哦！」

「原來會畫畫專長的人也能在軍中發揮自己的興趣啊！需要的是專業化的人才就對啦？」

「沒錯！而且和你之前所學有關的技術或知識、興趣都能用在職場上，不是也能加快自己對工作的熱忱和獲得成就嗎？」

「那麼有關這個……」我用手比了一個粗

俗的動作，表示金錢的意思。

「哎呀！為了提高各位服役的意願，可是有許多不同誘因跟福利哦！比方說啊，從104年4月起發給『戰鬥部隊加給』、『留營慰助金』等等都是，而且現在所領的薪餉也比以前高。黃先生，你有打工經驗嗎？」

經她這麼一問，我回想起之前在各行業做的種種工作。

「嗯！我之前有做過飲料跟其他銷售業，說穿了，一個月2K，業績好一點的時候是2.6K吧！如果錢算錯還要自己賠呢！」

我想起以前做窗簾業時，因為一個物件的尺寸錯誤，結果接洽的業務員要自賠2000多元，而且這還是小案件而已。錢要賺、肚子要顧，辛苦的工作卻一個粗心就要面臨倒賠。

還有一次客人鬧場不付錢，我那個慣老闆居然要員工賠這筆錢。

「在高雄差不多就是這個薪資吧！」她頻頻點頭，好像她之前也有過類似的經驗一樣。「你知道嗎？我以前只是坐在辦公室裡做行政工作，見紅就放，月薪2K，朝八晚五。」

聽到這個，我瞪大了眼睛，這不是一般妹子常做的工作嗎？為什麼這樣的她會選擇跳出來，成為國軍的一份子？

「你是不是在納悶？」

我用力點頭來表示我的疑惑，想像國軍招募大怪獸也曾把她給叼走。我老實地回答心中的想法，「很多人排斥成為國軍。」

「理由呢？」

我從她的眼神中，明白她自己知道答案，卻還是這麼問我。

「不自由。」這就是我的答案！我從電視多少看過一點啦，有很機車的班長、很愛帶壞別人的學長、很帥氣的士官長、很愛碎碎唸的長官，或是講話總是很有條理到像機器人背書的長官，然後不管怎樣都是美女而且很有同情心又善良的輔導長，然後常常在出狀況被各種人罵的小兵，然後不可以吃鳳梨，不然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奇怪的狀況會很旺地冒出來。

「不自由毋寧死？哈哈，我當初也是這樣子的人啊！」

只要簽了下去，我可就要一整天待在軍營

裡頭，雖然有所謂的外散宿，但聽起來依然是滋味。尤其我這種個性的人，肯定會想把事情做到滿意為止啊，等做完是不是就不用休息了呢？

「成為志願役士兵是3K起跳哦，而且還不涵蓋其他加給的額外薪餉。」

這金額聽起來是滿心動的，而且說真的，這筆薪資可以讓我在畢業的起跑點就贏很多人了，可以吃很多好料哦！有很多同學畢業後打算繼續在打工的場所繼續拚一把，看能不能晉升到主管……比如麥當勞。

「陳小姐是因為錢而跳進火坑的嗎？」這火很旺啊！

「為了理想吧！」

聽到這句，我忍不住想測試她一下。

「如果國軍薪資不好看的話，妳會為了愛國繼續奮鬥嗎？」

「嗯……說穿了，除了有夢想的人之外，就只有瘋子跟革命家才會不計酬勞不停地工作吧！」

意外地誠實呢！

「正因為有福利和薪餉，我們才能安心地

工作啊！工作不就是為了生活嗎？如果一份薪餉不能照顧我們的生活和在乎的人，那所謂的『自由』，聽起來也沒多自由吧？」

「這個嘛……」好像有點道理，如果在外面做一份不到3萬薪資的工作，那所謂的自由，只是被用來懶在家裡的自由，但我又不好意思承認，因為我怕被她拉進國軍行列。

「多數人口中說的自由，也是有代價的。」

陳小姐突然丟出了這句話給我，表情無奈又沉重，好像發生過什麼事。

「哦？怎麼說？」

「多數人口中的自由，那些自由時間都拿來幹嘛了？」

嗯……玩電腦？滑手機？追劇？聽音樂？出去玩？吃美食？逛街？跑夜店？睡覺？

「大概陪家人吧？」我有點心虛地講出這句話。

「我看是陪家人滑手機吧！」

中肯！一直跟老爸比誰的遊戲玩的分數比較高，陪他老人家打手機的麻將遊戲賺賺虛

擬錢幣。

「多數人捨不得的自由，大多是不想跳脫舒適圈、不肯面對自己賺不到錢的事實，然後拿陪家人、陪男女朋友當理由，真正陪家人的人又有多少呢？真正拿來規劃人生的又有多少人勒？寧可賺取輕鬆的錢，直到真正需要錢時才後悔。」

我也挺懷疑、納悶將來要怎麼辦，像我就是陪家人滑手機的那一個啦！

「但是男女朋友不就是因为陪伴太少而導致分手嗎？遭兵變的很多人吧？」

「兵變的問題不見得是陪伴太少，而是彼此缺少信任和本身太過依賴對方，或其中一方沒有屬於自己的人生價值及目標。要是愛情只靠陪伴跟索取溫暖就能維持白頭到老，哪來這麼多小三和渣男？」

想不到講起愛情觀也這麼正氣凜然呢，不愧是女中豪傑，軍人就是不一樣呢！

「不管怎樣，享受自由也是有代價的……」她語重心長地說了這句話，「以前在辦公室工作，我下班就是追劇，夢想有一個完美的男

朋友，過得很自在，沒事就趴在床上網購。可是我工作了三年，被辭退後才發現根本什麼都沒學到，然後還要面對信用卡帳單跟就學貸款。」

這好像是大多人的生活模式耶！

「原本那間公司說不缺人了，結果其實是要拉認識的人進去，我這才知道，原來我只是『隨時』都會被取代的人。」

我想以前做過的打工和工作，也真的是隨時能被取代……這樣我還有什麼價值呢？

「哦哦，從那天起妳就醒悟了，想要改變自己？」

「不，我變成一個啃老族、家裡蹲。」

「咦？這是什麼反差？後來呢？」

「家人終於受不了我，強拉著我來就業博覽會看。直到我被招募員用激將法說服，努力了一段時間，才有現在的我。」

「怎麼個激將法？」

「那個人對我說，陳小姐看起來也有點年紀了耶，難道甘心剩下的生活跟妳的皮膚一樣乾巴巴的嗎？氣死我了，我那時不過是打扮頹

廢了點。」

「哈哈，所以現在陳小姐妳之所以看起來光鮮亮丽的，都是因為當兵嗎？看來不只男生當兵變帥，女生也會變漂亮啊！」

「不，這是賺到錢買保養品的功勞。」

「喂，不是，這時候妳應該要說『沒錯』！」

當兵也會讓女生變漂亮！這樣子才對吧！」

面對我認真地吐槽，陳小姐倒是笑得很開心。

「不過，當兵的確改變了我的人生。」

「怎麼說勒？」我有點懷疑這句話，會不會太誇大了呢？

會太誇大了呢？

「我以前還在當櫃台小妹的時候，個性溫吞又懦弱。」

「那不是很不適合當兵嗎？」

「剛開始真的很辛苦，才在開頭的新訓中心被罵個臭頭就忍不住哭了。」

「很多人哭了就退縮了吧，可是當下妳怎麼堅持的？」忍不住想起自己也曾在打工時被痛罵一頓過，還有幾次索性不幹了。

「因為我要是退出，又得回去做那種『隨

時』會被取代的工作，又要煩惱錢的問題。自由聽起來很美，但過度及放縱自己的自由，會變成另一種枷鎖——我的人生不能再退縮了，因為我……雖然不想承認，但年紀也是個好問題。」

好現實面啊……讓一個女生不得不承認年紀的問題，肯定很苦惱，但又害我有點想偷笑。

不過，有多少人因為遇到挫折和責罵就退縮了？很多吧，因為我也曾是其中一個。可她卻不願意往後退一步，這需要一分勇氣和堅強，尤其是要抵抗自己不習慣的領域。

我曾聽過一句話，自己因為逃避某些事物，它會在某天再次以類似的情境出現，屆時又得選擇是要逃避？還是面對？

「以前的我是絕對不會這麼想的。」

「哦？是什麼時候開始改變呢？」我忍不住開始好奇。

「拿以前的工作環境跟軍中比較起來，雖然軍中的指導方式有時會用罵的，但正因為它的嚴格，才讓我知道，自己『錯在哪』、自己的『缺點為何』、自己思考如何『進步』……

而且，在這兒我學到一個道理。」

「是什麼？」

「我多哭了幾次後，才明白，周圍的人，打從出生以來，並沒有義務愛護我們，不要期待別人會對我們施捨友誼，但他人對我的嚴厲，卻能使我成長。」

「……」我目瞪口呆望著她，赫然覺得很有道理，卻又有點畏懼這種迫使人成長的空間。

這時候沉默已久的阿賢，就像終於逮到時機一樣講了一句，「嘿，看吧！跟我們的生計很不一樣齣，是不是有一種，想挑戰看看的衝動！」

不行不行，等等換我就被怪獸叨走簽下去了。

後來，這位陳班長也沒持續抓著我們聊，她大概很懂得拿捏時間，就先讓我們走了，不給我們太多壓力。

倒是我旁邊這位還繼續給我壓力。
「有沒有！是不是要一起去考一下！士官？還是軍官？我們都有大學學歷耶！」

「不要拉……」

「什麼不要，嘴巴說不要，是不是身體很誠實地想去？」

「屁！我沒興趣啦！」

「人生總要給自己一個機會嘛，自己把機會丟掉幹嘛勒！」

東扯西扯了一大堆，最後還是以「不想去」作結尾，我們就各自回家去了。

——上線啦！最慢上線的請飲料啊！

我看著「Go」跳出的訊息，想說時間差不多，就開啟了惡靈古堡跟學長們連線一起玩。這些學長是我還在大一時就認識的，所以他們也早就當完兵了，因為遊戲還沒開始，我就忍不住開始在聊天平台裡頭問：

「唉！學長們，你們都當完兵了，感覺怎樣呀？」

——吼，我剛進去的時候，連半夜睡覺都喊班長好！還嚇到其他人。

——我都下哨了，還夢到我還在站哨勒。

——反正長眼一點，不打勤、不打懶、專打不長眼。

——都在瞎忙啦！

——有很多時間規劃人生。

——女生都很兇哦！

——會遇到很多怪咖，可能你的班長就是其中一個。

「呃……不是，我是想問說，換作你們，會考慮當作工作嗎？」

——死也不要。

——曾有想過，但還是算了。

——飯不好吃啦！

——毛事太多了，不要簽。

——我朋友進去就後悔啦，說什麼招募都在唬人的。

——開打啦開打啦！

——好啦好啦……」

反正遊戲開始了，先玩完再說吧！遊戲畫面陰暗潮濕，四處都是殭屍的噁心低語，卻看不見半個蹤影，然後三不五時衝出來嚇嚇我們。一直以來都很愛玩這種刺激遊戲，然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聊這種五四三，然後然後……

然後呢？

想著想著，不知為何一直愛玩的遊戲突然沒這麼好玩了。

玩到一個劇情橋段時，一隻有著蜈蚣外表的巨大殭屍獸就突然破牆而入，還把我其他隊友給咬了起來。我忽然想起今天稱國軍招募人為怪獸，就忍不住跟學長們開玩笑地喊了：

「不！學長，他被國軍招募人員逮到啦！他快要簽下去了！快救他！」

因為有用麥克風連線，所以大家都聽得見。

——噗哈哈哈哈，國軍招募人員是多可怕啦，笑死。

結果最後還真的是沒救到，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另一個學長被叨走。

「學長，他簽下去了。」

——哈哈哈哈，幹嘛？今天是有遇到國軍招募人員嗎？

「的確是啦……唉自己小心，那隻國軍招募人員神出鬼沒。」

——哈哈哈哈。

——四處抓人簽就對了。

我們的遊戲持續進行中，一個受感染的女怪人開著直升機對著我們衝來，機槍「答答答」的轟炸聲，藉由高檔的音效喇叭呈現出來。

——快跑啊！學姊來督導啦。

——是夜督啊！

——學姊砲火很大管哦！小心被電。

想不到學長們都很配合我剛開始起鬧的情境，雖然有些可能是只有他們當過兵的人才懂得語句，但也覺得很好笑。

——啊！我死了！

——哈哈哈哈，被夜督到了，被學姊電翻了。

——就叫你站夜哨不要偷睡覺齣，現在被學姊逮到了。

經過一連串砲火襲擊，終於過了一段關卡。

——「哇！這段砲火聲響也太吵了。」

——沒關係，學長耳朵有練過，就是常聽長官碎碎唸。

——哈哈哈哈哈。

我們甚至是玩到被一群殭屍追殺的時候還

在大喊：

——這個是跑3000啊！跑不過就被殭屍電啦！

——我不要簽留營啊！

一直跑到防守據點才轉守為攻，廝殺的一片火海。

——學長，營區不能烤肉啊！

——國軍招募人員又出現啦！

——啊！有一個人被吃掉了。

——沒有，那個是他簽進去了。

——哈哈哈哈哈。

——哇！四年之後才能出來。

——我剛一個恍神差點就簽身分證字號進去了。

——快跟他說你是扁平足他就會放過你了。

——哈哈，那我有糖尿病。

——那我……少一顆腎。

——靠！你也太嚴重了吧！還少腎勒……啊你怎麼都沒射到啊！分數好低。

——報靶脫靶啦！

——「學長啊！怎麼剛聽你們抱怨，可是現在

聽你們好像還是有很多回憶在軍中嘛！」

——你沒聽過麥克阿瑟講過哦，就算出個幾百萬他也不會賣掉當兵的回憶，同樣再出幾百萬也不會想再次體會新訓。

——雖然會有很多不習慣要配合的地方拉，但出來工作後也是在適應各種不同公司的要求，大同小異啦。外面公司的主管也不會比軍中的長官正常到哪裡去，一樣米就是養百種人，你倒楣就是會遇到怪人。

——好長官帶你上天堂，但太好的長官你大概也學不到啥吧！

——我是覺得在裡面學不到什麼東西，但學習這種事情本來就因人而異，這只不過，不是我要的。像我朋友就覺得學到很多精神跟態度方面的，但這些就不適合我這種人啦，畢竟我就是懶。

——幹嘛！你現在有在考慮啊？等當完兵再決定也可以啊。

——「嗯……好像是沒錯啦，就問問唄。」

——一直到跟各位學長們玩完遊戲結束後，我心中還是有些疙瘩，有些事想問，卻又不太清

楚應該問什麼。

時間也有些晚了，學長們因為明天要工作都早睡了，夜深人靜的我依然盯著電腦螢幕不想睡，還想繼續打發時間。我看了看自己蒐集遊戲清單已經到達100多了，不論多啦A夢牧場物語、死亡細胞，還是空洞騎士，這些都是玩也玩不膩的遊戲，卻在今天讓我發現，這些也是玩也玩不完的遊戲。

明明現在沒心情玩，我卻還是用滑鼠點開其他遊戲，享受它的背景音樂，想像廝殺的快感。點開了死亡細胞，這是模仿19年代畫風的ARPG類惡魔城動作遊戲，選好了各種武器和裝備後，我……

我還能玩多久？

在我猶豫到畢業之後，我要用什麼方式過生活？像大家一樣上班，下班就逛網拍、打遊戲或追劇嗎？

聽起來很自由、很悠閒、很快樂，有誰不想？

但今天那位陳班長的話語卻在我心中迴盪。

過度享受自由也是要付出代價的。

當我不思進取時，會不會就是退步的開始？直到被某人取代？

但如果就此簽進去之後呢？我又能得到什麼？我想在軍中這個環境得到什麼呢？

酬勞？成就？

「我……好像沒有所謂的人生目標……」

你還不睡啊？

喇叭突然傳來一位學長的聲音，嚇了我一跳，原來聊天平台還開著，我看了一下線上人數，只剩這一位學長還沒睡。

「還想玩一下啦！」

我剛都聽到你說什麼沒人生目標啊，在想什麼，說來聽聽啊！

「沒有啦，就不知道以後要幹什麼工作。」

有目標才要做嗎？或者說，有目標才能做嗎？

「……可是，怕選錯了行業，會不會浪費太多時間？」

在你猶豫的時候，也是浪費啊！

「吼……就不想繞太多遠路唄。」

——有時候繞了遠路，你才會知道心裡要的是什麼啊！

是這樣子嗎？

——不過，有更多人，在更多時候呢，都在替自己找藉口跟理由啊！

「學長，這句很地圖砲呢。」

——事實啊，很多人總想要等自己「準備好」，或是等他想要做什麼，實際都不知過多久了。

「沒辦法啊……害怕唄。」

——是害怕悠閒的時間變少啦，生前不貪睡，死後必定長眠。如果你現在身上沒半毛錢，家裡沒人養你，你還會挑工作嗎？

「到時候變工作挑我了吧……」

——對吧！你之所以猶豫怕浪費時間，是因為你還給了自己太多退路或選擇。

「退路？」選擇我懂，但退路又是什麼

呢？

——想著還有其他工作可以做，還有其他機會，還有更符合人時地利人和，讓你有更多時間玩遊戲的工作。

聽起來很棒！但就算有，薪資一定很低。

——不過你今天這麼猶豫，不也表示你對現在的生活想要有點不一樣嗎？

是有，我害怕未知的未來會像那位陳班長一樣遭人取代，一事無成。所以一直以來的目標，可能就是選擇輕鬆的過生活，直到我逐漸意識到，應該要好好工作，卻又不捨以往的悠閒自在。

所以我開始想問……

「選擇從軍，對我來說又意味著什麼呢？」

——相信我，你問一百個人，就會得到一百個支持與否定你的答案。但是別人給的答案永遠不用對你負責，並且你只會聽見你真正想聽見的，這是人性。

「這句好現實！」

——如果你有目標再去決定，你已經餓死了吧？目標是在生活中尋覓的，而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必須自己先踏出腳步去做，才能找到自我的意思嗎？」

——或許吧，但是別忘了哦，我跟其他人，不管講什麼，都不用對你的人生負責，你就當作我在對你嘴砲就好。

這句跟陳班長說的那句：「別人不負責愛你，但會要求你成長。」還滿像的呢。

*

「嗯……又見面了。」

「耶？你是……黃先生？」

呃，我尷尬地點了頭。

然後，這位國軍招募人員陳班長，開始上下打量我。

「你今天……有點不太一樣耶，形象落差到我以為你準備要相親哦！」

「妳太誇張了！」我只不過剪了個清爽髮型，整燙了自己的衣服，對穿搭稍微研究了一下，她居然差點認不出我。第一次體會到「人要衣裝佛要金裝」的道理。

倒是她還是跟上次一樣，筆挺著身子，軍服都被她的腰桿和氣勢給撐了起來，給人幹練俐落的形象，也實在是讓人佩服。

「怎麼今天特別為自己打理一番啊？」

明明知道我是被她影響的，她還是故意對著我嘿嘿賊笑，都想吐嘈我是遇到山賊還是怎樣。對於她的疑問，我老實地回答了：

「就像妳說的，想要給自己做足一個心理上的鼓勵，告訴自己準備好了。」

「哎呀，想不到還沒當兵就變帥了，是發生什麼好事啊？」

「嗯……或許只是，想再多了解一下志願役。」

「哦勦？那當然歡迎啊？啊！今天怎麼沒有跟你家阿賢一起來？」

才在她這麼問時，我的手機就響了，正巧還是阿賢打來的，我先接了起來，不料那一頭第一句話是……

——喂！你要不要來聽聽看安麗？好像很賺呢！

「……」

雖然我早知道阿賢這傢伙對很多事情都是三分鐘熱度，但沒想到這麼快。

「我在忙！」然後就掛了他的電話。他的

選擇也真的很多呢，但如果有太多選擇，只會不停猶豫，感覺會像隻無頭蒼蠅一樣，四處被吸引、四處被迷惑，各種好處都想要擁有，卻不知自己能擁有的也是有限度的，所以我……

「或許我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但我覺得對生活開始有些想法，不想猶豫太久、不想思考太久，我想站出來，在工作中尋找我自己一個答案。」

「所以你想要？」她眼睛發亮地看著我，正期待著一句話，這句話相信有許多人準備脫口而出時，都會再三煩惱、心情忐忑不安。因為一說出口，就必耗費以年為單位計算的時間。

就像自己準備跳進渦流，明知是自己為了想改變與前行，卻對未來和改變感到恐懼，這股恐懼又不停蔓延到骨子裡去。

生活，並不容易。

想簡單地過，也得煩惱單薄的薪資。

但我還是得說出口，因為我自己的人生得為我自己負責，對於即將說出口的話語，再怎樣感到不舒服，也還是得要求自己脫口而出。

「我自願，填下一份志願。」

「哇！」她立刻對我拍拍手叫好，恭喜我為自己做了一分重大決定所展現出的決心，「現在心情覺得如何？」

「心情哦……怕 JPG。」

「剛開始而已，至少你願意為自己想想，我曾經見過一些人已經放棄思考，等到發覺自己的人生有問題都來不及了。當然並不是說簽下來一切就沒問題、就能找到答案。而是你做出決定的那一刻，你的內心會有股力量讓你自己去找到答案。」



優選 勇氣·信念

陳帝佑 上兵 海軍艦隊指揮部192艦隊

序：

「爸，爸！我好想你，你在哪裡？爸……你趕快回來，我好怕喔！爸！」

「叮叮叮……叮叮叮……」當逸輝關閉手機的鬧鈴，仔細看著手機上的時間，清晨6點整「啊！原來是一場夢，可是怎麼突然夢見爸爸了呢？」

正當逸輝擦著眼淚，才剛整理頭緒時，突然睡在同寢室的東侑跑來床邊大聲喊：「趕快起床，要早點名了，不要下部隊任官第一天就被長官電，再不起床，我就要放生你們嘍！」

這時一起到新單位報到的同學展亨也被東侑給吵了起來，「拜託你小聲點吧！就算我們剛來報到也不要這麼興奮吧！而且隔壁寢室的學長不也還在睡覺嗎？」

「好啦！你們趕快起來了，我衣服都換好了，我先下去嘍！」東侑說完，一溜煙的就跑了。

走了，剩下逸輝跟展亨默默地整理床鋪，此時的逸輝也不去多想為甚麼會夢到那個夢，只知道再不快一點就要來不及趕去集合早點名了。

東侑、展亨是逸輝在高中時期的兩個死黨，東侑是一個是喜歡義氣用事、凡事蠻幹、四肢發達的人；展亨則是知書達禮、成績優異、講求效率的人。當時三人約好一起報考海軍軍官，殊不知在海軍軍官學校一起受完訓，也恰巧地被分配到同一個單位，或許只是巧合，但是對於逸輝來說，除了親人以外，展亨跟東侑兩個是逸輝從小到大最親近的人了。對他而言，他們兩個就像是自己的兄弟一樣，所以逸輝格外的珍惜他們，或許偶爾的鬥嘴打鬧，但三個人的感情很好，常常一起出去玩，至於從軍，也是三個人一起說好的目標，最初的目的只是希望可以相互照應……

【第一章：新手報到】

早點名結束後，隊長立即分配工作給他們下去做，這時聽到航海廣播：「廣播人員陳逸輝、林展亨、李東侑請至輔導長室」廣播一結束，隊長連忙叫逸輝三人放下手上的工具，將全部東西都收拾好定位後，立刻換著整齊服裝前往輔導室報到。

於是在隊長命令的情況下，三人趕緊整理完工具，立即換上整齊服裝，快速地走到輔導長室，逸輝順手敲了門。

「陳逸輝報告，請示進入輔導長室。」話完，隨後聽到輔導長說道「請進！」門一開，看著整齊的辦公室，眼前有一張狹長的木桌，木桌正對面坐著的正是單位的輔導長，穿著挺拔、英俊魁梧，領子上鑲著「梅花」，此時輔導長請他們就座，開始聊起三人對於當海軍的信念、夢想及規劃。

輔導長說：「因為輔導長這邊需要幫你們建立心輔紀錄，確保你們能夠無後顧之憂地完成你們的軍旅規劃，畢竟成為軍官就要好好地帶領你們的團隊，創造團隊的默契及信任，也希望你們有任何疑慮都可以向本人反映或詢問，努力成為團隊上的領導人。」說完，輔導長要求他們一個一個說說自己對這軍旅生涯的規劃及看法。

「報告輔導長，我從軍的理由是希望自己有機會可以成為一位優秀的將軍，希望自己在國軍能夠發揮所長，進而成為國軍的光榮典範，我的信念是努力守護台澎金馬，為人民百姓福祉而戰。」東侑話說完，輔導長立刻笑著回說：「現學現賣呀！哈哈，居然把這句話也說了出來，那你就加油囉！海軍將軍可是很辛苦的唷！」東侑接著又說：「報告輔導長，做為一個軍人就是要有如此氣魄不是嗎？既然選擇成為軍人，就必須要有更遠大的野心。」輔導長笑了笑，並拍了拍東侑的肩膀，道聲加油，希望你的夢想得以實現。

接著換展亨說：「報告輔導長，我來這

邊除了賺錢外，就是想學習如何航海？如何開船？同時也希望跟逸輝、東侑一樣，一起為自己的目標邁進。在努力成為一位優秀的領導者之前，也希望能夠仔細思考自己的未來，替未來人生做好全面規劃。」輔導長點了點頭表示認同。

最後輪到逸輝「逸輝，那你呢？」輔導長說完，只見逸輝有點心不在焉的看著桌子發呆，頓時逸輝回過神回答說：「報告輔導長，我父親以前也是海軍，但是我並不想承認這個父親，我很討厭他，真的很討厭他，因為我父親每一次都會跟我說是因為任務關係，要一直回到單位上去工作，常常一句話就把我跟媽媽打發丟在家裡，而且連我以前的家長會、畢業典禮都沒有參加過，更別說是帶我出去玩，甚至連我的生日他都不曾回來陪過我，我是不知道天底下有哪個男人會連家都不回，連妻小都不顧，現在他不在這個世界上了，我更要努力照顧好我母親，我現在只想努力賺錢回去孝順我母親，因為是我母親辛苦獨自扶養我長大的。」逸輝說完，看著他一副生氣的样子，或

許這場面也有些尷尬，但輔導長卻笑笑地說：「好吧！沒關係，這一段事情以後我們有機會，我再單獨找你聊一聊吧！」

其實此時的逸輝只是想明白到底爸爸是有多少事情這麼忙，可以為了工作、任務把自己跟媽媽都拋在後面。從小都是逸輝的媽媽陪著他長大，至於逸輝的爸爸則是在逸輝高中3年級，聽說是因為工作太忙碌，身體狀況不好，又經常熬夜加班，導致免疫力失衡進而爆肝猝死，但畢竟都過了這麼久，或許當下也只是氣話，但是逸輝又開始想起了自己的父親。

輔導長持續掌控話題的主導權，接著問了很多的問題，也繼續聊了其他話題，當他們聊得差不多時，輔導長便請他們再去找副艦長及艦長報到，順道認識其他官員及幹部，也請資深學長帶他們去認識船艦的各個處室。

就這樣，報到的第一天結束了，逸輝三人認識了船上的船艙設備，了解船上的任務運轉，適應了船上的狹窄生活空間，見到了船上的所有幹部，這時東侑突然轉頭跟逸輝及展亨說：「兄弟們，從今以後我的目標就是成為

『航海王』的男人。」

只見逸輝跟展亨翻了翻白眼，接著展亨吐糟東伯，「我對同性是不排斥啦，但是你也可以看人家願不願意接受你。」說完只見還在狀況外的東伯，而逸輝跟展亨卻笑得闔不攏嘴。

【第二章：初戰出港】

「答：滴：全體就進出港部署，全體就進出港部署，進出港服裝規定，全體著連身工作服，一律帶航行帽。」

聽到這一段廣播，逸輝三人立刻衝上駕駛台，帶上聲立電話、準備望遠鏡，同時協助指揮船上弟兄實施進出港部署，此時聽到汽笛的低鳴，「ㄟ收電話線、油水收水龍帶，航海、輪機、戰情、測位組就部位。」航海廣播完，弟兄們都開始忙碌地備使出港了。

這次的任務是執行臨時的海上任務，是持續五天四夜的監控敵船任務，可是麻煩的是，這週因為氣候不佳，船艦要北上行駛，又恰巧冬天遇上東北季風，航行出港時烏雲密布、打雷閃電，天氣十分寒冷，再加上冰寒凍骨的海

風襲來，海浪漂打著船艦，船艦依舊像刀一樣劃開了海面。但是真正可怕的在後頭，浪潮越打越兇，海風越吹越大，人員行走時幾乎站不穩，船艦前後起伏、左右搖盪，估計海象約有7至8級，很多人紛紛暈船、嘔吐、臉色蒼白、全身發軟……

「媽祖、風神、雨神、海龍王啊！求你們別生氣啦！我會多做好事，多捐錢給廟裡的，請你們保佑我一路平安呀！我還年輕不想死呀！」看著臉色蒼白的東伯說出了這一段話，一旁的展亨雖然也承受不住這次的航行海象，但依然想要吐糟東伯，「你這樣要如何成為『航海王』的男人，這樣子就暈船應該會被人家拋棄的吧！」

此時的東伯沒有特別去理會，因為他沒有多餘的體力去管那麼多，只希望這一段時間趕快結束。但一旁的逸輝雖然臉色蒼白，卻還是在想著父親是不是也曾經歷過這種情況？他也會暈船想吐嗎？這種暈船感覺真的好難受喔！頭很暈也一直想吐，父親是怎麼撐過來的呢？

經過幾番折騰，終於「答：滴：航行第二

班開始接更」，終於可以下去去休息。

「可惡，我不行了！我要去吐了！」只見東伯說完，便以跑百米的速度衝進廁所，聽到一陣陣的嘔吐聲，宛如洩洪般的聲音狂吐了一番。

「逸輝你也早點下去休息吧！這幾天海象都不是很好。」展亨說完後，便默默地走回寢室休息，至於逸輝，或許是適應了，不再覺得暈船、想吐，一人走到舷窗旁邊看著海面，心裡想著，「爸，你是不是也曾經歷過這一種海象，面對這種困難、考驗，你也是努力撐過來了嗎？依舊堅守崗位、克服挑戰嗎？」

說著說著，船艦抵達了負責海域，雖然沒有繼續行駛，但海象依舊很差。突然遠方開始有不規則的浪花，逸輝仔細一看，「欸！海豚，是海豚欸，而且好多好可愛唷！」看著海豚成群的在這種海象嬉戲逐浪，逸輝立刻拿起望遠鏡希望看得更仔細，只見海豚成群的在那一區戲水、覓食，逸輝越看越沉迷。

突然，「逸輝，你怎麼還不下去休息呀？在看甚麼呢。」

逸輝轉過頭來，急忙喊道：「輔導長好！報告輔導長，你看那邊有一群海豚，而且好多好可愛唷！」

輔導長看了窗外，然後對著興奮的逸輝說：「恭喜你嘍！海豚是海象很差的情況才有機會看到的，正因為牠們喜歡這種一陣一陣的浪花，或許是因為牠們覺得好玩，所以才能夠在這個時候看到牠們。」

逸輝又轉頭問了輔導長，「報告輔導長，請問輔導長你難道都不會暈船嗎？」

輔導長笑了笑說：「會，我會暈船，但是我的職責是確保船上弟兄的身心狀況，怕突然有狀況，所以就一直在巡查，畢竟我們國軍的職責是在守衛海疆邊境，避免外來的敵人侵犯，守護人民百姓的安全呀，如果不克服，怎麼有能力維護國家安全呢？我們可是國家的第一道防線呢！好啦！我就不多陪你了，要繼續巡查了，如果沒事就好好休息吧！畢竟你們第一次出港，後面還有很多天要撐。」說完，輔導長拍拍逸輝繼續去巡查了。

到了晚上，海象雖然不再強烈搖晃，烏雲

也正慢慢地散去，這時候又輪到逸輝他們要上去接更了。此時海上一片黑漆漆，伸手不見五指，只有海上的一些船隻映照著微弱的燈光。

突然展亨看到了東侑又開始吐槽起：「唷！你還活著呀！哈哈！看來你的祈求被回應了呢！希望你沒有吐出胃酸才好。」

「是啊！看你吐成這樣子，有點擔心。」逸輝連忙接話。

東侑尷尬地笑了笑，逸輝接著說：「其實你們下去休息的時候，我有看到很多海豚唷！而且靠我們很近，很可愛。我聽輔導長說，那是在海象很差的時候才能看到的，因為牠們很喜歡像這樣子戲水逐浪。」

逸輝話剛說完，「可惡，你怎麼不叫我們起來，我也想看看海豚。」東侑和展亨異口同聲說道，並且架住了逸輝的手，兩人便開始執行了「搔癢」處決。

「ㄟ！不是啦！不要搔我癢，我怕癢啊！我是怕你們在休息，所以不去打擾你們啊！我並沒有不去找你們呀！ㄟ！會癢啊！不要啊！」看著逸輝求饒，全身癱軟的坐在地上，

東侑故意說：「哼！誰叫你不叫我們起來，下次就不只如此了！哈哈。」展亨跟東侑這才收手，扶起逸輝繼續監視著海面。

過了一會兒，烏雲消散，東侑看著黑漆漆的海面並無奈的說：「我也想看看海豚啊！」

「欸，你們看天上！」展亨一說完，逸輝跟東侑便抬頭仰望天空。

「哇！滿天的星星，而且好漂亮、好壯觀唷！」逸輝驚嘆著看著天空，東侑用手數著星星，「這是北斗七星，那顆很亮的應該是北極星，還有獵戶座ㄟ、大熊星群、小熊星群。」

在無任何光害影響下，抬頭仰望整片星空，更顯得立體而震撼，彷彿隻手便能抓下星星一樣，整片天空散滿了星海。

突然，艦艏方向傳來一個聲音，「欸，是要你們來監視海面，不是叫你們來數星星的啊！」

「抱歉，學長，我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星星所以覺得有點興奮。」逸輝三人連忙向學長道歉，然後繼續監視海面。此時逸輝正想著，或許父親也曾經看過同樣的天空，而這片星

空、這一群海豚，或許就是海軍辛苦撐過之後所得到的收穫吧！

就這樣，在這一次五天四夜的監控任務下，逸輝等人體驗了不一樣的海上生活，明白海軍為了保衛國家安全，必須努力克服狂風巨浪，撐過暈船嘔吐的洗禮，如此一來才能夠成為優秀的海上男兒。

【第三章：海上男兒】

一轉眼又過了半年，逸輝、展亨、東侑已經漸漸習慣了海上的生活。時逢春節將近，臨時又接到監控敵艦任務，這次也是即刻出港。

出港前，艦長帶著嚴肅的表情，集合所有人員實施精神喊話，「近期敵軍時常侵犯我國周遭領海，而且次數也越來越頻繁，行動也越來越強烈，身為國家海域第一道防線的我們，很抱歉這次要犧牲與家人共處的假期，去捍衛海疆區域的安全，希望我們都能做到和平警戒，能夠平安的回來過春節，但是如果萬一，我希望我們能夠做到保衛家園與人民的承諾與信念，我們是有勇氣的海上男兒，我們也是國家

最堅實的守護者，所以請各員無畏犧牲奉獻，努力為家園完成這次的任務。」艦長話說完，全員開始備即刻起航。

一路上全員抱持著嚴肅而警慎的心態前往警戒區，船艦以低速行駛至警戒區，一到警戒區時，遠方六海里發現一艘敵艦，所有人員即刻注視著敵艦的行蹤，隨時備便就戰鬥部位。

展亨隨口問道：「逸輝，你們會怕嗎？第一次這麼接近敵艦欸，如果有狀況，我們可能要直接開打了呢！如果我死了，我很怕家人會替我擔心。」

「你那是甚麼話？」東侑緊接著說：「我也很怕死，但是我更害怕家園被敵人破壞，我想要保護我的家人，就像艦長常說的，守衛家園是我們的職責，我們現在最該做的就是克服打仗的畏懼感，就算戰死也要死得光榮，因為我們是有勇氣的海上男兒，再說平常都在吐槽我，怎麼今天卻這麼膽小。」

接著逸輝也微笑的說：「其實當軍人以後我便已經做好隨時回不了家的心理準備了，其實只擔心剩下媽媽一個人，但是至少有你們

兩兄弟陪著我呀！」

這時東侑想緩解緊張的氣氛，於是說：「你們今天好奇怪唷！一個突然變得膽小，一個盡說一些肉麻話。」

話才剛說完，敵艦便開始有了動作，往領海的北方前進，船艦也緊接著行駛過去，從原本的低速行駛攀升到中速，船艦行駛越快，船上人員更加緊張。一路追了快半小時，當接近敵艦4海里時，船艦便立即停俾。

人員依舊保持備戰位置不敢鬆懈等待下令，這時突然發現有另外一艘敵艦正從遠本的警戒區行駛逼近，艦長下令電信人員迅速發起電報請求本部支援。正當情況緊張時，敵艦卻緩緩接近，這使得船艦上的人開始坐立難安，當敵艦接近快3海哩處時，船艦的砲管全部開始指向敵艦，此時全體依然保持著備戰位置，時間宛如凍結一般，只要上面一聲令下，勢必得殺紅了眼，不是敵人死就是自己死，當下很怕不小心走火，引發戰爭。

看到敵艦砲管也轉至本船艦，敵人也刻意挑釁隨時準備開火，此時敵艦距離慢慢逼近不

到3海裡，人員便手拿槍枝，面對敵艦砲火隨時的轟炸。這時逸輝心中默默喊著：「爸，我好怕，你可以教我怎麼有勇氣嗎？我很怕剩下媽媽一個人，如果我也走了，媽媽怎麼辦？」此刻逸輝開始顫抖、開始畏懼，甚至開始想逃跑。

「會沒事的！我們是國軍，我們要相信無論面對任何挑戰與考驗，始終要堅守崗位，而我們堅持的就是去保衛自己的家園和喜歡的人。」輔導長安慰著逸輝說：「還記得我說過要跟你再聊一聊這件事情吧！等事情結束後，我想跟你談一談你的父親。」

只見逸輝流下了眼淚，做了一次深呼吸，等他擦乾眼淚重新振作起來後，也拿穩槍枝準備瞄準著敵人，頓時逸輝告訴自己，「這一刻只能殺紅了眼，國軍的價值就是有勇氣向敵人挑戰，有信心達成對國家的承諾。」

就在全員神經繃緊之際，電信收到本部發出的信文：「原警戒區已經加派船艦前往鎮守，也派遣戰鬥機前往該領空執行勸離及嚇阻，請船艦持續鎮守該敵艦之侵入，以為國家

安全……」過了幾分鐘，船艦上方出現兩架戰鬥機，戰鬥機在敵艦上方盤旋，為將敵艦驅趕離開，敵艦也解除戰鬥武裝，慢慢行駛撤離我國領海區域。

這時，船艦人員紛紛解除戰鬥部署，全速駛回原警戒區，順勢驅離第二艘侵擾領海的敵方船艦，配合著戰鬥機的嚇阻，船艦也結束了任務，重新駛回港口。

船艦全員頓時鬆下了一口氣，全體開始備便進港，是一邊歡呼一邊迅速的整備，此時的東侑與展亨突然抱著逸輝，是喜極而泣、是鬆下緊繃的全身。

「我還以為真的要開戰了，快要嚇死了呢！」東侑開心地說。緊接著展亨也問說：「逸輝你都不怕嗎？我怕死了呢！」

此時的逸輝其實也很怕，但是還是安慰著兩個兄弟，並說：「好了！快靠港了，其他等靠港完再說吧！」但是逸輝其實心裡正在想著的是輔導長說的「談談自己的父親」難道輔導長認識我的父親嗎？應該不會這麼巧吧！也可能是當時我的反應，讓輔導長覺得需要約談。

看著晚霞映襯著海面，光影一波一波的閃爍著，海風陣陣吹拂，返港的心情除了開心，更是期待。這一趟回來才發現，其實最遠的距離莫過於回家的距離。逸輝貌似從輔導長所說的那一句話，感覺到像是父親真的來安慰及鼓勵，一直在思考著輔導長所說的那一番話，好像曾經聽說過，卻又不確定這一句話是聽誰說的？

【第四章：我的爸爸】

靠港後，艦長立即集合全體人員實施喊話嘉勉及春節的宣教：「各員辛苦了，這一次的任務很危險，但各員也都撐過來了，所幸人員毫無損傷，各員面對敵艦的威脅及侵犯，始終堅守崗位，克服恐懼面對敵人，這是做到國軍給人民的承諾與對於國軍的光榮，至於春節到來，或許臨時的任務耽誤了各員的休假，但單位即將開始放年假，希望各員能夠多陪陪家人，好好的休息，充實戰力迎向未來的挑戰。」話完，全員繼續完成航後相關整頓作業。

到了開始放春節假期，逸輝、展亨、東侑，

三人依舊形影不離的耗在一起，討論著休假的計畫，剛好遇到正要放假的輔導長。輔導長說：「逸輝，有空嗎？想跟你談一談你的父親。」這時東伶跟展亨聽到了輔導長的話，也好奇地要求一起去。

展亨兩人在千拜託萬拜託的情形之下，輔導長也同意讓兩人一起去，但是談話期間不能影響到逸輝的情緒，或許輔導長覺得這一段往事對於逸輝來說是很沉重的，所以有朋友陪伴或許可以幫忙鼓勵逸輝振作起來。

於是四人相約在某間咖啡廳，輔導長便開頭問了逸輝：「現在還是很討厭你的父親嗎？」

「沒錯！我還是很討厭那個男人。」逸輝生氣說道。

「那我說你父親是一位偉大的將軍，是一位優秀的丈夫，更是一位好爸爸，你想知道為甚麼嗎？」輔導長接著說：「你父親是我的學長，我像你一樣初任官時，第一位遇到的輔導長就是你父親，他其實很愛你母親，更喜歡在我們面前炫耀他的兒子，就是你。」

逸輝有些驚訝說：「哪……那也不能夠證明說他不是拋棄你的男人啊！」

輔導長接著說：「其實很多次遇到任務他都想要回家，常常抱怨說沒辦法參加兒子的家長會、畢業典禮，甚至兒子的生日，但是由於他這個職務的關係，他必須放棄私人的感情去完成更多的任務，他要時常跑去國外驚險戰場，甚至去參加國外聯合戰鬥指導，對我來說，學長很少有休息時間，雖然他本職是輔導長，但是後來因為國家指派關係，他必須遵守任務的執行。」

逸輝接著問：「可是他每一次都跟我說是單位派遣的任務啊！」

輔導長說：「他只是不想讓你跟你母親擔心，他其實很怕這一趟過去以後就再也回不來了，他還說每一次出去都做好無法回到家的心理準備，因為他是國軍，他必須犧牲自己陪家人的時間，必須為了家園犧牲奉獻，只是學長他始終最虧欠的還是你跟嫂子。」

逸輝冷笑地說：「那他可以放棄不要當軍人啊！為甚麼他要那麼堅持，他不做總有其他

人會取代他吧！」

輔導長看了逸輝嚴肅的說：「他選擇堅持是因為你，因為他想讓你覺得有這個父親很光的優良形象，想成為你的榮耀，因為他希望自己能夠守護著你跟嫂子的未來，他願意犧牲自己去面對國外槍林彈雨的危險挑戰，想用行動證明國軍永不放棄的信念。」

輔導長接著說：「你一直都誤會你父親了，他最後教會我的一句話是『會沒事的！我們是國軍，我們要相信無論面對任何挑戰與考驗，我們始終要堅守崗位，而我們堅持的就是去保衛自己的家園和喜歡的人。』就是我當時對你說的那一句話一樣。」

最後輔導長笑著對逸輝說：「其實學長還跟我說過你的名字，意思是『閔有逸才，大展光輝』，意思就是希望你能夠成為一位優秀的領導人，帶領團隊成為展現國軍的價值與提升優質形象，創造光榮典範。」

當輔導長說完，逸輝沉默了，也慢慢地流下眼淚，其實早在小時候父親早就教過逸輝甚

麼是「勇氣」甚麼是「信念」，原來父親是因為對於兒子虧欠所以犧牲自己，其實國軍並沒有真正的休假，只有暫時的休息，只為了準備下一場戰役。犧牲與家人共處的時間也只為了守護更多的百姓，面對戰場或許畏懼、或許害怕，但是更害怕失去想守護的人所擁有的幸福。克服重重挑戰只想用行動告訴國人，身為國軍願意成為國家的第一道防線，為人民百姓而戰；凡事力爭表現，積極努力幫助國民救災救難，就只是希望可以讓國民更加相信國軍的力量及更加肯定價值。

【第五章：我原諒你了】

其實逸輝心中並沒有很討厭父親，只是希望父親可以有更多時間可以陪他，但是父親已經不在了。聽完輔導長的話，逸輝跟展亨還有東份說身體不舒服，想要一個人靜一靜所以先離開了。但是展亨、東份依然放心不下逸輝，於是告別輔導長便偷偷地跟蹤逸輝，然而一路上看著逸輝邊走邊哭，兩人其實心中充滿不捨。

後來逸輝走到了父親的塔位上，看著父親的遺照，然後自己很自責的告訴父親說：「爸，我已經原諒你了，我知道為甚麼你常常把我跟媽拋在後頭，你可以不用成為我的榮耀。爸，我只希望你可以多陪我，我有你這個爸爸我已經覺得很光榮了。爸，爸，我好想你，你在哪裡？爸，你能不能回來陪陪我，我還想再跟你多學學，我還有很多話想跟你說。爸，我已經原諒你了，我真的原諒你了。」

看著逸輝幾乎崩潰，正痛哭失聲時，在一旁的展亨跟東份依然萬般不捨，更害怕逸輝可能會做甚麼傻事，正當東份要衝出去時，卻被展亨擋了下來，「讓他一個人靜一靜吧！這個情況下更不要再讓他覺得丟臉，不如我們去外面坐著休息等他出來，反正他跑步不走。」

到了下午，逸輝已經哭到泣不成聲，拖著虛弱的身子正要回去，展亨跟東份依舊默默地跟蹤在後面，隨時可以跳出來保護逸輝。殊不知正這麼設想時，逸輝真的倒下了，當下東份跟展亨立即衝了出去，兩人連忙背著人就跑，一路直接衝去醫院掛急診。當晚東份跟展亨也

在醫院陪著逸輝，當時東份跟展亨其實也累到一倒頭就睡，而這天晚上逸輝居然夢見了他父親，在夢裡的逸輝跟父親有說有笑地聊個沒完，逸輝更告訴父親，自己也要跟父親一樣成為優秀的將軍，堅守國土，捍衛家園，也會努力地去照顧母親，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為父親以及母親的驕傲。

一早起來，逸輝發現自己正躺在醫院，身旁的兩個弟兄也還在呼呼大睡，看著這兩位弟兄，逸輝笑著說：「兄弟謝了！因為你們我才能繼續陪在你們身邊，我們說好一起成為國軍的典範、一起領導著海軍英勇出戰，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夢想需要由我們來守護，我們是勇敢的國軍，目的是為了守護國家人民的安全，今天你們保護了我，下次換我來保護你們了，就算父親不在了，我還有媽媽，還有你們這兩個兄弟啊！」

說著說著展亨突然醒來了看著逸輝說：「幹嘛色眯眯的笑啊！雖然是我們救了你，你可不要喜歡上我喔！」

只見逸輝翻了翻白眼，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笑，此時被吵醒的東伯又一次狀況外的被吵醒。

「對了！我跟你們說喔！我現在已經決定了，我的目標是想要像我父親一樣成為偉大的軍人，像他一樣守護著自己喜歡的家園，守護著喜歡的所有人，所以我要你們一直陪著我，看著我實踐我的目標，成為我的見證人。」逸輝正充滿信心的說。

展亨隨口吐槽著說：「你沒有撞到腦子吧？這不是我們一直以來堅持的夢想嗎？反倒是你不要讓我追過去了，我可是準備好要當你的上司嘍！哈哈。」

至此，逸輝三人便努力地為所嚮往的目標正努力的實踐著。



優選

伊饒

黃婕

學生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雨聲真大。

就像是全身埋在水中慢慢浮起，伊饒用同款方式從睡夢中醒來。迎接她的是雨水打在窗櫺上的清脆聲音，一下一下地像是被扯斷的珍珠鍊子落在瓷磚上。

她半開著雙眼躺在床上將近一分鐘，就在她幾乎要睡著的時候，她單手摸摸索索地朝枕邊探去，最後抓住正震動的手機將無聲的鬧鐘關掉。

她爬起身往螢幕上瞄了一眼，五點二十一分，還有將近十分鐘才到正式起床的時間，她迷茫地將蚊帳拆掉，隨手往地上一扔後，原姿勢躺了回去。

還沒有完全褪去的睡意將她的眼皮黏在一起，隨著呼吸的變慢，她的意識也跟著下墜，她只覺得四周愈來愈安靜，清稠的水慢慢升高，最後將她一點點吞沒。

忽然間，一陣大浪朝她席捲而來，波濤洶湧間唰的一下把她彈出海面，她驚嚇坐起，卻發現只是隔壁床的同學起床拆蚊帳。窗外滴答的雨聲中依稀可聞樓下安官的起床號。

伊饒坐起身，缺氧的腦袋中浮現的除了睡意還有濃濃的不甘，每天的這個時候都是她懷疑人生的引爆點。

摺蚊帳、摺棉被、拍床單，然後拿著牙刷牙膏牙杯在人群中洗去嘴裡殘留的慵懶。在為數不多的時間內把棉被從屎摳拉成飯糰，急急忙忙地往樓下衝去參加早點名。

軍校生的早晨，就是這麼的樸實無華且枯燥。

跟聯合餐廳的早餐一樣，名面上說是有蛋有粥有肉包，可實際上要嘛油到昨晚宵夜跟著出來蹦達，不然就是淡到讓人產生自己不是在軍校而是在寺院的錯覺。

伊饒從抽屜深處挖出自己的餅乾塞進嘴裡，摸著自己的肚子嘆了一口氣。

「伊——饒——」

伴隨著拉長音，程真衝進寢室，矮小的女孩馬尾凌亂，松鼠般的蘋果肌上嫣紅一片，小小的嘴一面喘著粗氣一面咕哩呱啦地說道。

「怎麼了怎麼了？」

「你有沒有多的榮譽徽？」

「你要幹嘛？」

「借我一下。」程真扶著桌子用力吸了幾口氣，「我們班要給弟弟妹妹送榮譽徽，結果我那個找不到了，你有沒有多的，借我一個。」

「不是我在說，有夠沒誠意的。」伊饒搖搖頭站起身，拉開自己桌上的三層抽，只見各種雜物廢紙堆疊糾纏在一起，卻在抽屜的右下角獨獨闢出一小塊空間，擺著新一舊兩支榮譽徽。

伊饒盯著它半晌，才小心翼翼地拿起較新的那一支，遞給程真。

「謝謝你！」雙手捧著接過，程真露出誇張的感動表情。

「沒差啦！」伊饒擺擺手，又問道：「你們甚麼時候要給他們？」

「我也不確定，要看其他人。反正在下午授徽之前會給他們的。」程真看了眼手機，隨後急急忙忙地往門外衝去，「我還要帶弟弟去回報，先走了喔！」

伊饒抬起手隨便揮兩下以示告別，在重新無人的寢室裡癱在椅子上。過沒多久，她再次彈了起來，從三層抽中小心翼翼地取出剩下那個舊的榮譽徽，放在掌心。

這個榮譽徽真的是舊了，除了院徽的部分完好無損外，塑膠包裹著的布面部分都有些泛黃了，塑膠殼上更是被撞凹了幾處，在陽光照射下形成一個個圈狀的光暈。

伊饒默默看著它，手握緊、鬆開、再握緊、再鬆開。榮譽徽上的那抹紅色就這樣在她手裡若隱若現，清炫的光也跟著一閃即逝。

最後她將那束淺光緊緊握住。

徽的稜角磕得她手心生疼，明顯的異物感像是在提醒她某些應做而未做的事。細碎而蓬鬆的髮絲篩下一線一線的陽光照亮她發白的拳，順便在她低垂的臉上打上晦暗的陰影。

彷彿過了一世紀那麼久，她終於鬆開她緊攢著的拳頭，落在桌面的榮譽徽發出細細的鈍響，她輕撫著手上的紅印，抬起頭看向窗外。

「授徽啊！」

嘆出一口情緒莫名的氣，她慢慢地撿起徽，珍而重之放回原處，再輕輕地將抽屜闔上。晴空萬里、烈日驕陽，本是青春揮灑的大好時光，只可惜這裏沒有鮮衣怒馬的少年，只有全員軍服的大部隊。

「待會稍息之後，所有人到看臺上坐下。稍息！」

值星官的口令是解脫的魔咒，原本精實挺拔的人一個個被打回原形，紛紛拉著朋友揪著團往階梯上最不顯眼的位置衝去，以期不被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險發現。而所謂危險的存在，有時候是隊長、有時候是輔導長、最恐怖時還

有大隊長跟院長。

伊饒拉著程真走到倒數第二階的中間段坐下，這個位子前後左右都有人，可謂是大隱隱於市，完美契合了她每次上團體課的選位標準。

「為甚麼這次在司令台啊？」程真拿手遮在眼睛上方朝遠處眺望，另一隻手不斷地從臉上、脖子上抹去汗珠，「這種天氣在這裡嗎？會倒一片吧？」

「不會吧，應該沒有人敢倒吧？這種時候欸。」伊饒彈去人中的水珠，「不過就算倒了也沒什麼差吧，反正沒有家長來，只是大隊長的臉色可能不太好而已。」

伊饒順著程真的視線望過去，只見司令台前方的大空地被分成三個部隊，兩側是威風凜凜蓄勢待發的高年級，一眾一年級被夾在中間瑟瑟發抖。伊饒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甚麼同樣是雙手握拳貼緊褲縫，學長姊做起來就是和一年級做得不一樣。

她一排一排地看下來，高年級的隊伍裡多的是熟面孔，要嘛是曾經的班長副班長，不然是系上活動或中隊活動混個臉熟的人類。

忽然間，她的視線落到其中一個一年級女生的身上。

那個學妹跟所有的半新生一樣留著尷尬長的頭髮，身高在女生群中算中上，這使得她得以落入伊饒的視野。她的立正姿勢太過用力，甚至整個肩膀都縮了起來，估計典禮結束時會全身痠痛。嬰兒肥的臉上一片酡紅，可能是太陽曬得口渴，也可能是緊張的，她不停地在舔嘴唇。

她其實沒什麼特別的，但伊饒不知道為甚麼著了魔似地盯著她看，她從她偷偷扭動的肩膀一路看到伺機蠕動的手指，一股莫名的熟悉湧上心頭。

她伸手扯住程真的胳膊，「啊！真，你看。」

「甚麼東西？」程真迷茫地看向她，再順著她手指方向看出去。

「你看那個妹妹她……」

啪的一聲，程真將她的手指打落，連同她說到一半的話統統塞回她嘴裡。

「統一整理部隊，立正！」

副旅長的聲音高昂雄壯，氣衝雲霄，隨著尾音一斷，底下烏鴉鴉幾百號人齊齊立正，鞋跟擊打地面的聲音同時響起，像是開戰前的號角，威武昂揚。

伊饒跟著肅坐，心裡卻掀起驚濤駭浪。她知道了，為甚麼那個學妹感覺那麼熟悉了。

因為，她跟她一年級授徽時一模一樣。起碼，跟她從學姊手中看到的幾乎別無二致。

「啊！真，幫我看一下這個有沒有歪。」站在整容鏡前，伊饒不安地一次次喬著左胸前的小鐵片，卻怎麼也看不明白它到底是歪沒歪。

原本正在塞領帶的程真聞言湊過來一瞧，隨即伸手抓住鐵片，「右邊太高了啦！」

炎炎夏日，又是晴空萬里、陽光普照的好天氣，兩人卻偏偏穿著全套的長袖軍便服，再加上領帶緊緊地勒住脖子，她們不出意外地滿頭大汗。

事實上不只是她們，此時的走廊，牆邊站滿一年級們，無一不是臭汗淋漓卻無暇他顧，滿腹心神皆在鞋子黑不黑跟衣服後擺塞沒塞好

這類事情上。

「一隊移動！」

某位學長的聲音劃破略帶窸窣聲響的走廊，像按下了暫停鍵，所有或整理或挽救的動作全部消失，接著下一秒，只聽不間斷的轟隆聲，走廊上的所有生物急急忙忙地往樓梯移動，就算有蚊子估計也會跟著人群颳起的風被帶跑。

部隊浩浩蕩蕩地進了餐廳，原本成田字擺放桌椅們通通被撤往兩旁，在四邊形成座位和餐點的區域。留下中間坦蕩蕩的一片空地。穿著舉止各異的家長們聚集在桌邊，心急如焚地向場內張望自家小祖宗在哪裡。

在司儀學姊的柔聲引導下，家長們魚貫而入列子裡，不一會兒就精準地站到孩子們的面前。許是看到家人的熟悉感使然，原本全身繃緊的新生們一個個放鬆下來。那怕站姿仍不敢放鬆，卻在家長為其擦汗、遞水的動作中舒張了僵硬的身體。

伊饒是個例外，早在幾個月前母親便直截了當地告訴她，工作排不開，來不了，要她自己去找學姊來替自己授徽。所以現在一片溫

馨歡笑中唯有伊饒一人孤獨站著，沒人陪聊陪站陪擦汗，最多最多就是趁著大家混亂時抹掉人中處的汗珠，接著繼續站好。

「會累嗎？」

驀地，她的眼前照下一片鮮活的綠色，隨之而來的還有一道婉轉的聲音。她用力眨了眨已經有點渙散的眼，定睛一看，原來是不久前她硬著頭皮請之幫忙授徽的李虹學姊。

「報告學姊，不會，謝謝學姊。」在零點零一秒之內她挺直腰桿，其速度之快，幾乎可以讓人聽到她脊椎繃直的那一聲啪。

李虹淡淡地點點頭，將手裡握著的一瓶水舉到伊饒的面前，「擦擦汗吧！這樣吹冷氣會感冒的。再多喝一點水，等一下時間不會很短，不要中暑。」

伊饒受寵若驚地看著那瓶水，只覺得那瓶水似乎正放射著七彩光芒。李虹是她現在的區隊長，也是她目前唯一比較熟的同系四年級學姊，至於熟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伊饒的內務爛到被人家記住了。

她估計自己永遠都忘不掉，李虹學姊手

持小墊板，臭著一張臉，盯著她的棉被整整一百二十八秒，最後抵著嘴點點頭吐出一句，「伊饒不錯，有進步。」接著還不等她開心上兩秒鐘又緊接著道：「但還是很醜。」

邀請她的那天也是同等狀況，在伊饒戰戰兢兢念完她自創的口報詞後，她鏡片後方的眼睛睜大了大概零點一公分，然後直勾勾地盯著她瞧，直把她看得渾身搔癢猶如針刺。等到伊饒第一百二十八遍考慮要不要裝沒事報離開逃跑時，李虹才緩緩開口：「可以。」

為甚麼講話不可以快一點咧！這是伊饒少數幾次和李虹學姊對話完的感想。

「不想喝嗎？」李虹的聲音讓伊饒瞬間回過神，只見李虹維持著遞水出去的姿勢，疑惑地看著她。

「要，報：報告學姊，新生要喝，謝謝學姊。」

手忙腳亂地接過水瓶往嘴裡灌，伊饒這才發現原來自己早已渴得不行，清涼的水滑過喉嚨，順著食道往胃裡落去。就像是久旱逢甘霖的大澤終於受到雨滴浸潤。伊饒津津有味地喝

著，渾然忘了自己身邊還有個學姊正直勾勾地盯著她看。

將一整瓶的水一滴不剩地灌下肚，伊饒心滿意足地打個飽嗝，她才後知後覺李虹學姊仍然站在她旁邊。她的動作瞬間僵硬了起來，捏爆一半的寶特瓶在她手中無處安置。

李虹卻似乎渾然不覺，掏出一面巴掌大的隨身鏡遞到伊饒的面前，「整理一下頭髮吧，授徽典禮很快就要開始了。」

伊饒探頭往鏡面瞧去，只見一張油光瀾瀾的臉滿是酡紅，一頭蓬鬆的毛髮宛如獅王，迎風搖曳。獅王本王正滿臉好奇地盯著鏡子看，伸長的脖子使得她雙唇微張，一臉呆滯。

伊饒不由自主地打了個機伶，連忙伸出手將自己已經炸飛的頭髮統統壓平塞到耳後，兩片嘴唇緊緊抵成一字型，務求不讓任何人看到自己藝術的牙齒。

就在伊饒第八遍巡視自己臉上的粉刺時，李虹見好就收地將鏡子蓋了起來，看著伊饒本能地立正站好，她似是有話要說，雙唇一張一闔數次，最終吐出一個音。

「你……」

霎時間，只聽「噏」地一聲，麥克風開啟的聲音格外清晰，司儀飽滿渾厚的聲音充斥整個餐廳，再流進眾人的耳廓，提示著典禮即將開始，要將場地恢復成授徽隊形。

萬頭鑽動的人群如退潮般慢慢消散，李虹伸手拍了拍伊饒的肩，轉身離去。

「加油！」她這麼說。

「高年級聽口令，向左向右轉！」

咚！喇！磅！三聲巨響整齊劃一地撼動司令台前的地面，接著是一連串摩擦的聲音，隨著聲音的落下，三個部隊完全融合成一體，不多不少一個新生配一個高年級。

「實施基本教練驗收。」

這句話像是一瓢涼水澆向五六成熱的油鍋，滋啦一聲直接沸騰到沖上天。或高或低、或雄渾或尖利的噪音響起，不是在斥責便是在下令。

「天啊！這個我不行。」程真看著不遠處的人間煉獄，縮了縮肩膀，「這個太可怕了吧！」

她邊說還邊扯了扯伊饒的袖子以求認同。

伊饒胡亂點了點頭，事實上她連程真說了甚麼都沒聽明白，因為她滿腹心神皆在十米開外的那位一年級身上。

小姑娘的面前站著一位個子較矮的三年級學姊，雙手背在身後說著話，估計是些斥責的話吧，女孩的臉上寫滿了視死如歸，動作從說話變成了嘶吼，脖頸也隨著聲量的調大一截截伸長。

伊饒看著她那莫名熟悉的模樣，心裡默默為她配起音。

「報告學姊，是，謝謝學姊。」「敷衍我是不是？」「報告學姊，沒有！」「沒有？你都做了跟我說沒有？你當我……」

「妳當我白癡啊？」

學長的脖子青筋暴起，血盆大口吐出侮辱性的話語。更令人無法忍受的是他說話時，他身前的空氣都瀰漫著細碎的口水。

伊饒卻顧不上噁心，她只能用顫抖而爆裂的聲音回答道：「報告學長，不是！」

中午吃完飯後的B棟中廊總是精彩紛呈，

回報、複檢、報到等等應有盡有，其中還有不少吃飽撐著的三年級在圍觀他人的電場，時不時還要點評幾句。

身著基教服裝的伊饒就被一大群三年級的學長姊包圍，此刻她不只是要被點她報到的學長口水洗臉，身前後估計掛了三四個學長姊在看她服儀，有的拿手電筒照著她褲腳上的精線、有的則眯著眼在看她臂槓上是否有線頭，居心不軌的表情越發襯得她那鮮亮的一槓楚楚可憐。

伊饒繃直身體，看著學長坑窪遍布的臉，她只覺得抑制不住地想哭，但她知道在被電時掉淚是大忌，便將眼珠盡量睜大，希望不小心湧出的濕潤可以自行乾涸。

伊饒這一電便電到就位時間，她拖著俱疲的身心爬上五樓，卻在最後一階時腳下一絆，在鐵門口摔了個四仰八叉，腦袋上頂著的簷帽順勢飛了出去，撞到柱子後開口朝上地落在地面。

這一摔將她摔得眼冒金星，幾乎失去意識，待尖銳的痛覺過去後，她支撐起身以觀察四

周，看到不遠處的帽子她頓時急了，手腳併用地想要爬起來卻使不上力，試了三四次也徒勞無功，倒是胡亂揮舞的四肢像隻溺水的王八。

忽然，一雙溫暖的手將她扶了起來，準確來說應該是抓，因為她甚至沒有出到半分力便被那人給擡直了，她愣愣地站起來，剛要抬頭時一頂帽子從天而降罩住她的腦袋，將她的視線又往下壓了幾公分，正好對上來人的臂槓。

一、二、三、四，一共四條。伊饒默默數道，旋即回過神。等等，四條？

她立刻嚇得彈起來，一腳往後一踏正好踩進一灘積水裡，她一個重心不穩，雙手胡亂揮舞數下，眼見要再次摔倒時，剛剛那雙手再一次拽住她，拉著她站穩。

伊饒終於抬起頭，映入眼簾的是李虹死死板著臉。

「謝謝學姊。」李虹放開她的手臂時，她這麼說。

李虹點點頭，後退半步將她上下打量一遍，又伸出手拽著她的帽簷左右挪動，「帽子是精神的象徵，要戴就得戴好，就算放下來也

務必要正面朝上，朝下的話代表戰敗。」

伊饒愣愣地看著突然開始說教的李虹，她下意識地點頭，又想到了些甚麼連忙說道：

「報告學姊，新生剛剛是……」

「我知道妳跌倒了，帽子不是你這樣放的。」李虹淡淡地說：「可是如果別人呢？他們來的時候只看到爬起來的你跟帽子，他們只會覺得你為甚麼要這樣做而已，不會想到別的地方去。」

李虹鬆開手，看著伊饒呆滯的眼珠，問道：「委屈嗎？剛剛。」

伊饒點頭，抖了一下又趕緊搖搖頭，「學姊我不覺得，我……」

「好了，閉嘴！」李虹不耐煩地揮揮手，「委屈就委屈、不爽就不爽，沒什麼不敢承認的。」

「我要跟你說的是，很多時候被電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問題。學長姊誤解、同學捅你之類的都有可能是一個人被電的原因。重要的是找出讓你落到被電這個處境的根本原因。」

「你今天做得很好，儘管你一定覺得很委屈，但是真的做得不錯了，不是你的錯就不要

往身上攬。」

「也不用去怨恨害你背鍋的同學，今天你被電了也獲得教訓，但他們沒有，他們也只能為逃過一劫沾沾自喜一陣子，下次再犯只會被電得更慘。」

「不只是軍校，你以後下部隊，這種事情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就當是在歷練吧，你所有的學長學姊都是這麼過來的。」

「我講這些，你能明白嗎？」

伊饒呆呆地看著講到聲情並茂的李虹，眼前的女子雖然神色倦怠、表情陰沉、黑眼圈沉到下巴來，但伊饒看在眼底，聽在耳裡，卻感覺她正在散發萬丈光芒，美艷得不可方物；稍帶沙啞的嗓音宛如自小用到大的軟被，撫慰人心而不自知，伊饒只覺得方才的屈辱和不甘全都在她的絮絮叨叨間煙消雲散。

不由自主的，她衝口而出，「學姊，你真好！」

李虹一愣，靦腆而侷促地笑起來。

「沒什麼，我只是希望你們都可以喜歡上這裡。」她的唇角柔柔勾起，「這裡也挺好的，

真的。」

「……饒……」

「……伊饒……」

「伊饒！」

伊饒猛的回過神，最先看到的是兩顆巨大的黑色玻璃珠，嚇到往後一撤才發現那不過是程真的眼球。小姑娘白白淨淨的臉上有著大寫的擔憂。

「你怎麼了？」程真問：「叫你好幾次妳都不理我。」

伊饒頓了頓回答：「喔喔沒事，我剛剛瞌睡了。」

程真的眉毛挑起誇張的高度，「你居然學會睜眼睡覺了？怎麼弄的？教我！」

伊饒俐落地翻一個白眼，「滾啦！妳，現在到哪裡了？」

「準備要宣誓了吧！剛剛基教完了。」程真往外看了看，忽地轉過頭，饒有興趣地看向伊饒，「妳從剛剛開始到底在看甚麼啊？是有哪個學弟長特別帥嗎？」

「沒有啊！我是發呆而已啊。」

「屁啦！當我第一天認識妳？」

伊饒斜斜看了程真一眼，偷偷翹起食指指向那位學妹，「妳看那個妹妹。」

程真眯起眼睛看了看，狐疑道：「她有甚麼特別的嗎？」

「妳不覺得她跟我很像嗎？」伊饒說。

程真定睛看了看那位一年級，又轉過頭看著伊饒，如此反覆覆操作不下十幾次，她用一種古怪的表情開口，「哪裡像？」

伊饒抬起頭，聲音裡帶著一絲她自己也未曾察覺的激動，「不像嗎？妳再仔細看看，她跟我一年級授徽時根本一模一樣好不好，我當初頭髮也是長這樣，我也是這樣畏畏縮縮的，看起來就跟個……」

「甚麼？」程真循著她縮小的聲音問道。

伊饒怔忡了下，隨即搖了下頭，「沒什麼！只是，真的不像嗎？」

程真用力看了看那人，很肯定地搖搖頭，「不像。」

聞言，伊饒若有所思地沉思起來。程真不禁伸手在她面前揮了揮，「欸！伊饒妳怎麼了

啊？別嚇我。」

伊饒揮去她亂晃的手，「我沒事，別鬧。」

「沒事妳怎麼這個樣子？」程真狐疑，「妳幹嘛一直糾結那個一年級？她很重要嗎？」

伊饒表面上和程真胡鬧，心裡卻激起微瀾，面對這個問題她確實無言以對，她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要糾結於此，就憑這一點點的熟悉感嗎？

伊饒忽地想起程真剛剛的問題，她暗暗苦笑了下，她沒說完話的原因很簡單，就只是因為那答案赤裸地太難堪罷了。

「看起來，就跟個廢物一樣。」

而且現在的她不只是看起來像，已經從頭到腳都是了。伊饒心理撥涼撥涼地補充道。

在進軍校之前，伊饒其實是有過遠大抱負的。那時的她考場得意，就算被父母鎮壓著報了軍校，還是掩蓋不了她滿身的銳氣和雄心壯志。從早五年讀軍校的哥哥口中聽到軍校的規章制度後，她不只一次地在腦內勾勒出她穿軍裝持槍的筆挺英姿。

可是等她真的熬過了入伍訓練到學校，一

切一切都跟她想像的差了十萬八千里。

她不喜歡軍便服不喜歡基本教練，也不喜歡三不五時或準時或臨時的集合。這些都沒什麼，更重要的是，她的精神狀態好像停留在那兩個月的入伍訓出來，她每天渾渾噩噩如同行屍走肉，學長學姊一個命令一個動作，整天的日常剩下吃飯睡覺被罵公差，僅有那一點點的空間時間全被她丟進手機裡。面對書本她也彷彿重生了一般，完全忘記當時面對大考她背水一戰的狠勁。她看著她原本就不甚喜愛的數字，只覺得各種各樣的壓力纏在一起，彷彿化為頭長犄角的巨蟒在她背後蟄伏，不多時便會從黑暗中一躍而出，將她狠狠咬碎。

她的榮譽心也不是就此銷聲匿跡，偶爾一些慷慨激昂的場合也會熱血沸騰、滿身幹勁，恨不得立刻大顯神威，只是這類上進的情緒往往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漸漸消磨殆盡。

她不由得想起李虹學姊為她授徽的時候，學姊那時看也不看她交過去那嶄新的榮譽徽，手指撫上自己左胸前的那一塊，磨磨蹭蹭了半天才笨拙地將其取下來，最後在伊饒驚愕的目

光中裝到她的胸前。

「這是我要給妳的。」李虹左調右調終於將徽調到她滿意的模樣，她後退一步看著伊饒左胸前，嘴裡說道：「妳知道為甚麼要這樣嗎？」

伊饒順著她的目光往下看到自己的胸前，略顯陳舊的徽在燈光照耀下蕩漾出一圈一圈地的光暈，像是禱告室的穹頂，一環環裝著的不僅僅是讚頌的詩歌，還有修士們滿心的虔誠和祝禱。

「因為學姊想要祝福我？」她呆呆地說。

李虹輕輕笑了下，「算是吧！不過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東西」，伊饒抬起頭，視線正好撞進李虹帶笑的目光裡。

「那叫傳承。」她這麼說。

「學長姊傳給學弟妹，學弟妹再傳給他們的學弟妹的，不只是徽而已，那之外應該還有很多東西，有人說是信念、有人說是傳統、也有人說是夢想，但我覺得都不是。」

李虹的眼底迸發出奇異的神采，「我覺得那應該說是對管院的看法。」

「傳統為甚麼會是傳統？我覺得不應該只

是做事的習慣，應該是要每一代的學生都認可這一件事，個個都發自內心地去遵守，最後才成了一種習慣進而變成傳統，這件事的初衷成了信念。」

我對管院的看法？伊饒苦笑，學姊激動人心的演說確實讓她慷慨激昂，但是沒過多久她就又在英文會計的淫威之下落個滿江紅的下場。

高分進校低分畢業似乎是她無可避免的命運，這麼丟臉的事她提都不想提，只恨不得自己從出生到現在都是個智障，如此便沒有成績落差的區別來羞辱她。就算沒有成績的對比，以她如今渾渾噩噩的模樣，恐怕不會有任何人覺得她是軍校的優秀學生吧！

想到這裡她只覺一陣淒涼，她轉身向幾乎快睡著的程真問道：「啊！真，我問妳。」

「嗯？」

「妳覺得管院怎麼樣？」

「怎麼樣？」程真皺皺眉頭，似乎在疑惑於她為何會有類疑惑，但還是回道：「我覺得挺好的啊！」

「雖然有些學長姊很雞掰，有些長官很智

障，但是我們沒有難受到像三軍官校那樣，也沒有課業壓力重成國防醫那樣，甚麼都剛剛好中間，這樣我也覺得挺好。用帥氣一點的話來說，那叫甚麼……中庸！」

看著程真沾沾自喜的表情，伊饒失笑，「什麼鬼道理！國防醫成績跟我們差了不只一星半點欸。」

「也沒關係啊！」程真洋洋得意道：「我們是文科他們是理科，該著急的是理工，我們的優秀他們不能企及的。」她又伸手比了比別系的人，「而且運籌也帶兵啊！也是主官好不好，這叫文比台大武比陸官。」

「我聽妳在噓小。」伊饒嗔道，臉上的笑容不自覺地真心許多。

這時場上傳來一陣不熟練的口令，「稍息！立正！」

兩人同時轉過頭，只見宣誓代表的學妹已經站到隊伍正前方，喉嚨發力喊出的口令險些爆音，脖子因用力而浮出青筋，動作一板一眼卻透出些許傻氣。

她翻開手上的紅本。

「余，誓以至誠，」

伊饒感覺熱度落到她手上。

「獻身軍旅，效忠國家，保護人民，」

她抬起頭，只見程真笑嘻嘻地抓住她的手。

「立志做一個頂天立地的軍校生，」

我不知道妳在難過甚麼啦，她用口型說道。

道。

「實踐公勤廉能院訓，發揮一家一業、一心一德精神，」

心一德精神，」

但是我會陪著妳的。一樣是用口型，程真

一字一句地唸到伊饒的眼底。

「不怕苦、不怕難，」

伊饒只覺眼前變得模糊，數不清的場景像

快進的電影在她面前閃過。

「並以鋼鐵的意志，接受最嚴格的考驗。」

她的高中畢業典禮、她報到的第一天、她的入伍訓……

的入伍訓……

「如有違背誓言，願接受最嚴厲之處分。」

最後畫面定格在去年的今天，李虹學姊掏出榮譽徽章到她面前。

「謹誓。」

妳很好，妳真的很好。李虹學姊若有似無的聲音迴盪在她耳邊，她幾乎看不清的雙眼似是被甚麼柔軟的東西覆上。

「宣誓人：」

「伊饒，」程真的聲音在她耳邊真真切切地響起，超脫一群呼喊自己名諱的嘶吼聲絕世獨立，「別哭了。」

眼底的水分被揮去，她的世界卻依然模糊，一邊是此刻、一邊是曾經，學妹站在司令台前，她站在餐廳裡，同時開口道：「中華民國109年5月8日。」

「中華民國108年5月10日。」

從此，左胸多了紅章。

從此，學生不是新生。

但是，伊饒還是伊饒。



社會組

銀像獎

團圓飯

苗裕康

日正當中。雖然明天就是中秋了，天氣依然燠熱非常，室外就像個大蒸籠，隨便一動總要周身黏膩。

馬路邊搭的藍白條紋塑膠帆布棚裡儀式剛結束，一些人忙裡忙外收拾善後，西索米樂隊班幾個男人和女子樂隊陣頭在靠棚口的二桌吃飯。喪家大方，今天菜色挺不錯，鮑魚冷盤、筍絲紅燒蹄膀、白斬雞、糖醋魚、佛跳牆、海參燴三鮮，桌上還有冰啤酒、香菸、檳榔。老胡沒忙著吃，自顧自地把手上的小號仔細擦拭，吹嘴、按鍵都用絨布抹得光亮整潔沒有一個指紋後，才輕手輕腳收進那個用了很多年的藍絨襯裡黑硬殼提匣。

黑馬故意夾了隻雞腿，一臉色眯眯地轉身問隔壁桌女子樂隊，「妳們有沒有人要吃雞呀？」

「唉呦！天壽神經病，誰要吃你的雞腿，

我們自己這邊嘛有。」

女子樂隊這桌被黑馬的輕薄猥瑣樣挑動起來，鶯鶯燕燕笑罵聲連連，有人拿筷子戳他的啤酒肚，或是伸手揪他的鬚毛，搞得黑馬咧著一口檳榔牙大嘴浪笑，做勢閃躲但表情卻又像是被搔到癢處那樣。

「嘖！什麼玩意兒。」老盧把頭撇向老胡這邊，語氣輕蔑地低聲唸了句。

「誰呀？」

「還不是那群歐巴桑。不能吹不能彈，全他媽瞎事，都是一堆老蚌殼了，還弄一身像北一女樂隊的制服，你說噁不噁心？」

「呵呵，這有什麼辦法，現在喪家都愛這味，圖個場面罷了。」老胡搖搖頭也笑了。

「就是，找咱這幫老傢伙的喪家越來越少了，現在的活，大概快一半被她們搶走。還有那個什麼國樂團也來湊一腳，文謫謫擺優雅，

一點也不熱鬧。」

「依我看，咱這幫老傢伙也吹不了幾年了，不是身體不行，而是世道變了，我們沒用囉！」

領班從喪家那走來，手裡捏著一疊鈔票和二條菸，經過女子樂隊桌還跟她們寒暄了二句。家裡葬儀社生意做很大，幾兄弟各司其職，領班他專門負責樂隊、陣頭業務，西索米這個班就是由他一手安排。老胡和老盧從軍團音樂隊退伍下來後，就一直是固定班底，老盧吹中音薩克斯風，老胡吹小號。

「來來！各位老師辛苦了。」領班把手裡鈔票分發，每位樂師酬勞五百元，還有一包菸，發到老胡的時候，他微微欠身問：「胡老師最近沒有要回去探親吧？」

「沒有沒有……」老胡笑著搖手。

「你上次回去探親把大家都嚇壞了啦！還

以為你回不來了哩！」黑馬放下手上的酒杯插了一嘴。

「是呀！我們那時候看電視新聞都替你緊張得半死。」

「老胡，你以後還是少去大陸啦！」

其他樂師還有隔壁桌女子樂隊也紛紛你一句我一句地加入這個話題談論，彷彿老胡三個月前的探親之旅，像是入了龍潭虎穴歷劫歸來似的。

「唉！回到臺灣才知道北京那邊情況這麼嚴重。我們蘇北老家倒還好，沒什麼動靜，根本本不曉得北京發生了啥事，消息完全封鎖。當時往北方的火車都停開，不過回臺灣的飛機沒受到影響。」

其實老胡在軍樂隊那批老士官長裡算是年紀比較輕的，不用這麼早退伍，至少還能幹個三、五年才退休，這樣年資或是退休也更豐厚些。但是隊上崔胖的事把他給嚇住了，搞得心裡相當不踏實。崔胖早幾年就跟老家連絡上了，也是為了等到退伍年限期滿，硬是在部隊待了二年。剛退伍才幾天，他就買好機票、僑

匯券、三大件五小件，還換了幾千塊美金，風塵僕僕從香港轉機再一路向北，回到青島老家一看，家裡在辦喪事，老母親沒等到崔胖，在他回去前二天嚥了氣。幾十年分離，就只差二天沒見到老母親最後一面。

崔胖回來臺灣後鎮日鬱鬱寡歡消沉得不得了，人也瘦下好大一圈。那段時間老胡他們常去探望崔胖，總依著他把事情從頭到尾敘說一遍，然後再陪老淚縱橫的崔胖喝二杯，任他咕咕嚕嚕翻來覆去說著遺憾悔恨。每一次聽崔胖說這些，老胡心裡就要發毛、犯嘀咕，深怕這種憾事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幾經思量便託了些人情關係，當機立斷從部隊退下來，不為別的，就想早點回去探親。

領班發過工錢後，桌上氣氛開始輕鬆熱鬧起來，為往生者辛勞一上午，完事之後喪家請吃飯，飲酒碰杯談天說笑，西索米這種白事就是如此。老胡把碗裡剩的佛跳牆一股腦往嘴裡刨，又把領班送的菸分給老盧、黑馬，並且側耳低聲對他們說：

「我先走一步。念邦早上來電話說剛打完

師對抗，要休假回來過節。待會兒我去黃昏市場買菜，晚上咱包餃子吃飯喝酒，你們倆下午沒事就先到我家去，好吧！」

「現在才過中午，黃昏市場賣菜嗎？」老盧用食指敲了敲腕上的精工表。

「欸！你不懂，明天中秋節人家休市，今天提早從中午開始賣菜，到下午四點就收了。」

「那好勒，念邦這孩子難得回來陪你過節啊！我也好久沒見到大姪兒了。」

「爽！有吃有喝我就一定到。」黑馬一臉饞樣咧著嘴樂呵呵，「對了，念邦現在是在哪裡當兵啊？」

「去！什麼當兵，人家孩子現在是中尉副連長，軍官！」

「唉呦！不錯哩！老爸士官長，兒子做軍官。啊！老胡你看到兒子要跟他敬禮喔！」

「你他媽有病啊！這世上哪有老子向兒子敬禮的。」老盧扯開嗓門對黑馬嚷嚷了一句，惹得一桌子人都笑了。

老胡離開喪家時天光也黯淡下來，那態勢看來要下雨，灰濛濛的雲層壓得很低，一坨坨

像被拉扯過的髒棉絮鋪滿整個天空。偶爾颳起幾陣沒章法的風，把藍白塑膠布棚吹得啪嗒啪嗒響，燥熱空氣總算來了些涼意。他到家後把小號放妥，又趕忙騎著他那輛破腳踏車上黃昏市場。

市場裡人聲鼎沸好不熱鬧，摩肩接踵買氣暢旺，過節家人團圓總得吃些好的，魚肉雞鴨蔬鮮海貨，每個攤子前都擠滿了挑揀殺價的人。老胡看了草蝦不錯，個頭大又新鮮，便向魚攤老闆問了價錢，一斤一百八十元，他沒吭聲又繼續看了看攤子上其他魚貨。思忖琢磨好一會兒原本想走的，後來還是開口跟老闆要了一斤半大草蝦和條不算小的白鯧魚。接著又買了蝦仁、排骨、土雞、韭黃、絞肉、香蕉什麼的，在黃昏市場兜了幾圈，手上的東西越來越沉，老胡精瘦胳膊上的青筋暴得像榕樹根一樣。好不容易把該買的菜都挑齊了，大包小包放進破腳踏車籃子裡，放不下的就掛在龍頭把手上。老胡有些費力地蹬上單車，搖搖晃晃踩了幾圈才把車子穩住前行。

氣象局中午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已經明顯

感到外圍環流開始影響。街上起了風，行道樹枝葉被吹得左搖右晃，店家招牌也不時發出一陣陣咣咣咣聲響，老胡拱著身子使勁踩單車，微禿腦門上那撮灰白頭髮也被吹得好亂。

才進家門老胡立馬鑽進廚房，先將雞湯燉上，又把排骨焯水去腥之後下鍋紅燒，耗時間的菜都得先弄，然後才洗啊切啊處理其他食材。老胡幹得很起勁，或許是有段時間沒跟兒子、弟兄一起吃團圓飯了，自從念邦畢業下了部隊之後，就少有機會回家。廚房裡沒多久就油湯滾沸飄散出食物香氣，抽油煙機馬達轟隆隆作響，簡單的小廚房許久沒有這麼熱鬧嘈雜了。老胡動作稍停，歪著頭側耳像是想聽清楚什麼，但油煙機的聲音實在太大，他索性甩了甩手上的水又在圍裙上擦抹幾下，掀起廚房門布簾探出腦袋，望向客廳牆角小茶几上那具黑色轉盤電話。

聽說眷村快拆了。老胡家這戶眷房並不大，小客廳擺了套藤椅沙發，還是他結婚時買的，用料和工藝都挺好，坐了二十多年，到現在仍舊硬朗不搖晃，雖然藤編和木質骨架都磨

得油亮，有塊椅面坐塌了還破個洞，老胡也沒捨得換掉，就鋸塊板把椅面給補上將就。三洋彩色電視機是結婚時隊上弟兄們湊錢合送的，映像管老了，畫面總有些朦朧，擺在藤椅沙發側邊那面牆前，白色粉刷牆面已經泛著灰黃，上頭掛著幾幀玻璃鏡框照片，大陸老家寄來的全家合照、老胡的結婚照、太太的獨照、念邦預校畢業照、念邦官校畢業照。

進中正預校的時候，念邦才剛滿十五歲，臨行前晚老胡把孩子喊來跟前，交代提醒他許多團體生活應該注意的事情和規矩，最後一臉嚴肅地要他明天自己搭火車去鳳山，也不讓他媽到車站送行，說是為了訓練一個男人獨立能力和勇敢。念邦嘴上已經長了好些細穢穢的絨鬚，他抿了下嘴唇默默點頭，直愣愣眼神裡看不出孩子腦袋裡在想什麼。老胡太太當時還在家附近的瓷磚廠上班，她怎麼能夠放下這個心，一早到廠裡便向領班請半天假，瞞著老胡急忙趕到車站買了月台票，誰知道才過開口就看見老胡已經在月台上了，他也偷偷向隊上告了假跑來。說好的要讓孩子自己搭車去報到，

但一家三口還是聚在了月台。

念邦穿着一件素色短袖襯衫和牛仔褲，腦袋頂了個標準小平頭，下擺算上來四指幅見白，老胡是個要面子的人，前二天刻意領著他去軍團理髮部剃的，他告訴念邦，就算還沒有正式入學，去報到還是得要有個樣子。念邦他媽一面為他捋平襯衫背後的摺痕，一面還不停叨絮生活上要照顧好自己的種種。老胡一身草綠服肩上掛著士官長臂章，身板直挺挺地站在一旁，他的嘴唇微微動了一下，但又沒說出什麼，最後就只是摸摸念邦的頭，看著這個稚氣未脫又有些愣頭愣腦的孩子。

火車開動了，平快車從緩慢啟動漸漸加速駛離，好幾個同去報到的孩子把腦袋伸出窗外跟家人揮手道別，也包括眼神有些茫然的念邦。

夫妻倆站在月台上看著列車漸行漸遠，念邦他媽一手挽著老胡的胳膊，一手摀著嘴忍不住嗚咽起來。

抬頭看看鐘，剛過下午四點，老胡把電視機後頭那塊專門揉麵用的板子取出來鋪墊在飯

桌上，再把拌好的豬肉蝦仁韭黃餃子餡、麵粉、擀麵棍也端到客廳飯桌，他算算時間該準備和麵包餃子了。平時大多吃韭菜豬肉餡，今天團圓飯改用韭黃，想到念邦愛吃蝦，晚上除了那道油燜大蝦之外，老胡又特意在餃子餡裡摻了蝦仁。過去老胡每次帶上孩子吃朋友或軍中同袍喜酒，只要夾隻茄汁大蝦，再倒杯黑松汽水，念邦便會乖乖坐在老胡身邊安靜地吃著，不像其他家孩子，脫韁野馬似地滿場跑竄。席間同桌朋友也會問問念邦學校功課情形，念邦總能拿捏分寸禮貌應答，縱使嘴上不說，但孩子的表現讓老胡心裡得意極了，嘴上也露出一絲驕傲又快慰的微笑。

小客廳裡很安靜，除了老胡使勁揉麵把飯桌桌腳壓出嘎吱響外，幾乎沒有一點聲音。他揉著揉著便有些走神，手上的動作也慢了下來，彷彿在思量什麼似的，不一會兒又回過神來望向小茶几上那具黑色的轉盤電話。看了幾眼，他還是放下了手上的麵團走上前去，表情狐疑地拿起話筒附在耳邊，聽到傳來「嘟……」正常的信號長音，他才又把電話輕輕掛回去。

紗門突然被推開，是老盧和黑馬到了。

「好香啊！今天燒什麼好吃的？」黑馬前腳才跨進客廳，就猛吸著鼻子大聲嚷嚷。

「排骨正燒著呢！今天還有油燜大蝦、乾煎白鯧、清蒸臭豆腐、泡椒雞雜、拍黃瓜、老母雞湯，當然豬肉韭黃蝦仁餃子是少不了的。」

「好傢伙，你搞這麼多菜，這是過大年啊？」老盧一臉驚訝，眼睛睜得圓鼓鼓。

「唉呦！念邦幾點回來，說得我都巴豆妖了啦！」

「呵！這孩子還沒來電話，也不知道坐幾點的車，啥時能到家不確定，不過早上電話裡是說要回來吃晚飯的。你要餓了，茶几上那串香蕉你先吃二根墊墊肚子。」

黑馬也不客氣，揪下一根香蕉扒了皮就吧唧吧唧吃起來，吃了幾口發現老盧在瞪他，黑馬才一臉尷尬傻笑，又扯了一根遞給老胡。

「我不吃，認識我這麼久，你幾個時候看過我吃香蕉？」

「他最討厭吃香蕉了，以前吃傷過。是咱念邦愛吃他才買的。」老盧邊說邊把香蕉搶了

過來。

「啊？吃傷過是什麼意思？」

老胡笑了，他放下擀麵杖拍拍手上的麵粉，走進廚房把先前沏好的一壺茉莉香片端出來，用軍團慶生會發的瓷杯替老盧、黑馬分別斟上，又給自己專用好多年的白搪瓷大茶缸倒了些，然後緩緩坐在餐桌椅上，喝了幾口熱茶才開始對黑馬娓娓道來：

「那年我們從舟山群島撤退上了輪船，情況很亂，軍人、老百姓都有，擠得滿滿一船都是。開船前伙夫炕了餅發給每個人，也就是所有的糧食了，但是航程很久大概有一個月都在海上吧！吃了幾天，身邊剩下的餅變得又乾又硬難以下嚥，索性就扔在自己睡的煤堆邊。後來連下好幾天雨，煤堆上的餅都發霉生出好長的白毛，斷糧的日子實在是餓到受不了，我用雨水把白毛洗掉，再把餅裡的黑煤渣水擠乾，就這麼吃了。」

「啊……」黑馬發出好長的驚嘆，表情更是不可置信，「那香蕉呢？香蕉是怎麼回事？」

「哎呀！你急個屁，別插嘴讓老胡慢慢

說。」

「後來船終於到了高雄港，但是不知道是要清查什麼還是啥原因，所有人都不准下船。

隔天老總統和蔣夫人來到碼頭探望慰勞我們，還犒賞每人五塊錢。我看碼頭上有人在賣香蕉，這種南方水果老家可不常見，加上實在太餓了，就把五塊錢放進鋼盔裡，再用根繩子綁住垂吊下去。和賣香蕉的老頭言語不通，只能使勁比手畫腳讓他明白要買幾根蕉。不過當時也搞不懂五塊錢新台幣有多大，只見老頭看到鋼盔裡的五塊錢大吃一驚，然後把整簍子的香蕉給我吊上來，少說也有幾十根吧！」

「哈哈，所以你就狼吞虎嚥享受一頓香蕉大餐了？」

老胡聽了黑馬這麼說，一口茶差點沒噙著，「香蕉大餐，呵呵，讓你連吃三天香蕉看你還覺得享受不？」

「那就真的沒有東西吃了嗎？」

「還是有的。或許是看我們船上這麼多飢餓狼狽的軍人和百姓可憐，有些心地善良的臺灣當地人，自己跑來碼頭搭棚子起灶煮鹹粥，

在船上聞到那大米和芋頭的味道，之香啊，要知道我們多久沒吃過米了。」

「可是你們不是不能下船，要怎麼吃得？還是用繩子吊鋼盔下去裝嗎？」

老胡嘆了口氣，一臉苦大仇深表情接著說：

「是有用鋼盔，但沒鋼盔的人就用破臉盆，甚至是腳上的破爛軍靴、大小便的痰盂……只要是手邊像個容器能裝鹹粥的東西，統統拿繩子拴住趕緊搶著吊下去討粥吃。沒辦法，大家都餓瘋了。」

老胡的聲音語速漸漸沉緩下來，話語就斷在這裡。他沉默了幾秒，緩緩把手上搪瓷茶缸放下，起身進了浴室擰開龍頭洗臉。

黑馬愣住，手上還拿著半截香蕉兀在那，他轉頭看向老盧，表情彷彿在問這是真的還是假的。老盧沒說話，皺著眉一個勁抽菸，煙霧迷漫圍繞在他的臉前，使他的五官看起來有些朦朧。他跟老胡同在軍樂隊多年，既是同僚也是好友，這段往事是知道的。小客廳陷入有些尷尬的安靜，只有外頭颼颼風聲和浴室傳出來

的嘩嘩水聲。

老胡從浴室走出來又轉進了臥房，邊走邊拿毛巾不停擦著濕漉漉的臉。不一會兒手上提著二瓶酒出來，擱在老盧和黑馬面前的茶几上。

「乖乖！湯溝大麪。」

「大陸酒捏，這個好喔！」

老盧跟黑馬一看到酒就來勁，拿起酒瓶來左右仔細端詳，像是看稀奇的寶貝那樣，還不時交頭接耳討論著。平時他們這幫兄弟酒可沒少喝，天熱喝啤酒、天冷喝高粱，但大陸酒對他們來說還是稀罕的新鮮貨。

「這是回去探親時，對台辦主任請吃飯時候送的。我們老家那邊產的酒，據說北宋時期就開始有了，挺香的，不辣喉不上頭，今晚咱四個爺們就喝它吧！」

老胡嘴角揚起了些微笑，邊說邊把麵團搓成條，再揪成一個個劑子，然後用手掌壓扁，使上擀麵棍麻利熟練地擀餃子皮。老盧也把黑馬摺在一旁過來幫忙，他老家是東北長春的，包餃子就像喝水一樣容易平常。先拿張擀好的

餃子皮攤在手心，用筷子夾一坨餡放在中央，

上下一合再熟練輕巧左右二邊捏出規整的折子，一顆白胖胖餃子就完事。黑馬站邊上看老盧包餃子好像挺容易，也忍不住手癢拿張餃子皮試試，結果他還真不是這塊料，捏出來的餃子口沒封緊不說，外型也歪瓜劣棗慘不忍睹。

「哎呀！去去去！你這是瞎鬧，滾犢子邊上涼快去。一會兒等著吃就行，別在這添亂。」

「好啦好啦！我當大爺等著吃就好。」黑馬被老盧削了一頓退開餐桌邊，搓著手傻呵呵咧嘴乾笑，「不過呢，我其實比較愛吃高麗菜水餃，韭黃的不好吃，有一種辣辣的味道，吃完嘴巴也臭臭的。」

「什麼臭，你嘴巴平時就臭。豬八戒吃大麥，高級貨都給你說埋汰了，有得吃就不錯啦！」老盧眼睛根本看著黑馬，手上捏著餃子數落他。

「黑馬呀！你們祖輩從大陸過來得早，到你們這一代再怎麼辛苦總還是能吃上口飯，不像我們，過來的時候一窮二白，頭些年部隊也艱難，幾乎沒吃過幾天飽飯。現在生活好了，

回想以前的日子，那真是不堪回首呀！」

「都已經到了臺灣，笑死人了，寶島呢，你們又算是吃國家的，怎麼還會餓肚子？」

「民國建立以後，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國家虛弱、民不聊生、部隊也窮，臺灣那時候也還是農業社會，不像現在經濟繁榮。」

「呵呵，很難想像在部隊吃公家飯還會巴豆妖。」

剛到臺灣的頭二年，老胡還只是個少年兵，出操訓練嫌個子太小，也就是跑跑公文辦些雜事。但是部隊其他人就不同了，每天光膀子只穿條紅褲頭，戴斗笠打赤腳，在南臺灣炙熱太陽底下操課訓練，曬到脫皮肩上也出了水泡，可是鬥志依然高昂口號喊得響亮，「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縱使艱苦異常，但因為大家都有著打回老家去的共同念想，沒聽過一個人抱怨。不過那時候部隊真擠不出錢來，伙食非常差勁，桌上就一個鐵臉盆，稀稀湯湯全是菜和豆腐，沒什麼肉食油水，米飯都是陳倉舊米，一碗可以挑出小半碗穀子或小石頭，蒸饅頭的麵粉不知道是什麼

來路，吃起來一股霉味。每天大量消耗體能艱苦出操，伙食營養卻跟不上，有些人得了肝病、瘧疾什麼的，根本撐不了多久就死了。

「念邦小時候挑食，都是被他那個媽慣壞的。這不吃那也不吃，我可是餓過肚子遭過罪的，這件事絕不能依他，挑食就是一頓揍，非得把他這壞毛病拗過來。」

「那老胡還是你教得好，現在兒子很有出息當軍官，以後給你們胡家光宗耀祖。呵呵！」黑馬一臉二百五卻說出一嘴正經話，說完連他自己都覺得好笑。

「但這孩子脾氣也挺犟，常常臭揍一頓還不吃。後來是進了軍校才完全改過來的。剛去半年寫信回來說，每天鍛鍊體能又不准上福利社，吃飯時肥豬肉也吃、蔥薑蒜也吞，連最討厭的胡蘿蔔都當成紅燒牛肉，餐餐都得幹上三碗飯才得飽。」

「就是，我說像黑馬你呀，一身臭毛病壞習慣，就該去軍校好好修理磨練一下，肯定能變成有為中年。」老盧一手打了火遞到黑馬嘴邊替他點菸，又一邊笑著消遣他。

「好了，你們自己看看報紙、喝茶、看電視，我進廚房燒菜。都六點了，估計念邦應該也快到了。」

將近一百個餃子整齊地排在揉麵板上，大小均勻折子漂亮，二個北方男人幾下子就搞定。過去大陸北方不比南方富裕豐饒，對於吃沒那麼講究，過年、元宵、冬至或是家裏面有值得慶祝的事，就是來頓餃子，在老胡或老盧家鄉也是這樣。

天色完全暗下來還下起雨了，而且雨勢越來越大，混著疾勁的陣風，呼嘯擊打在眷村巷弄街坊間，也打在老胡家屋頂灰色水泥瓦和門前塑膠遮雨浪板上。也不知道是哪家鄰居的大門沒關好，被風吹得砰啊砰直響，教人聽得心裡犯躁。

小茶几上的電話忽然響起，清亮鈴聲彷彿把小客廳裡的空氣都震動起來。老胡一手油膩連忙從廚房探出頭，邊拿抹布擦著邊要老盧去接電話。

「喂，欸……是，他在廚房燒飯，欸，我……我老盧，嗯哪，好好好，知道知道，我

立馬跟他說。」

老盧掛上電話，搖搖頭呵呵笑了二聲。老胡還捏著抹布下意識地不停揩手，表情急切望著老盧。

「怎麼樣？啥情況？」

「嗨！假警報，沒事。村自治會辦公室打來的，說要眷戶緊閉門窗做好防颱工作。」

老盧湊到廚房門口，把布簾撩起來搭到桿子上，倚著門框看老胡煎魚。黑馬也百無聊賴看著牆上那些照片，他來過老胡家幾次，喝茶、喝酒、聊天，卻從沒有仔細端詳過這些影像。忽然他像是發現什麼驚奇的事情，三步併二步也湊到廚房門口問老胡：

「老胡，念邦預校畢業的時候才幾歲啊？怎麼看起來這麼幼齒？」

「十七歲，他十五歲國中畢業考進去的，怎麼啦？」

「十五歲就送去軍校！你怎麼捨得呀？是不是不愛讀書就乾脆送去做兵？哈哈！」

「你放屁！我大姪兒成績好得很，國中畢業全校前十名哪！」老盧一手叉腰一手用食指

對著黑馬的鼻子不停上下點晃，「十五歲念軍校算什麼，老胡十一歲就進部隊跟著跑來臺灣了。」

「怎麼可能，」黑馬愣住了，眼睛睜得好大，「部隊怎麼會收小孩子？」

老胡把煤氣爐和油煙機關了，又把鍋裡那條煎成金黃色的鯧魚剝出來放在大橢圓瓷盤上，還用鍋鏟撥了二下把魚擺正，這才幽幽地轉頭跟黑馬說：

「你不知道那時候局勢有多亂，晚上靜的時候都能聽到村外槍聲，啥情況完全弄不明白，村裡各個心頭瘳得慌，都說八路軍恐怖會弄死人，所以能跑就跑能逃就逃。我們收拾好細軟家當也準備往南方走，後來聽我娘那邊親戚說我表哥在部隊裡當排長，可能要退去臺灣，我是家裡唯一男丁，我爹總有要保住香火的想法，況且部隊有熟人可以照顧，就把我送去給表哥當小傳令，自己帶著我娘和二個妹妹一路也跟在部隊後面跑。」

「然後你們就到臺灣來了？可是你爸媽怎麼沒來？」

老胡把乾煎白鯧遞給老盧，又努嘴示意他端到飯桌去。轉身把炒好的肉末、蝦米、香菇丁、豌豆鋪在臭豆腐上放進蒸籠裡。

「唉！說來話長，總之，當時的局勢太亂了，我娘和生病的二妹耽擱在前一個鎮，我爹回去接她們，誰知道部隊當晚就拔營轉進跑了，等爹娘回頭尋來，找不著部隊也找不著我，從此就一別四十年。」

「哎呀！好了，不說這些了，大過節的。黑馬，去洗手幫忙擺碗筷。」老盧揮手吆喝。

老胡拿了條乾淨抹布把飯桌揩拭乾淨，老盧進出廚房把菜都端上桌，黑馬負責擺上四副碗筷和四個小酒杯。忙和一下午終於把這頓團圓飯給備妥了，現在就等念邦到家，餃子一下鍋就可以開動。正當他們三個爺們搞定飯桌上的一切準備安坐下來時，突然眼前一黑，停電了。

「唉呦！壞了，停電啦！」

「保險絲燒斷了吧？」

「咋突然停電了呢？怕是颱風把電線給吹斷了。」

小客廳裡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牆角的電風扇也呼呼嗡嗡漸漸停下來。老胡摸進臥室在櫃子裡翻找出手電筒和蠟燭，老盧和黑馬接過來掏出打火機點了二根，再滴幾滴蠟油把蠟燭黏在飯桌面上。漆黑的斗室頓時暖光漸亮，溫潤光線照在一桌子熱氣騰騰的菜上，也暈染在老胡稜角分明消瘦的臉上，他的皺紋看上去更深刻了。

「念邦這孩子，都快七點半了，他早上電話裡怎麼跟你說的？等會兒一定要罰他多喝幾杯。」

「師對抗打完啦！早上營長宣布休假，他買了中午的對號快，說是晚飯會到家。」

「真是的，該不會火車受颱風影響了吧？」

「老胡，不是小老弟我說你，自己都當了一輩子的兵了，就這麼一個寶貝兒子，怎麼還送他去當兵呢？」黑馬點了根菸，吞吐了二口才一臉正經地問老胡。

「其實道理很簡單，我這輩子是部隊給我的，即使退伍離開了，把兒子送去是報答這分

恩情。再說，一個把守大門的警衛退休，總還要有人接上，繼續保護這個家，不然家裡頭的人怎麼能安心踏實地生活呢？」

「好！」老盧使勁拍了下自己大腿，又豎了個大拇指，「我盧某人真服了，沒想到你書讀得不多，但是……」

老盧話音還沒落，小茶几上黑色電話突然鈴聲響起，三個爺們都征了一下，然後同時往電話方向看去。老胡立馬拔起身子走上前，急切地拿起話筒接聽。

「喂！就是啊！嗯……：好，好……：好勒，沒事，你忙去，明白的，你自己要好好好啊……：行，知道勒……」

老胡輕輕放下話筒，也沒走回飯桌，直接在藤椅沙發上坐下。老盧和黑馬都把腦袋探向老胡，客廳裡除了飯桌有點燭光，其他地方幾乎黑燈瞎火，看不清老胡臉上表情，只覺得氣氛不太對，所以都不敢吱聲。老胡不言語，靜靜呆坐一會兒嘆了口長氣，他走回飯桌拿起桌上那瓶老家產的湯溝大麴，緩緩把蓋子擰開，為老盧、黑馬把酒斟上，然後也往自己杯裡倒

滿。

「咋回事？念邦說啥了？」

「對呀對呀！是念邦打來的吧？」

老胡繃著張臉，實在看不出到底是什麼情緒，但他呼吸聲挺重實，即便外頭風雨交加都還能清晰聽見。老盧和黑馬丈二金剛搞不清現在什麼情況，心裡卻又急得半死。

「欸！你倒是吭個聲吧！念邦電話裡怎麼說的？」

「說是部隊取消休假，唉！要戰備，預期颱風會有災情，待命準備救災。」

老盧和黑馬一聽都蔫了，等待念邦一下午，總想大家團聚吃飯喝酒，也聊聊孩子在部隊的生活，這下可好，念想全都落空。但他們知道最失落的是老胡，想說點什麼安慰他，但又實在想不出能說些什麼。

老胡舉起酒杯，對向二位哥們：

「來，管它外面風風雨雨，咱乾一杯，安心踏實地吃飯喝酒。」

老胡仰頭一飲而盡，高純度的酒液在他嘴裡瞬間炸開，猛烈灼燒著口腔和味蕾，他一摒

氣，硬生生全嚥下去。老胡放下酒杯，用手背擦了擦嘴，然後露出一絲驕傲又快慰的微笑。



優選

《救》勇氣與信念 莊凱仲

序幕

「林上尉，請到 A 棟 15 室會議廳，會議再 2 分鐘就開始了。」手機螢幕上跳出 Line 訊息。一名男子抬頭一望，艷陽高照的夏天，濕悶氣溫如電鍋裡循環蒸氣，斗大汗珠不停地從他額頭滑落。男人無暇注意自己已汗流浹背。他拎著厚重雙肩戰術背包，在今晨才成立的臨時指揮所報到。

身高一米八，快步踩在低矮的迴型階梯上。林言城瞥了手錶，八點五十八分。他告訴自己沒時間再浪費，他希望能甚至忽略這場會議，快刀斬亂麻。他快步進房，見桌上指揮官及長官桌牌，他知道這次任務規模有別以往。

這一天，並不安寧。高雄半夜發生規模甚大的氣爆，據媒體報導，有三百多人罹難，許多人在坍塌大樓中急待救援。國軍在第一時間派出陸軍、海陸、工兵群等部隊投入救災工作。

海軍陸戰隊上尉林言城被任命為一支救災群的指揮隊長，前進現場。

第一章

空氣中瀰漫著濃烈味道，些許瓦斯味，又略帶有鐵鏽、霉味，灌進鼻腔內，使人感到極為不適。一名男孩緩緩張開眼睛，眼前光景不是他所熟悉的臥室，映在眼前的樑柱塌裂，搖搖欲墜懸在半空，書灑滿各處，地上也滿是玻璃碎片。連他心愛的筆電也半開式面朝下倒臥。他吃力撐起自己的上半身，聞到一股濃烈刺鼻的味道。「咳咳，該死，發生什麼事。」他推開壓在身上的椅子與書本，試圖用腦袋解釋眼前現象。他記得，前一刻他還在網路遊戲中激烈的廝殺。

「有血的味道」男孩摸摸嘴唇，上面有滑溜黏稠的液體，他看著手指頭沾下的液體，

「是血，靠天！到底發生什麼事？」男孩起身，感覺一陣暈眩，他扶著一旁房間內唯一還矗立著沒倒下的衣櫥。心頭突然一驚似乎想起了什麼。

「心淳，你沒事吧！」男孩突然慌張的跑向走廊盡頭房間，只見一名著花邊淺藍連身裙的少女呆坐地上，女子長髮及肩皮膚白皙，偌大雙眼空洞直視前方，一動也不動。「心淳，你還好嗎！有沒有怎樣？」男孩幾近質問般詢問女孩，搖動她雙肩。「哥，我……沒事。」女孩緩慢地答道。男孩拍掉女孩頭上雪白粉塵拉起女孩的手，「沒事就好，起來，我們趕快找到爸媽。」

兩人在房子裡大聲呼喊，主臥、廚房、客廳四處探查，都沒看到雙親的身影。男孩看了外面天色漆黑，手錶指著三。心想這時間父母不可能外出，「媽的，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他心裡怒嚙。

外頭地道嘶嘶作響，一群氣體奮力灌溉推擠，像賽馬場柵欄後方，虎視眈眈等著鳴槍聲響，向前衝刺的馬兒。而他們沒有等得太久，地道受不了內部持續壓縮膨脹的氣體，頓時間碰的一聲，火心從地殼竄出，圓厚的火球筆直向上噴發十五層樓高，地表像高溫烘烤蛋糕般，表面龜裂隆起，與地面相接的建築則不情願地跟著地殼搖晃舞動。

男孩感到耳朵深處的耳膜窟窿作響，彷彿耳膜被人用力來回拉扯般，霎時，一道鮮艷火紅的閃光從玻璃窗透進來，伴隨著玻璃落地碎裂的清脆聲，汽車警報器聲迴盪在整個巷弄，頓時讓寂靜的夜裡喧鬧不已。櫥櫃上雜物如同跳水求生的海難者般紛紛往下墜，不偏不倚地砸在兩人後腦勺上。男孩身體癱軟無力倒臥在地，他失去意識前只感到劇烈疼痛與麻痺，心跳加速，而身體在微微顫抖。

第二章

林上尉坐在悍馬上，搖搖晃晃地向目的

地急駛，他感到移動的車速非常快，甚至像是車輪沒有接觸到地面般，大部分時間是飄在半空中。事態緊急，他早上跟老婆捎了封簡訊「我被派去災區救援，不用擔心，我會好好的。」妻子還沒已讀，「可能在忙吧！現在醫院應該也是忙翻了才對」，他邊安慰自己，邊將民用機放進上衣前口袋扣起鈕扣。

聽完指揮官的簡報後，他的心情有一陣子都無法平復下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市政府到底在搞什麼鬼？為什麼化工公司會發生這種事？」有許多的疑問不斷湧現。直到駕駛兵一聲「報告長官，我們到了。」打斷了他的思緒，「現在不是想這些的時候，執行任務要緊。」他俐落地戴上鋼盔下了車，指示少尉學弟用最短的時間把弟兄集結好。

一隊三十人的海軍陸戰隊員在地面上整齊劃一的排列，精神相當抖擻。負責集合的少尉喊道「立正！稍息！」士兵齊聲「長官好！」。「稍息！」林上尉走向前仔細檢查每人身上的鋼盔、S腰帶、戰備水壺，「都沒遺漏，很好」。「各位弟兄大家好，這次的任務是負責支

援高雄市政府搜救任務，這起事件發生的非常突然」。他鏗鏘有力地宣達任務指示，並逐一掃視每一位弟兄的雙眼。

「我知道大家都很不想在炎熱的天氣下全副武裝，不過人命關天，我們在執行任務的同時也要確保自己的安全，請各位弟兄多忍耐一些。我們的目標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這一帶的搜救，將倖存者送完醫院接受治療。」他戰兢兢地將作戰目標宣讀完。

「稍息後開始動作。稍息！」所有人動作俐落的完成稍息動作，絲毫不敢馬虎。他以眼神示意少尉帶隊官將部隊帶往搜救起始點。

幾分鐘後，他們步行到搜救任務的起始點，眼前景象有別於電視上的平面影像，對這群未上過戰場的官兵而言都極為震撼。只見一渠寬約8公尺的水道將馬路一分为二。許多汽車傾斜半倒在凹陷的道路中，機車則是倒得倒，有得則被石塊擠壓到車身支離破碎，或是數輛機車堆疊在一起。道路兩旁的店家招牌及門窗滿是坑洞沒有一處是完整的。要說那是市區交通最繁忙的樞紐之一，若不是曾在這裡消

費或行經過，大概不會有人相信這個說法。

「許少尉，你帶一隊往東向民房搜索，我帶一隊往西搜索，到水道盡頭會有路段可到對面，屆時再反方向往中心點搜索，我們在中心點位置會合。」許少尉認真傾聽，絲毫不敢大意。「任務預計結束時間是13：30。動作迅速但要確實謹慎，不要放過任何生命跡象。」他對面的男子舉手敬禮「報告，是！」便轉身召集一隊往東邊走去。

林言城自己則帶著剩餘弟兄逐間搜索，想著能救一個是一個。

一邊前往民宅的現場，林言城心想這一切就像做夢一樣，前一天還在寢室處理文書作業，這一刻卻在跟死神拔河。根據長官的彙報，管氣不太穩定，很可能會發生後續爆炸。不過他並沒有讓其他弟兄們知道這個情報。

他望向一片狼藉的殘骸，腦袋浮出印象裡繁華的街景，上週他才和太太來三多路上的美式餐廳有一個甜蜜的約會。誰也沒想到，一夜之間這裡會變成滿目瘡痍的人間煉獄。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大多數的住民在第一

時間已被警消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只是深怕有生還者礙於某些因素，沒有跟著出來。「民衆的生死存亡操之在我們的手上，絕對不能馬虎」，對官兵喊話的同時，他也試圖對自己實施信心喊話。

因為，這個任務有多少危險在前方等著他們，他並沒有答案。

第三章

「護士，這名患者快休克了，趕緊推進加護病房」，ㄇㄢ送來了一名看似身體嚴重燒傷意識不清的患者，一名四肢纖細的女子，迅速俐落地將病床接過，往加護病房方向，一邊檢查各項指標數值，抄寫在旁的板夾上交給急診醫師接手。

「這已經是今天送來不知道第幾位傷者了，很多還是送到醫院前就D.O.A（到達前死亡）了。這樣下去是要死多少人啊？」這名女子面露疲態說著。一旁的護士回應道：「茹芬姊，我早上看新聞說已經死了三百多人了，還不含早上十點後的統計。」

「再這樣下去我怕我們的血庫血液不夠，得趕快跟捐血中心緊急調血才行。」廖茹芬焦慮地說著。

「茹芬姊，接下來我來處理就好了，妳趕快去休息。妳從半夜就來支援到現在，我不希望妳跟其他人一樣累倒了。」這名護士憂心忡忡地看著廖茹芬。

「我沒關係的。」雖然嘴巴上如此逞強，但其實廖茹芬感到自己已有低血糖的徵狀，畢竟已連續十二小時都沒進食了，她雙手撐著一旁的洗手台感到一陣嘔吐感。纖瘦的背影常讓人誤以為她是不是營養不良，確實她也常因為熬夜加班，日夜顛倒，讓她比婚前的模樣更加乾瘦。「學姊，你還是先回去吧！」護士學妹叨念著。

深知自己身體狀況不敢嘴硬，「好啦！好啦！我收拾一下就走。」她拿起手機，時間確實比她想像中還晚，螢幕解鎖後看到先生言城傳來的訊息，她心揪了一下。雖然手指微麻，但不影響她在螢幕上打字「我剛下班，正準備回家休息。自己注意安全！」雖然剎那間，她

自私地希望先生現在就陪在她身邊，不過她們彼此都知道，自己都是站在第一線的重要崗位。她扭動脖子，感到肩頸已僵硬難耐，她決定回家路上買碗粥，洗個熱水澡後倒頭就睡。

第四章

窗外救護車鳴笛聲與大型機械施工聲此起彼落，王品之緩緩起身望向窗外，太陽直射進來照在妹妹心淳的臉上。他真希望昨夜只是一場噩夢，但看著眼前像是被轟炸過的廚房，鍋碗瓢盆灑落一地，他知道這已經是不可逆的結果，就像遊戲一樣，輸掉的戰績是沒辦法重來的。

他感到頭部後方隱隱作痛，他俯身向前喚醒妹妹。

心淳雙眼微開，表情看來相當不適，「哥，好痛喔！」「哥知道，哥也是，我們現在先去找爸媽，晚一點哥再幫你看一下傷口。」「好。」

兩人開始在家中搜索，每一間房間都找過了，仍找不到父母的蹤跡。但主臥房的棉被摺

痕，明顯有人從床上慌張下床的跡象。「我記得昨晚他們有回房睡覺。」「我也是。」

他好像想起一件事，話也不說的走向客廳，開始在客廳中央崩塌的瓦礫堆中翻找。心淳走向前，「哥，你在找什麼東西？」

「等等。」

男子不停地將瓦礫堆上可移開的木板、石塊往旁邊堆放。突然間，他停止了動作，跪了下來，背部開始不自然的抖動，似乎抑制著什麼。

「哥，怎麼了？」

「你不要過來。」品之向後伸手，阻止妹妹向前一步。

「噢！不要！」女孩從石堆中看到一隻毫無血氣的手向上仰著，五指微開。她認出腕上那隻紅色女錶是去年送給媽媽的母親節禮物。女孩癱坐在地上，酸澀的感覺席捲她的五官，

斗大眼淚無節制的宣洩出來，「媽，不要……為什麼……」品之緩緩將妹妹的頭靠在肩膀上，右手安撫那不斷抽搐啜泣的身軀。

「心淳，有哥在，有哥在。深呼吸，深呼吸。」直到那端身體不再顫抖，他用手擦拭掉

心淳臉上的淚痕，「我們現在得先想辦法活下去，這樣爸媽才不會擔心，好嗎？」心淳不語，眼神向下微微點了頭。

品之站了起來，跑向窗外打開木窗，外面的街景並沒有比家裡的情況好到哪裡去，只能用斷垣殘壁來形容。他用盡全力嘶吼著「有人在嗎？救命！」喊了數聲，但施工機械敲擊石頭的聲響在空中盤旋著，似乎霸佔著頻道不讓任何人發聲。雖然他痛恨這個霸道的噪音，但也讓他感到興奮，「有聲音就代表有人在那裡！」確認機械噪音不再奏起交響曲後，品之用盡身體所有的細胞，大聲向外呼喊：「救命！請來救我們！」他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刻這麼希望別人關注他。

第五章

在災區爆發最嚴重的三多路上，一隊陸戰弟兄正在一處殘破的民宅，奮力的搬開一塊塊倒塌的笨重石塊，放眼望去，石塊上鋼筋外露，雜著玻璃碎片、水管與機械零件。凌亂不堪的現場，像是遭受砲彈猛烈轟炸後的殘不忍睹。

不過這裡不是戰場。

「唉！你們看我挖到什麼，夏美冰品店，餵，這時候好想吃一碗剉冰喔！」一名隊員手中拿著一份彩色傳單嚷嚷著。周圍其他的阿兵哥開始附和說著：「對啊！好想吃喔！」「什麼時候可以休息呀。」

「我知道你們都很想休息，不過我們踩著這堆瓦礫下面，可能還有人奄奄一息等著我們救，大家再撐一下，晚一點就讓大家休息。」帶隊的上尉軍官林言城試著要官兵專注任務但不帶有嚴厲指責。畢竟凌晨五點就被叫醒待命，硬生生被派遣進行搜救任務，到現在一伙人已忙碌了六個多小時都未間斷。

一旁的中士王漢之跟著安撫弟兄的情緒，直說：「大家越快把任務完成，下任務後我請大家吃冰。」弟兄們聽到要請客，各個心滿意足的繼續東翻西找。王漢之和林言城兩人相視而笑。

此時一隊四人的小隊伍踏著小碎步前來，笨重的綠色物流籃內裝滿了一個一個白色紙盒，「報告，下士邱冠耀奉命送餐盒前來。」王漢之向前查看往籃內瞥幾眼，「知道了，放

到旁邊空曠地就可以了。」「報告是！」「放好了，你們就可以回去了。」

四人緩緩將打飯班料理的餐點放在泥地上，「報告長官，營長說如果你們還有需要，吃不夠的，再跟營部反映。」「好，知道了。」「長官辛苦了！我們先回去了。」四人以三人一縱下士領隊的往大路邊走去。

「放飯了！大家用水壺洗洗手，就過來一人拿一個便當去吃。」大伙一陣歡呼騷動，似乎很久沒這麼期待打飯班送來的飯盒了。

林言城打開便當盒，映在眼前是肥瘦勻稱的三層肉，配上筍干、一道清炒高麗菜及滷蛋一顆。雖說不上是高級便當，但也足以慰勞身軀的勞累了。他大口扒一嘴爌肉及白飯，醬油與米香在嘴裡交織，真是幸福啊！雖然飯粒似乎沒有很熟，不過這時能吃上一頓熱騰騰的飯盒還有什麼好棄嫌的呢？

林言城想起一次，老婆第一次煮飯時也煮出這種飯心硬硬的白米飯。他當時還取笑老婆是要煮義式燉飯嗎？夫妻倆鬥嘴的快活湧上心頭，「不知道茹芬她現在好嗎？應該也是很忙

吧！」他心想，兩人受國家栽培，為的就是服務人民。他感到自己並不孤獨，心想在這危難時刻和老婆共同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心裡有一股暖暖的幸福滋味。「還是臺灣菜最合我味」他對著空空的便當呢喃。

中午用餐後，林上尉讓大兵們在一處民宅歇息。他們將鋼盔放於腳旁，頭頂細短毛髮滿是汗珠，有人脫下上衣只著內衣乘涼，幾小時的苦力活，讓士兵們雙頰漲紅，四肢發軟。

林言城謹守分際，即便再熱，也硬穿著軍服未脫下。合身的虎斑迷彩服遮掩不住他結實的肌肉線條，渾厚的胸膛及腰板，搭配俊俏修長的臉龐，能讓不少女性心動羞澀。炯炯有神的双眼及扎實嚴謹的言談，讓人信服他的領導。黝黑膚色間接證明他承受的嚴苛訓練。

他心想，平時的鍛鍊讓這群弟兄能應付這些吃體力的任務，不過畢竟是人不是神，再這麼操下去也會累死，得讓他們休息一下。所以他並不苛求這群大兵休息的儀態，認為他們值得小歇一回，只要不被媒體或有心人大作文章就行了。

有的人倒頭大睡，有的則吞雲吐霧快活一番，有幾個則靜靜地發呆放空。就在這時，林言城似乎聽到遠處有呼喊聲。他令中士王漢之帶人前去偵查，不一會兒。王急忙的小跑步回來。

「隊長，好像有人在呼救。」

那一刻，林言城全身上下的肌肉又再次緊繃了起來。

「在哪裡？」

他隨手抓著鋼盔及對講機，朝門外跑了出去。

樓下傳來急促聲響，是粗厚鞋底在石塊上磨擦的聲音。「心淳，有人來了！」品之欣喜地探出頭向窗下望去，看到一群阿兵哥在樓下四處張望。「這裡，上面！我們在五樓！」品之用力揮手。

一名高壯男子見狀揮手向他們回應，簡單問了幾個問題後，喊著：「你們等著不要害怕，我們馬上就上去救你們！」

林言城既興奮又緊張，他們終於發現有生還者，但這卻是第一次指揮救人。他拿起拐拐

聯繫指揮中心，「這裡是九九旅搜救支隊報告，我們於搜救點編號G7附近發現年輕生還者，一男一女四肢健全可活動。所在民宅因坍塌堵住無法進出，我們開始實施救援行動。」

「嘶嘶……抄收，請務必救他們安全出來……嘶嘶。」

第六章

林言城率隊進入大樓才發覺，大樓內可能因爆炸導致管線破損，建築喪失了供電功能，電梯無法使用，逃生梯也因牆壁倒塌堆滿石塊，一時半刻無法清除。心急如焚的他，大步走出大樓，四處環視地形，試圖找出一個切入點。

「有了，右邊那棟建築物可以。快把伸縮梯拿來。」

「隊長，我們是要從旁邊那棟建築物搭橋過去救人嗎？」「對，看起來只能這樣了。」

「這……這滿危險的，伸縮梯結構上可能不夠強。」「那我們就想辦法把它強化到可以讓人行！」「是！」

王漢之領隊四處蒐集可使用的材料，找來竹竿、鐵棒、鋼筋、水管……「看來這些材料應該夠了，漢之，你找幾個班兵把竹竿成捆綁一起，之後固定在伸縮梯內側。越牢固越好，不過要快！」「是！」

數名班兵如同在製作裝置藝術般，把不同材料左添右加，最後整合成一個整體，霎時已揮汗如雨。林言城指示班兵將組合好的作品搬至一旁民宅的五樓，自己則已經在窗邊等候。

「漢之，你找一些軍用包，軟墊還有一些沙包，墊在底下做安全緩衝。」

「收到，沒問題。」樓下的男人答道。

三名班兵將伸縮梯搬上，林指示他們將梯子搭到對面大樓的窗邊，並用磚頭及繩索固定。確定不搖晃後，林言城爬上窗台，用戰靴試探性踩著伸縮梯上的橫桿。這款伸縮梯，主要用來由下往上爬，並不適用於平面的橋樑作用。過於細長的枝幹，顯得有點弱不禁風。

作為帶隊官，鼓舞士氣的方式還是得身先士卒。林言城小心翼翼地踏上「升級」後的伸縮梯，一步一步緩緩走向對面的民宅，伸縮梯

咔嚓咔嚓地作響。

王品之目睹著這一切，屏氣凝神深怕發出一點聲音都會驚動正在橋上行走的阿兵哥。一旁的妹妹則不敢正視手捂著眼睛，「加油啊！加油！」她在心裡由衷的佩服眼前這位國軍弟兄，如果換作是她自己，說什麼也不敢踏上那送命般的死亡之橋。

此時林言城已經且走且停的過了「橋」的一半，他想起國中時走的那樁獨木橋，鼓著勇氣及男人不能輸的意志，搶在班上女同學面前勇敢挑戰沒人敢走的關卡。兩層樓高，下面台地平放著軟墊，準備接著失足滑落的選手。雖然安全措施做足了，但本性仍然不自主地感到慌恐懼怕，小腿不時的發抖與手心冒汗。班上愛慕的女同學為自己喝采打氣，感到勇氣倍增神氣奕奕，他大膽大步往前，誰知那時左足踩滑，身體墜落於軟墊上，雖有安全氣墊，但摔下瞬間仍感到暈眩及耳鳴，男同學們訕笑紛紛此起彼落，好似他們才是勝利者。唯獨那位愛慕的女生眼神流露呵護，雖挑戰失敗，但林言城也感到心滿意足。

伸縮梯晃了一下，將林言城拉回15年後的高空中，他瞥了腳下一眼，樓高多少他已計算不出，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摔下去肯定一命嗚呼。然而他卻沒想到自己又重蹈當年的覆轍，左足踩下他感到重心不穩，但此時已經來不及了，伸縮梯陡地向左翻轉，林重心不穩往左傾斜，這時他腦袋一片空白，只聽到周圍旁人尖叫一聲。

當他回神過來時，他已臥伏在伸縮梯上，臉朝下緊抓著兩側扶梯，身處半空四肢在發抖。他感到自己渺小及無力，恨不得背上長出一雙翅膀或者像小勞勃道尼有一只可噴射飛舞的鋼鐵手臂。他發覺自己處於進退兩難的窘境，無法後退，也無法繼續向前。他試圖緩緩地起身，伸縮梯發出難堪的聲響，似乎在咆哮怨恨它不堪負荷的肩上的重物。他將雙手撐起，緊繃的肌肉完全不敢鬆懈，他希望盡量不將身體重量置於梯上，然而他心底知道，這樣做完全徒勞無功。梯子似乎也在顫抖著。林言城內心祈禱，希望這梯子千萬要撐著陪他走完全程。

此時他想起了廖茹芬，還有家中的父母親、隊上的弟兄長官、王漢之。他想起這些人的微笑，還有他們擔心焦急的模樣。他瞧了前方窗戶後的少年，他年方才十八出頭歲吧，「他們還等著我呢！」

這時他心意已決，決定孤注一擲，奮力一搏。腎上腺素已灌注了全身，他右腳一踏，使勁將自己身體全速往前推進。他用此生最快的速度奔向前方的小方格，就在抵達終點線的前方之際，腳下的梯子再度發出嘶吼，這聲嘶吼聲像似最後通牒，警告他，我已經到極限了。此時林言城雙腿本能的向前一跳，將身體拋向窗口，腳邊已無可踩踏處，時空靜止般，聽不到任何外界聲響。

「啊！」一聲慘叫劃破寂靜。林言城撞上某物，並與那物一同倒在地上，直到那物發出哀鳴，他雙眼一瞪發現壓在他下方的正是那少年。他趕緊翻身，讓身體靠在扎實地板上，背部感到一陣沁涼，眼下是陌生的天花板，他撫摸著自己胸前的拐拐，感受著心跳起伏，林言城大喘一口氣，「活下來了。」林言城起身，

環視四周，他舉起大拇指探出窗外向隊員們報聲平安，對面傳來一陣歡呼，「太好了隊長，我們都緊張死了！」「你不要嚇人啦！」一聲聲看似抱怨卻滿載關懷的呼喊。兩建物間的連結已摔落在地成了碎片，林言城很慶幸自己還能站在屋裡。

林言城驚覺現在不是浸淫在劫後餘生歡喜的時刻，他急忙扶起地上的青年。「對不起啊！有沒有受傷？」「唔：沒事啦！」「你叫什麼名字？」「王品之。」「我叫林言城，我是海軍陸戰隊搜救隊。你們還好嗎？總共還有多少人活著？」一旁的女子低頭沉默不語。

「嗯！這棟屋子只剩我跟我妹妹心淳，我爸媽：他……他們恐怕不行了……」「我很抱歉，請節哀順變。」

「嗯！沒關係的，哥哥你們已經很努力了，謝謝你們來救我們，我們剛剛一直很擔心沒有人聽得到我們的呼救。心淳，趕快跟哥哥道謝。」

「謝……謝謝。」
「不用客氣，我們現在趕快來想辦法，看

怎麼回到地面上。」

「嗯！唯一能下樓的樓梯已經不能走了，石塊堵住了出路。」

「這樣子啊！我想，別擔心，哥一定會救你們出去。」

林言城四處巡視，樓梯被石塊壓得密不透風，徒手搬移也得花上幾天幾夜。

此時林言城左肩拐拐發出沙啞聲響，「上尉，上尉，這裡是漢之，你還好嗎？」

「漢之，我人很好。有一男一女，沒明顯外傷。唯一通道樓梯已崩塌，我們沒辦法下去。」

「那怎麼辦？」
「雲梯車也開不進來，可能要設法從窗戶把他們運送下去。」

「怎麼送啊？那邊沒有任何梯子。」
「想法子啊！我們可是海陸仔啊！」
「好吧，上尉，我……要跟你報告一件事。」

「怎麼了？」
「這裡瓦斯味還是很重，剛剛化工群的長

官有來通報說，很可能會再發生氣爆，要我們馬上撤離這裡。」

「什麼？那你趕快帶著所有的弟兄撤離這裡。快！」

「那你怎麼辦？」

「你不用擔心我，我跟這兩個孩子待在這裡很安全的，你們在外面沒有任何防護，一爆就慘了。趕快帶所有弟兄離開，然後把無線電關掉、手機也不要接，避免電波引發爆炸。聽到沒？」

「好，那上尉你好好保重，等狀況好一點，我們會再回來。」

「好，快去吧！趕快撤離到指揮部。」
「林上尉，你要活著回來，弟兄們需要你。還有嫂子，別讓嫂子擔心。」

「我知道了。」語畢，林將旋鈕轉至底，切掉了拐拐電源，深怕漢之會沒完沒了地繼續講下去，耽誤了撤離時機可是生死相關。

他靠在一旁的牆壁上，緩緩地坐下，靜靜聆聽著窗外急促的腳步聲與人語聲漸行漸遠，直到盡頭的尾音猶如休止符，不再傳來任何音

波。

王品之在走道的另一側，「林哥哥，他們都走了，會再回來救我們嗎？」

「我們恐怕得靠自己了。」林言城微笑說著。

第七章

天色漸暗，林言城試著將從軍以來所有訓練的方法攤在檯面上，仔細審查一番。畫面中台上的教官說得口沫橫飛，但他似乎無法連結出，對應現在所處的情況下可以派上用場的方法。

林言城顯得有點氣餒，不過他鎮靜地不讓外人看出。因為他知道，這兩位小朋友能依靠的只有他了，如果連他自己都沒有信心，那麼恐怕也會讓他們意志消沉、放棄求生。

「你們肚子會餓嗎？」

「嗯！還好。」

「妹妹呢？肚子會不會餓？」

心淳微微點頭。

「喔！對了，我們從早上到現在都沒

吃。」

「你趕快帶著妹妹去弄點東西吃吧！把肚子填飽，待會才有勇氣逃生啊！」

「嗯！好！那哥哥你要嗎？」

「我不用，謝謝！我剛吃飽呢！」

「好，那我們先去廚房看看有沒有可以吃的東西。」

「快去吧！」

林言城抓緊時間，到處搜羅可能派得上用途的器具。他準備了水管、童軍繩、毛巾、礦泉水等。

此時，窗外一陣轟然大響「碰！隆隆！」

周圍玻璃互震共鳴，火光在傍晚夜空一閃。林言城心想，「果真又爆炸了，所幸地面弟兄都已全數撤離。」

他趕緊跑進廚房一看，兩人蹲躲矮桌下，

哥哥眼神鎮定，妹妹緊捂耳朵。

「你們沒事吧！」

「沒事。」

「那就好。吃飽了嗎？」

「有吃一些了。」

「好，多喝點水，我們要撤離了！」

「嗯！要撤離嗎，我們要怎麼撤離呢？」

「你們準備好就出來，我再跟你們說。」

「嗯！好！」

林言城盤算著，如果是剛爆炸完，空氣中瓦斯含量就燃燒大半，短時間內應該不會引爆，得趁這時候趕快逃出去。

「上尉哥哥，我們準備好了。」品之領著

心淳從房間走出。

「好，我跟你們說，我們要趁現在趕快離開，因為短時間內應該不會再發生爆炸。」

兩人點頭。

「我們待會用繩子掛在窗邊，沿著繩索慢慢爬下去。我會背著妹妹，品之你可能要靠自己了。」

「嗯！好，沒問題。」

「可是爸爸媽媽怎麼辦？」心淳說完，又

開始哽咽。

「你爸爸媽媽在？」

「他們被壓在石堆下，恐怕已經斷氣了。」

「妹妹，你不用擔心，等瓦斯問題解決了，

我們會再派人把爸爸媽媽帶出去，不會讓他們孤獨在這裡。」林言城一把大手搭在心淳的頭頂上，沉著而穩重。

三人一起走到窗邊，林言城已經將屋裡能搜刮到的各式繩索捆綁在一起，依照一定的間距打成繩結。繩子長度大概只能到二樓，距離地面仍有一層樓的高度。

「品之，待會你打前鋒，待會爬下去時，你手握緊繩結，腳也要盡量踩著繩結，一步一步往下爬，不用急。快到繩索盡頭時，你就跳下去，腳著地踩穩。」

「嗯！好。我想我可以的！」
「品之，你很勇敢，也很可靠，等我們都下去的時候，可得好好談談你的人生規劃，我覺得你很適合當軍人喔！」

「真的嗎？我覺得我很懦弱，可以嗎？」
「沒關係，當軍人會變得堅強勇敢喔！」
「嗯！好！」
「趕快下去吧！要小心喔！」

品之小心地翻過窗台，面朝窗內緩緩將腳踩踏在繩結上，再緩緩往下滑。一開始顯得

有點怯生笨拙，但漸入佳境的品之，越生熟練已經順暢許多，忽地滑到繩索的盡頭。此時窗台裡的人頭顯得小巧，此時他躍然一跳，雙腳矗立於地面。

「上尉哥哥，我已經安全在地上了！」品之揮舞雙手抬頭一呼。

五樓樓梯石堆開始竄出烏黑濃煙，由底而上漫布，沿著天花板往屋內蔓延。

「糟了，應該是樓下燒起來。我們得趕快下去。」

「可是……我會怕。」
「別怕，林哥在這裡，你哥哥也已經安全下去了。」

「可是我有懼高症。」心淳眼裡已泛著淚光。

「我們再不下去，很可能就會被濃煙噎死了呢！來吧！」

林言城背對心淳，用繩索將兩人綁在一起，他勾起心淳的雙手環著脖子，靠著雙肩將心淳抬起。接著便往窗外一跨，一陣強風撲面而來，將心淳的長髮吹的發散。

「林言城哥哥，啊……」
「眼睛閉上，不用害怕。來，身體放鬆。我們現在準備要下去了。」

王心淳緊閉雙眼，依靠在認識不到幾小時的男人背上。不知是太冷還是太害怕，她的身軀直打哆嗦，緊抓著厚實的胸膛不放。她內心禱告著，還有很多夢想沒有做，她想要活下去。

第八章

救護車、消防車與警車聲此起彼落，警方於現場拉起了封鎖線，身著防護衣及虎斑迷彩衣的國軍弟兄到處忙進忙出，據聞有名國軍軍官隻身前往災區搶救民眾的訊息流出，吸引了各大媒體爭相湧入報導第一手訊息。

播映在電視的「Z」畫面，高空中的陸戰隊員背著一名女子，緩緩地從高空繩索攀下。驚險刺激的鏡頭，佔據了各大版面，電視機前的民眾，搭捷運、百貨市集、酒吧內的人，人手一機，關注著全國最夯的消息。每一個人無不替鏡頭裡的軍人加油打氣，堪比世界足球盃冠軍總決賽之夜般熱血沸騰、血脈憤張。

「學姊，這個人好像是你老公耶！」由於

攝影機只能遠方拍攝，拉近的人臉只能糊成一片成顆粒狀。不過就身材、外表及輪廓，廖茹芬也能感到一股熟悉感，而這樣的男人正好也是陸戰隊的，應該是少之又少。

廖茹芬逐漸走近電視螢幕，嘴巴不自覺地放大、拉長，眼睛死盯著螢幕不放，「不會吧！真的是你嗎？林言城……」

就在此時電視機裡的男人與繩索，疑似因大風或者是失衡竟開始在高空左右搖擺，像極了節拍器般左右擺動，幅度之大令繩索上的人竟直直拋向牆面迎頭撞上，看上去那一下相當扎實。

電視機前的人都驚呆了，廖茹芬手上的板夾掉到地上，雙手捂起雙唇，對於這一幕不敢置信。如果那男人真的是她老公，那他還活著嗎？一般人以那樣的速率，再怎麼強壯的男人應該也暈眩過去了。

此時無聲無息，就好似全世界都靜止般，直到螢幕裡的男人伸起右手，宣示著生命韌性。急診室的人全都鬆了一口氣，廖茹芬則腿

軟癱坐在地，一旁學妹見狀立刻攙扶她到椅子上連忙安撫她。

電視機裡的男人開始向下移動了，此次攀爬的速度似乎更快些，最後男人俐落的從繩索尾端跳下，一旁救護車待命的EMT人員立刻衝向前去。此時畫面已被簇擁而上的人群擠佔畫面，各家連線記者開始連忙起手式「現在為您現場連線，我們掌握最新消息，國軍英雄成功搶救困在氣爆現場中危樓的兩名青少年，一名十八歲、一名十六歲。根據了解，這名國軍英雄上尉林言城隸屬海軍陸戰九九旅，此次奮不顧身的英勇行為……」

所有人一陣歡呼，有的人相擁而泣、有的人拍手叫好，也有病床上的患者因為太興奮了而坐起來。急診室住院醫師、護理長紛紛過來恭喜廖茹芬，她先生一夜之間成為全國英雄，大家為此興奮不已，更為艱困的災情注入一股正能量。

此時兩行熱淚已從廖茹芬小巧的臉蛋滑落。

「林言城，你這大笨蛋！我們待會見。」

第九章

「五年前於高雄發生的氣爆案刑事訴訟，高雄地方法院判決終於出爐，但結果卻是令人民相當不滿……」電視機裡的女人說得振振有詞，「民眾自發性發起高爆炸草行動聯盟希望可以為罹難者及英勇犧牲的救難人員……」他關掉電視機，看一下手機螢幕上的時間。

「該出發了。」他繫緊靴子上的鞋帶，並用乾布左右來回擦拭鞋頭，滿意地瞧了一下，他才甘願踏出家門。

一席白軍服在太陽下顯得俊挺耀眼，今天是從軍校畢業後，準備到新的單位報到的日子，男子顯得興奮期待。

他駕車前往高雄林園某營區，營區門口有個碩大的標誌，是一個巨錨穿過球體，上面頂著青天白日的具象實體，底下白色壁面用紅漆寫了斗大的幾個字「一日陸戰隊，終身陸戰隊。」

坐在車內的男子舉起右手恭敬行禮，微笑說著：「少尉王品之報到，請多多指教。」



優選 最了不起的你 蔡沛真

1.

於是，「它」悄然無聲地來了。

你忘記自己是誰，身在何方，對所愛的人相見不相識，記憶分崩離析卻無能為力。整個過程是緩慢的，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加快速度，初時症狀細微而不易察覺，直至病情惡化，像是記憶混亂、無法記住人名、東西放錯位置、出現言語障礙、情緒及行為異變，心智功能減退，連生活都無法自理，最終因併發症導致死亡。這場如瘟疫般快速蔓延的腦部病變，醫學上稱之為「阿茲海默症」。

看似遙遠的醫學名詞，竟在爺爺身上變成現實。我想像一場漫天大雪無情地覆蓋他腦海中所有的記憶，乾淨卻了無生氣，而爺爺的身影正逐漸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地裡。

這幾年來，爺爺經常因為瑣事而暴怒，家裡的雜物四處堆疊，下一刻便忘記剛剛發生的

事情，甚或看著自己的兒孫許久卻仍認不出我們。儘管種種看似不合邏輯的行為，各自為生、活忙碌的我們仍視之為老化的必然現象，沒有人認真思考過其他可能。

某天，爺爺說要出門和朋友下棋，過了好久都沒回來，正當家人急得團團轉時，多虧鄰居發現在路邊遊蕩的爺爺，好心送他回來，我們才驚覺事態嚴重。

隔天，我便帶著爺爺奶奶到醫院檢查。為什麼是我？那時剛放暑假，我平日都宅在房間裡跑程式；再者，所有兒孫輩中，我和爺爺相處最久，感情也最深。

我的父母忙於工作，從小我就是爺爺奶奶帶大的。父親是么子，我又是所有孫子裡排行最末的，自有記憶以來，爺爺就叫我「小么」。父親常說軍人出身的爺爺對他們四個孩子的管教極其嚴厲，但對我這個么孫卻疼愛萬分，他

們推測這很可能是因為生在安徽大戶人家的爺爺，也是個打小備受寵愛的「么子」，見我有如見到幼時的自己，便以彌補的心態來照看我。

民國十五年，爺爺出生於安慶桐城，在時代的悲歌響徹整片大地前，他在父母的餘蔭下得以平安成長。安徽省立第一中學恢復招生，爺爺憑著一張斯文俊秀的臉蛋，以及一股濃濃的書卷氣，在校內表現傑出，經常是女同學們傾慕的對象。關於這點爺爺非常自豪，小時候我只要調皮搗蛋，他便拿這些光榮往事出來說嘴，要我好好用功，做一個內外兼備的男子漢。

「所以代表你以前真的很帥對不對？」

「你說得非常正確。除了家世好，用你們的話來說，就是個內外兼具的美少年，所以女孩兒們全繞著我轉。」每次爺爺沾沾自喜地說完時，就會聽見奶奶如銀鈴般的笑聲。

然而，這名春風少年的得意時光並沒有延續太久，因為蔓延整個中國的對日抗戰在轉瞬之間就到來了。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這天，安慶淪陷，原先看似充滿新生希望的一切在煙硝中化為烏有。這是安慶最黑暗的一天，也是爺爺顛沛流離的開始。他在這場戰爭中眼見家園被毀，心中燃起從軍殺敵的意志，幾年後跟著學校的幾個同學私自加入隸屬國民黨的地方保安隊第三團第二營機槍連，上戰場去了。離開桐城那日，天氣異常炎熱，乾淨的天空擠不出一滴水氣。他背著行囊，深情凝望這片自小成長的土地，在心中立誓待到抗戰勝利時，他將會披著驕傲與光榮再度返鄉。可是他萬萬沒想到，此去經年，竟再也回不去桐城，戰爭領著他一路輾轉來到臺灣落地生根。如今，爺爺的大腦就像在這場戰爭中被破壞殆盡的古城風貌，再也無法復原，再也無法回到最初。

換上病人服的爺爺像個乖學生般接受醫院各種精細檢查，後來檢驗報告出爐，爺爺的腦部斷層掃描片顯示異常，穿著白袍的醫生指著

螢幕上零星散落的斑塊，嚴肅地向我們解釋病情，他說等到這些造成腦細胞死亡的斑塊徹底佔據爺爺的大腦，死亡便會翩然降臨。死亡，明明聽起來那麼遙遠，卻感覺它正悄然逼近。我陪著爺爺坐在診間聽醫生冷靜地分析罹病後居家照顧注意事項時，不知怎地我突然一陣耳鳴，脹痛不堪的內耳阻礙了醫生的嘮嘮叨叨的音量。

後來，爺爺也是常常這樣嘮嘮叨叨地重複相同的字句，每分鐘都像跳針一樣問著身邊的人同樣的問題。那像是密碼般不斷重複的問題，或許是爺爺發出的求救信號，阿茲海默症透過爺爺的身體在我們眼前張牙舞爪，但我們卻對此視而不見，任由疾病長出帶刺的觸手，緊緊纏住爺爺的大腦神經網絡，讓他迷失在記憶的迴圈，怎麼繞也繞不出來。

2.

家人商量過後，決定由放暑假的我和奶奶共同照顧爺爺，我雖然覺得麻煩，還是勉為其難同意了。畢竟從小到大，爺爺對我最好，甚

至比我和父親之間還要更加親密。

我們住在永和的一棟老舊公寓，爺爺奶奶住一樓，我們住二樓。身為資工系學生，善用科技是我的強項。我在一樓架設監視攝影機和對講機裝置，攝影機用來隨時觀察爺爺的一舉一動，對講機則方便我們通話。我會在設定好的固定時間下樓幫奶奶打掃家裡、準備餐點、收拾碗盤、盯著爺爺吃藥，我建立一套自己的標準流程，待到每項工作完成後，我便能心安理得地返回二樓。我為自己的小聰明感到竊喜，因為這樣我就不需要成天和爺爺綁在一起，仍然能夠過我自己的生活。

爺爺罹病後，因為怕他走失，便禁止他自己出門，每天的散步時間則由奶奶跟我輪流陪同。阿茲海默症的病患不僅有記憶力功能減退的症狀，甚至會出現懷疑與猜忌。爺爺原本溫和和禮，罹病後卻變得暴躁易怒，時常粗言粗語，不能忍耐別人的笑聲，甚至會懷疑我們故意軟禁他，經常趁大家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溜走，弄得人仰馬翻。爺爺在外面兜轉一圈後，有時突然恢復記憶便會自行返家，但又時常走

錯家門，或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在家門口徘徊許久卻認不出自己的家。因此，為了讓他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他有一台內建辨識定位晶片的手機，每件外套口袋裡都放著載明住家地址與我們所有人聯絡電話的卡片。

回家的路，怎會變得如此難行？被捲入戰爭時代的青年曾經走過萬里路，憑著為國為民的忠誠，跟著部隊抵達一座對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島嶼，彼時他還不知道他將在這裡遇見共度此生的伴侶，在這裡開枝散葉，建立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家庭。

安慶淪陷後，他和幾名熱血沸騰的同學一同加入機槍連，爺爺聰明伶俐、待人謙遜有禮、做事又認真負責，很受長官賞識，因緣際會之下，受長官保薦而加入軍統局，從事諜報工作，正式展開將近四十年的軍旅生涯。八年對日抗戰勝利後，爺爺原本以為可以回到桐城故居，不意國共內戰愈演愈烈，他先是追隨部隊長官一路從安徽遷移到南京，接著從南京撤退到上海，再從上海搭乘海軍運輸艦退守到臺灣，從此與安徽的家人各據海峽兩邊。

開放大陸探親後，我曾問他不想回故鄉看看？他只是淡淡地笑說：「有你們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爺爺摸摸我的頭，環顧屋內，「我的家在這裡，安徽已經是前世的記憶囉！」

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爺爺心底其實藏著傷痛，那是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我永遠也無法了解的悲哀。他走過的不是八千里路雲和月，而是滿目瘡痍、血流成河的殘酷戰場。而現在的爺爺，在走過九十餘年的人生後，光是從自家門口走到巷口的便利商店，都很可能會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天早上，就在奶奶去市場買菜，而我出門買早餐的短短十分鐘內，爺爺消失了。

等到我手提著溫熱的豆漿、饅頭，邊吹著口哨，一如往常地掏出鑰匙要打開家門時，才猛然驚覺門居然沒有關好，我感到有些不對勁，我著急地走進屋裡叫了幾聲，卻只剩下空蕩蕩的回音。我走到爺爺的房間，推開門，一股屎尿的臭味撲鼻而來，床上一片凌亂，地上還有些穢物，但就是不見爺爺蹤影。我四處查看，爺爺的手機放在茶几上，但室內拖鞋不在。

我頭皮發麻，趕緊以最快的速度衝上二樓查看錄影紀錄，果然看見影片裡爺爺穿上外套走出家門的身影。

我沿著爺爺以往的散步路徑尋找，手裡拿著手機內的照片慌張地詢問著路人有沒有見過爺爺，但得到的答案都讓我更加沮喪。我壓抑不住心底的恐懼，不停地想像爺爺會不會突然在哪個街口停下來被煞車不及的後車追撞，或是一時間忘了自己身在何處、忘了自己是誰、忘了怎麼回家，此刻正無助地躲在某個陌生的角落瑟縮發抖。

我找了爺爺一整天，也到附近的派出所報了案，但從早到晚，我像隻無頭蒼蠅四處亂竄，就在絕望到不知如何是好，手機鈴聲響起，我無助地接了起來，聽到對方開口說：「方先生您好，這裡是秀朗派出所，有一名疑似走失的方老先生，我們是從他外套口袋裡的聯絡人卡片找到您的聯絡方式，請問方便盡快過來一趟嗎？」

3. 再次見到爺爺，我有種恍如隔世的錯覺。

踏進派出所的時候，我一眼就看見爺爺，員警正在和他說話，他整個人都快陷入沙發裡，臉上盡是茫然無措的表情。

我走過去向員警表明身分，再三感謝後，巴不得立刻帶爺爺回家，但爺爺卻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瞅著我。

「你是誰啊？」他拽著警察的手臂，眼神裡充滿防備，「我不認識這個人啊，警察先生，你別讓他把我帶走。」

「爺爺，你看著我，我是小么，你再仔細點。」

「你騙我！」爺爺突然勃然大怒，「我家小么才六歲，你這麼大的人怎麼會扯這種謊話？」

爺爺不願意讓我靠近，身上還隱隱傳來尿騷味，顯得非常焦慮，嘴裡一直喊著要找「月餅」。我不停地安撫他，拿出手機裡面的照片，用最溫和的口氣向他解釋，最後在派出所裡折騰了老半天才說服他跟我回家。

從派出所搭計程車回家的路上，爺爺還是對我非常有戒心，一直吵嚷著他要找「月餅」，

我想了老半天，終於搞懂他說的不是吃的月餅，而是「燕萍」。

燕萍是我奶奶的名字。我說燕萍在家等他。

「爺爺，你為什麼自己跑出去？」

「我……」他不好意思地說：「我早上想去廁所，但雙腳不聽使喚，走不動啊！我一直忍著、憋著，後來實在受不了，就……我，我叫燕萍好幾聲，但是燕萍不在，我就走出來找她。」

聽著聽著，我鼻頭酸酸的。

「奶奶出門前有告訴你，她要去買菜，叫你有事情找我啊！你的房間裡面不是一支黑色的無線電對講機嗎？你可以打給我，我就會來幫你清理啦！」

他眯起眼睛，像是思索良久，喃喃地開口：

「喔！我沒看到對講機。」

「沒關係，我回去拿給你看。爺爺，你下次不要再亂跑了，這樣我會很擔心。」

「我沒有亂跑啊！」爺爺很懊惱地敲著自己的頭，「我有嗎？我怎麼會這樣呢，怎麼會

什麼都忘了呢？至少要先打給你嘛是不是？或者應該上一樓找你啊！我怎麼都不記得呢？」

看著爺爺自責的模樣，我心痛如絞。我左手輕輕握住爺爺的手，右手環抱他的肩膀，猛地發現曾經能夠把我牢牢抱在胸前的爺爺竟變得如此乾瘦。幸好，幸好把爺爺找回來了，如果爺爺真的走丟，我要怎麼向奶奶交代呢？

奶奶是爺爺一生最愛的人，也是我見過最堅強的人。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國防部保密局在士林設立局本部，爺爺是其中一員，同年十一月，爺爺被派往金門從事情報工作，因為任務需求，他經常在眾多的聯絡據點中來回奔波，在工作中結識了好幾名同樣隨著政府從大陸遷徙來臺的各路英雄好漢，以及在高雄理髮廳工作的燕萍。奶奶是鳳山人，個性直來直往，長相甜美，是理髮廳的紅牌，常常有追求者聚集在馬路上等她下班。奶奶比爺爺小了整整一輪，奶奶活潑熱情、爺爺安靜秀氣，一個來自安徽桐城，一個是土生土長的南臺灣人；一個操著安徽腔的國語，一個說著南部腔的臺語；一個是獨來獨往、神秘兮兮的軍人，一個則是

朋友眾多、喜愛熱鬧的髮姐。明明這麼多的反差，但緣分硬是把兩個人湊在一起。這些外在條件與限制無法阻礙他們對彼此的感情，所以兩人交往一年多後，爺爺鼓起勇氣請長官陪他登門求親，婚後奶奶毅然跟著爺爺回到臺北，住進官舍。

說來奇妙，這些相隔千萬里，彼此之間似乎永遠不可能出現任何關聯的人，卻因為大時代的動亂變遷而產生交集，因為一種深不可測的緣分而出現在彼此的生命裡。

以前逢年過節時，爺爺的同事會來家裡作客，他們大多單身，在臺灣無依無靠，有些人還認了父親他們兄弟姊妹當義子女，所以把我們當親孫一般疼愛。一年中，最熱鬧的節日除了中秋就是除夕，奶奶和母親總會在廚房忙進忙出，招呼著爺爺的同事，如果姑姑或伯伯一家也回來，那就更加歡樂，整個房子裡洋溢著食物的香氣、觥籌交錯的酒味，還有小孩子追來跑去的鈴鐺笑話。後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來的訪客一年年減少，家裡變得冷清了，爺爺也變得不多話了，好像大家都知道發生了

什麼事情，但是沒有人特別提起，也沒有人特別在意，就像這些人從來不存在過一樣。

即使時光一去不復返，即使不知道最後要去何方，但只要有了愛，就能互相扶持，就能繼續往前走。從我有印象以來，爺爺跟奶奶不管去哪裡，就算只是在家裡從客廳走到房間，他們總是手牽著手。奶奶是位堅強的女性，不管是爺爺還在軍中或是罹病後，她都是爺爺最仰賴的人。爺爺曾說，儘管出身富裕，他隻身來臺後卻什麼也沒有，既不是高官權貴，也沒有萬貫家產，舉目無親，唯一的支撐就是奶奶。他因為身分特殊，若不是受訓就是在執行任務，很少有在家的時間。嫁了一個行蹤成謎、凡事保密的軍人丈夫，又得獨自帶著四名子女，除了成天擔心著丈夫的安危，還要張羅一大家子的生活，若不是因為奶奶具備堅毅開朗的性格，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裡應該是很難支撐下去的。

爺爺病了之後，常常因為小事而生氣，甚至覺得挫敗，他變得更像個孩子，奶奶是爺爺最親近的人，所以常常得忍受他突如其來的怒

火，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放開彼此的手。每天爺爺醒過來第一件事就是找奶奶，奶奶就像是他的安全栓。反觀我自己，居然只想著過好自己的生活。

到家後，家人雖然沒有多苛責我，奶奶還安慰我人找回來就好，我卻抹不去心裡的愧疚。我幫爺爺把房裡的床單、被套都拆了下來，連同爺爺的身體都仔仔細細地幫他清洗乾淨。梳洗後，爺爺躺在床上，整日的折騰讓他很迅速地睡著了，我坐在床邊看著他的臉，一時之間百感交集，總是心酸。我幫他蓋好棉被，就像小時候他為我做的那樣。我起身，準備將被我拆下攔在角落的髒床單拿出去洗。

我看見牆壁上的照片，那是爺爺抱著約莫兩歲的我，在客廳拍下的照片。我在爺爺的懷裡笑得燦爛。從一歲半開始，奶奶便不再幫我包尿布，說要讓我學習上廁所，但我總是學不會表達，常常大小便齊發輪攻。在奶奶的驚呼聲中，爺爺會立馬衝過來抱起我直奔廁所，他動作輕柔地幫我洗去滿身大便，用浴巾幫我擦乾屁股，臉上除了憐愛絲毫沒有嫌惡的表情。

我愣愣地站在照片前面，抱著滿是腥臭味的被單，眼淚撲簌簌掉了下來，此刻我深深痛恨著那個置爺爺於不顧的自己，那個差點害爺爺走丟的自己。

可能是我哭得太厲害，竟沒察覺到爺爺的靠近。被我吵醒的爺爺站在我旁邊，很專注地看著我，然後像小時候那樣輕輕地撫摸我的背脊，很慈祥地說：「男孩子不要哭！告訴你啊，不管遇到任何難關，不要哭，要笑。人活著要堅強、要有信念，堅持下去，一定會找到解決辦法。」

我看著爺爺慈祥的臉龐，輕聲地問他：「爺爺，你記得我嗎？」

爺爺看著我半晌，像個孩子般對我歉然地說：「對不起，我不認識你。」

直到此刻我才真正體悟到，爺爺的大腦早已被阿茲海默症逐步蠶食鯨吞，隨著時間流逝，他將會被徹底帶走。如果不再做點什麼，很快地爺爺就會被困在錯縱複雜的神經網絡內，再也無法動彈。

4.

經過走失事件後，我不敢再讓爺爺落單，索性搬到一樓。我試著按照醫生的建議，開始參與爺爺的生活，我教他怎麼上網、上臉書、玩自拍、玩遊戲，雖然他興趣缺缺，老是說他看不懂，但從來也沒有拒絕我的意思。醫生說可以藉由某些紀念品或是對爺爺來說具重要意義的物品，建立爺爺的安全感，甚至藉由口頭敘述來練習語言表達能力。這一切像極了我的童年，只是我和爺爺的角色互換。我會拿著字卡、圖表追著他問，也會考他算數、背詩。我把電腦設備全搬到爺爺的書房，每天早上奶奶出門買菜，爺爺讀報，我守在書桌前跑電腦程式。有時候爺爺會晃進來看我在做什麼，他都會指著螢幕上密密麻麻的數據問我那些線條符號代表什麼意思。我開玩笑地跟他說這些都是機密情報，其實我真正的身分是專業的情報人員，他居然跟著神秘兮兮地說他以前也是國家情報員。我說我當然知道，只是他分析的是攸關國家安全的共軍機密，而我的研究則會影響畢業後的職涯發展。就某一種程度而言，我們

也可以算是同樣為國奉獻的戰友，他聽了很高興。

「如果你是真心認同你想做的事情，那就要當成一種榮譽，好好去做！人要有強大的信念，才能創造生命的奇蹟！」這就是我的爺爺，即使遺忘了眼前種種，也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信仰。

爺爺受過極嚴格的情報訓練，從簡單的人員辨識、各種偵查敵情的專業技巧、吸收敵後工作人員到野外求生訓練、模擬落網被捕後各種嚴刑拷打，以及突破敵人心防的偵訊和談判技巧，都是為了能夠順利達成任務或是成功活命的關鍵。我出生時爺爺已經退伍，他那段神秘的過去變成我的床邊故事。每天夜裡，我都躺在床上聽爺爺描述他年輕時出任務的故事。

爺爺房間櫃子裡有一張黑白相片，年輕時的爺爺和一排穿著軍服的弟兄並肩站著，臉上露出勇敢堅毅的笑容。這張合照的背後有個感人的故事，是我孩提時最愛的故事。這些軍人是和爺爺一起被派往琉球美軍基地接受諜報訓練的人員，他們在那裡學習各種情報偵防的戰

技，接著依照個人與派遣國相關的背景或是語言專長能力而被派往海外各地，再以各種方式伺機潛伏進入中國大陸擷取重要情報。

從爺爺給我的介紹中，我記得站在爺爺左邊的是陳赫，右邊的是李嘉，他們三個人當時奉命從馬祖潛入福建蒐集共軍兵力部署的情資。他們先是潛入福建，偽裝成當地百姓後，會在原地先待上一段時間，趁機吸收當地人做為線民，之後再深入內陸探取更多情資，每次執行任務期間，會停留在敵區數日到數十日不定，等將人員安置妥當之後再行返回，其中的危險性之高不可言喻。

就在某次完成任務準備從海岸等蛙兵小艇來接應返回馬祖時，他們被共軍的巡邏部隊發現，展開一場激烈的追逐戰。好不容易抵達接駁點，共軍的數目卻愈聚愈多，形勢對爺爺他們愈發不利。共軍不斷開槍掃射，中了數槍的爺爺身上滿是鮮血，陳赫和李嘉也同樣掛彩。陳赫對另外兩人說，再這樣下去三個人都會被捕，不如他隻身行動先引開敵軍，確保他們兩人安全脫身。爺爺和李嘉說什麼也不願意拋下

戰友，他們早已做好慷慨赴義的心理準備，但陳赫卻阻止他們。他對爺爺說臺灣家裡還有妻小等著他，李嘉的父母也都跟著來臺灣了，只有他孤家寡人，死了倒也可以到九泉之下與家人團聚。他們含淚互相告別，眼看著共軍就要逼近，陳赫用最快速度往另一個方向疾衝，爺爺他們則是用盡全力，連跑帶爬的撐到了接應的地點上船離開。

隨後，陳赫在槍林彈雨中倒下，鮮血從他身上大量噴出，爺爺和李嘉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剛才還在身邊的戰友以身殉國。每每說到激動處，爺爺總是落淚，他說他對不起陳赫，也對不起許多跟他一起出任務，但最後卻沒有活著回來的夥伴。我常想，會不會是因為爺爺在那段烽火飄搖的歲月裡，奉命執行各種任務期間，經歷過太多深刻的痛苦，腦袋裡裝載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只好選擇遺忘，不再記得。

我突然有個想法，便走到臥室取出照片問爺爺記不記得裡面的人是誰。

對於阿茲海默症的患者而言，雖然語言能

力、空間辨別能力、認知能力會逐步衰退，但也有學說提出他們並不會「喪失」長期記憶，而是有提取困難，如果可以藉由適度刺激，或許能夠留住大腦裡的回憶。我想，如果能夠讓爺爺重新啟動說故事的能力，或許會對他的病情有幫助。

爺爺看著照片許久，我的心也懸得老高，空氣靜到我幾乎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爺爺開始講他的故事，就是我小時候聽到的故事，但就在進入故事高潮前，他突然停了下來。

「陳赫叫我們先走，他說他要掩護我們……我們怎麼可能先走？要走就一起走……後來，陳赫跑出去後……我和李嘉跟著跑出去，我們成功擺脫了共匪，搭上小艇。啊哈！我們三個坐在小艇上，看著岸上的共匪離我們愈來愈遠，雖然身上流著血、傷口很疼，但我們愈來愈大聲、愈來愈痛，還是忍不住笑。」爺爺臉上充滿光彩。

「陳赫！沒有死啊？」爺爺……把結局改了？

「當然沒死啊！差點死了，但後來沒

死。」爺爺問我。「陳赫沒死，對吧？」

我看著他，他看著我，時間彷彿停住。

「對！他沒死。」我聽見自己說，「你們成功逃脫了，誰也沒死。」

「對嘛，我就記得他沒死啊！」他笑得非常開心。

「這麼了不起的人，怎麼會死呢？我的同伴們，為了中華民國奉獻犧牲，面對艱難毫不畏懼，可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呢！」

我怔怔地凝視著爺爺的笑臉。

爺爺，你知道嗎？

在我心裡，最了不起的人是你啊！

5.

「他」回來了。

或者說，「他們」回來了。

那些曾經埋得太深的傷口、那些刻意遺忘的人，在爺爺的記憶裡一一拼湊，重新有了生命。

我每天都讓爺爺講故事給我聽。爺爺很多細節都不記得了，也描述得七零八落，只有那

張黑白照片的故事最為完整。後來，爺爺每次講的結局都不一樣。有一次，陳赫跟他們一起逃走；有一次，陳赫自己逃走；有一次，陳赫在馬祖跟他們痛飲三天三夜；還有一次，陳赫結婚了！總之，看來陳赫是不會死了，他在爺爺的故事裡活過來了，還活得非常精彩。看著爺爺愉悅的表情，我第一次感謝阿茲海默症帶走了爺爺難過的記憶，讓他可以不斷改寫他腦海中的劇本，讓悲傷沉澱，讓快樂萌芽。

屬於戰爭的年代已經過去，爺爺活了將近一個世紀，和同代人見證無數百姓國破家亡的苦痛、親人手足分離的悲哀。而今，這些破碎的記憶隨著新的世紀到來，都將一一改寫。雖然不確定未來會變好或變壞，但最黑暗的時刻已然過去，光明總是會到來的。

爺爺還是會因為便溺而發脾氣、經常忘東忘西、猜忌我們對他不懷好意，有時候我們還是得去派出所領他回家，但我們不會放棄，我們會一直努力和他一起奮戰，就像他當年為我們奮戰一樣。

就像現在，眼前這位固執的老先生，正「以

愛為名」與我陷入一場膠著戰。

「你說你要去哪裡？」爺爺站在鐵門後面問我。

「我要去金門街辦事。」這是第五次回答。

我已經罰站在自家門口十五分鐘了，但這場拉鋸戰似乎還沒有要結束的意味。

「你說你要去金門幹嘛？」

「我不是要去金門，我是要去金門街辦事。」我扯開喉嚨大吼。

「你不要騙我啊！你出門要特別小心的啊，金門不是什麼好地方，會打仗的。」

我跟他說現在金門不打仗了，是觀光勝地，繁榮得很，而且我沒有要去金門，我只是要去金門街。

「總之，你要安全地回來啊！我就只有你這麼一個孫子了，別讓我擔心。」

「爺爺，你不只有我一個孫子，你還有很多孫子。」

「什麼？我還有其他的孫子嗎？」

我一一念出其他堂、表哥們的名字，爺爺皺了眉頭，突然恍然大悟地說對，對，對。還

有他們。

「好了，爺爺，我再不出發真的會遲到。」我們已經站在門口講了好幾遍重複的對話。

爺爺生氣地看著我，很不情願地說：「好吧！你去吧！我要關門了。」

就在我轉身的同時，我又聽見爺爺叫我的名字。我回頭，爺爺再次問我：「欸！你到底要去金門幹嘛？」

坐在客廳的奶奶終於受不了，走過來將爺爺拉進去，揮著手催促我趕快離開。我轉身，大步向前走，隱約還聽到後頭傳來爺爺嘮嘮叨叨地念著：「唉！不是，妳說他到底要去金門做什麼？那裡是戰地前線，多危險啊！」

我知道，在最後的告別之前，我會將每次與爺爺相見的時光都當成初次相遇，我會記得爺爺所說過的每一句話，也會對他毫不保留地說出我心底的話。時間無法挽回，生命終有盡頭，記憶也許不再完整，但有一種東西會被保留下來——那就是愛。